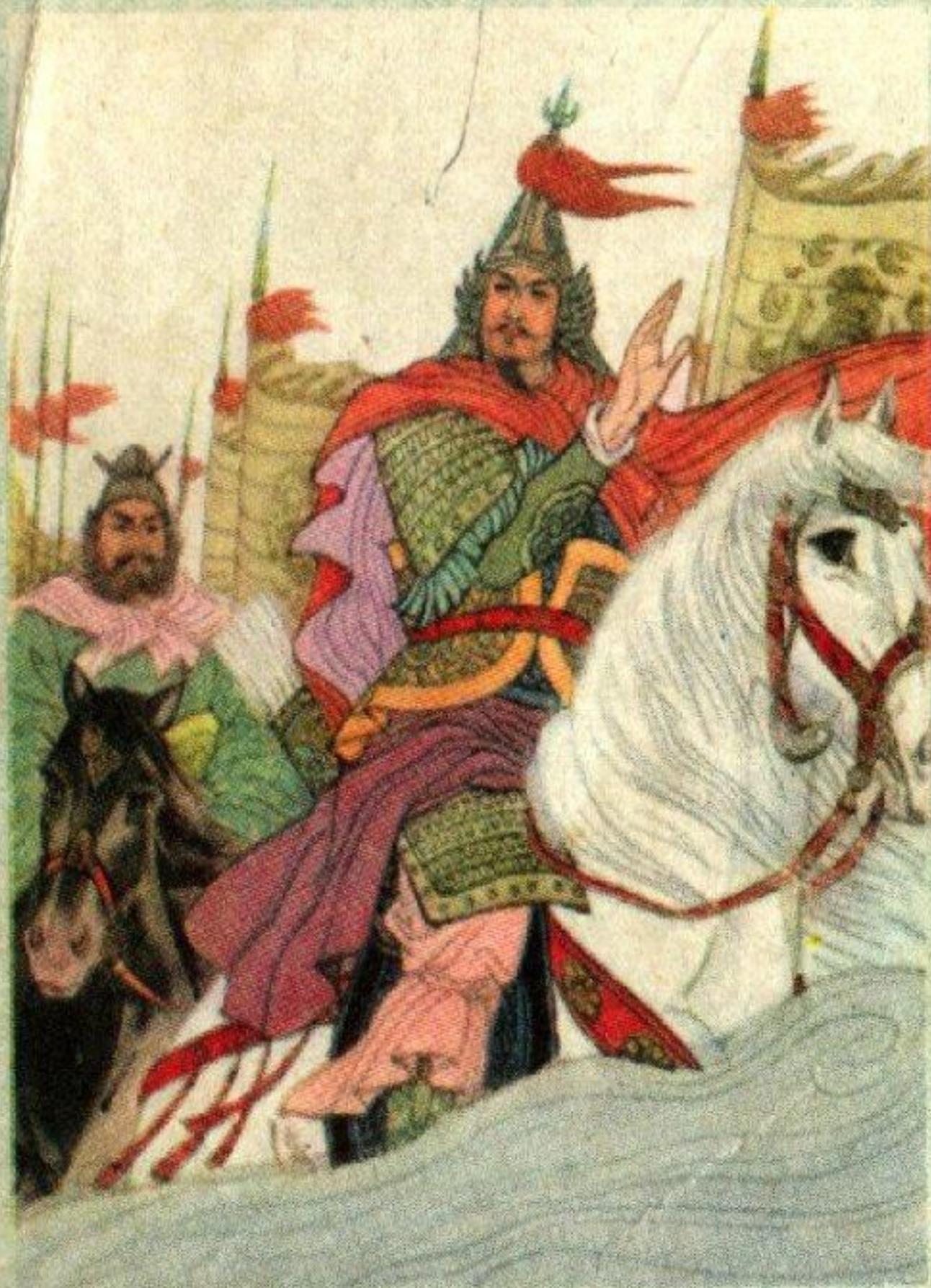


大闹汴梁



楊家將傳奇

# 大闹汴梁

《杨家将》之十二

根据刘兰芳、王印权传统评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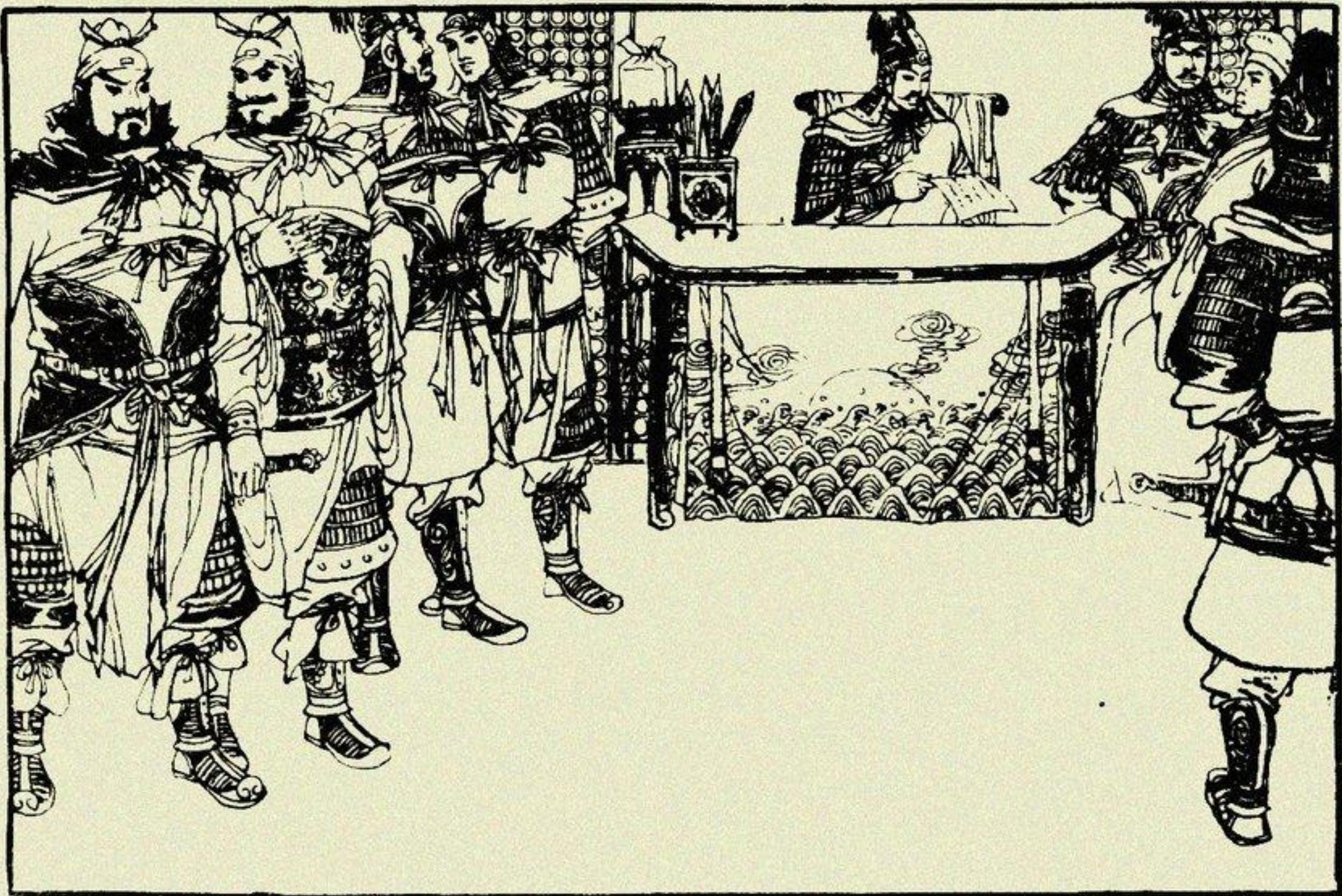
改 编 戈 兵  
绘 画 史惠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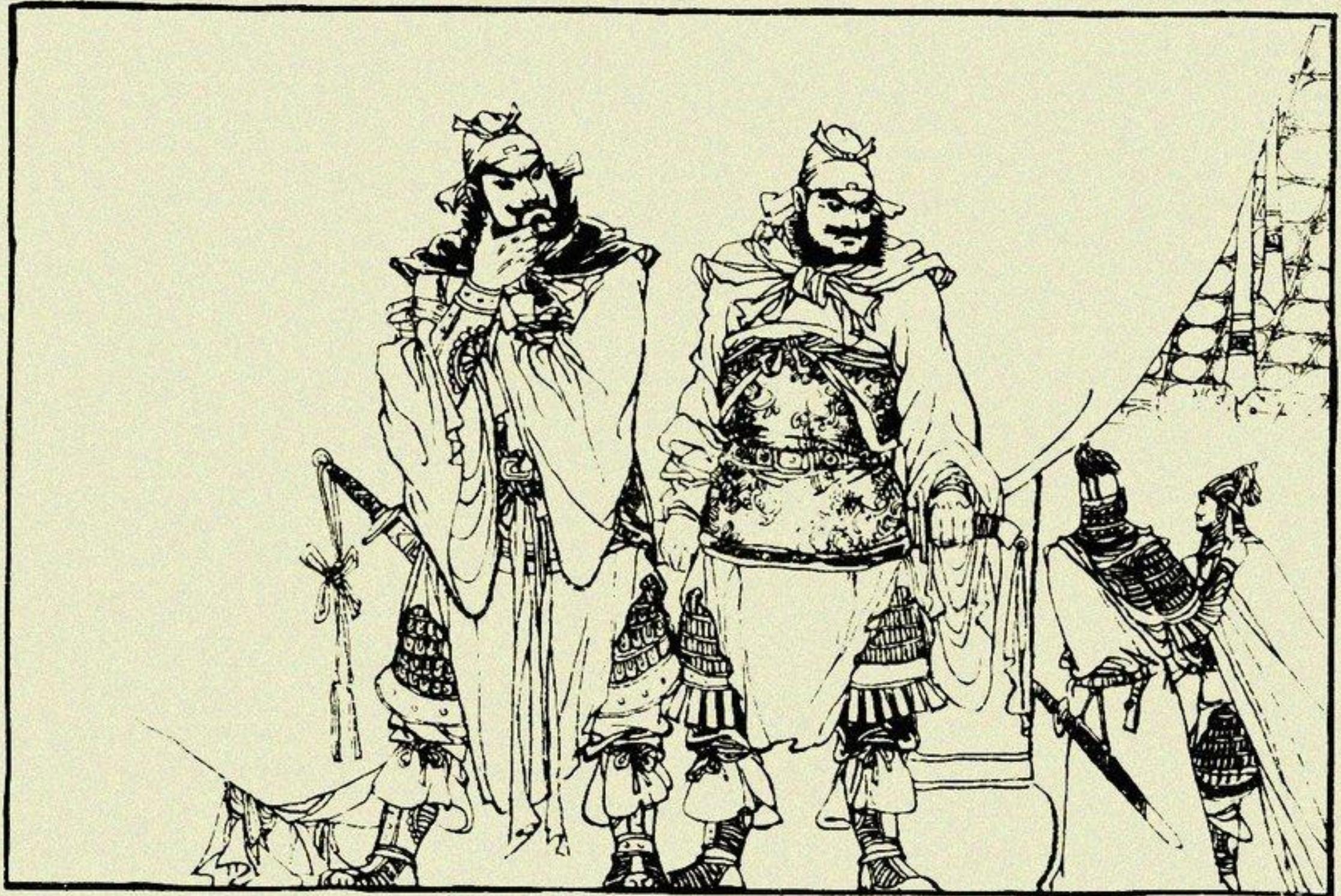
河北美术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辽国奸细王强，窃取了宋朝兵部司马大权，蓄意谋害忠良。他挑唆自己的女婿、新科状元谢金吾，夸官之时，在天波府前故意寻衅，推倒下马牌坊，撞伤佘太君。六郎闻讯，率焦、孟二将从边关回京探母。焦赞为给太君出气，夜入状元府，杀了谢金吾，案情暴露后，六郎遭受株连，定成死罪。边关众将不服，岳胜率大军围困京都，搭救六郎。天官寇准从中相助，揭露了谢金吾敲诈勒索、抢男霸女的种种罪恶，皇上才免去六郎死罪，充军发配云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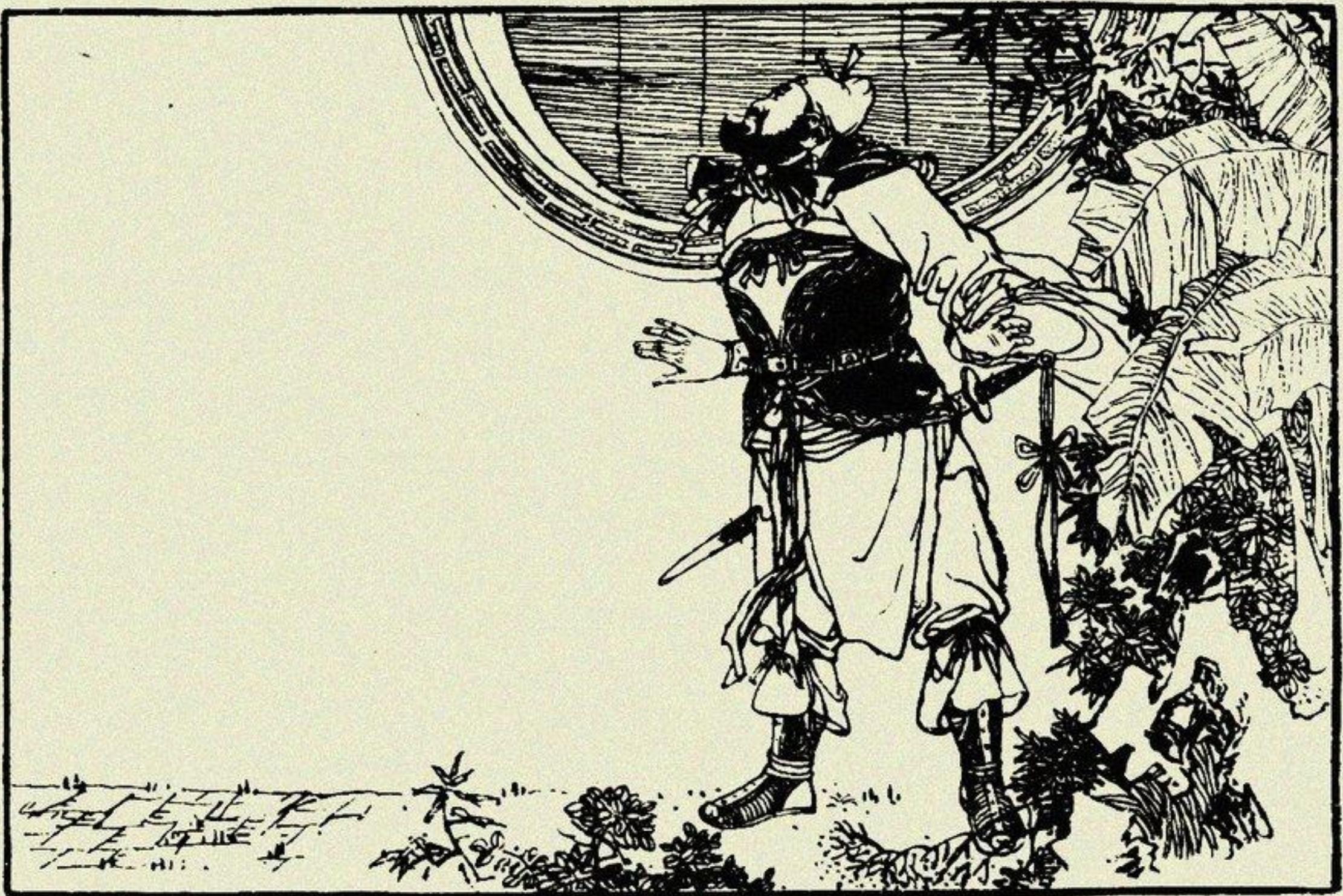
1 杨六郎封印挂帅，镇守三关，一晃七八年过去了。这天，六郎正在帅堂与众将议事，忽然军兵来报：“天波府老太君派家人前来下书。”六郎命家人进见，接过书信一看，吃了一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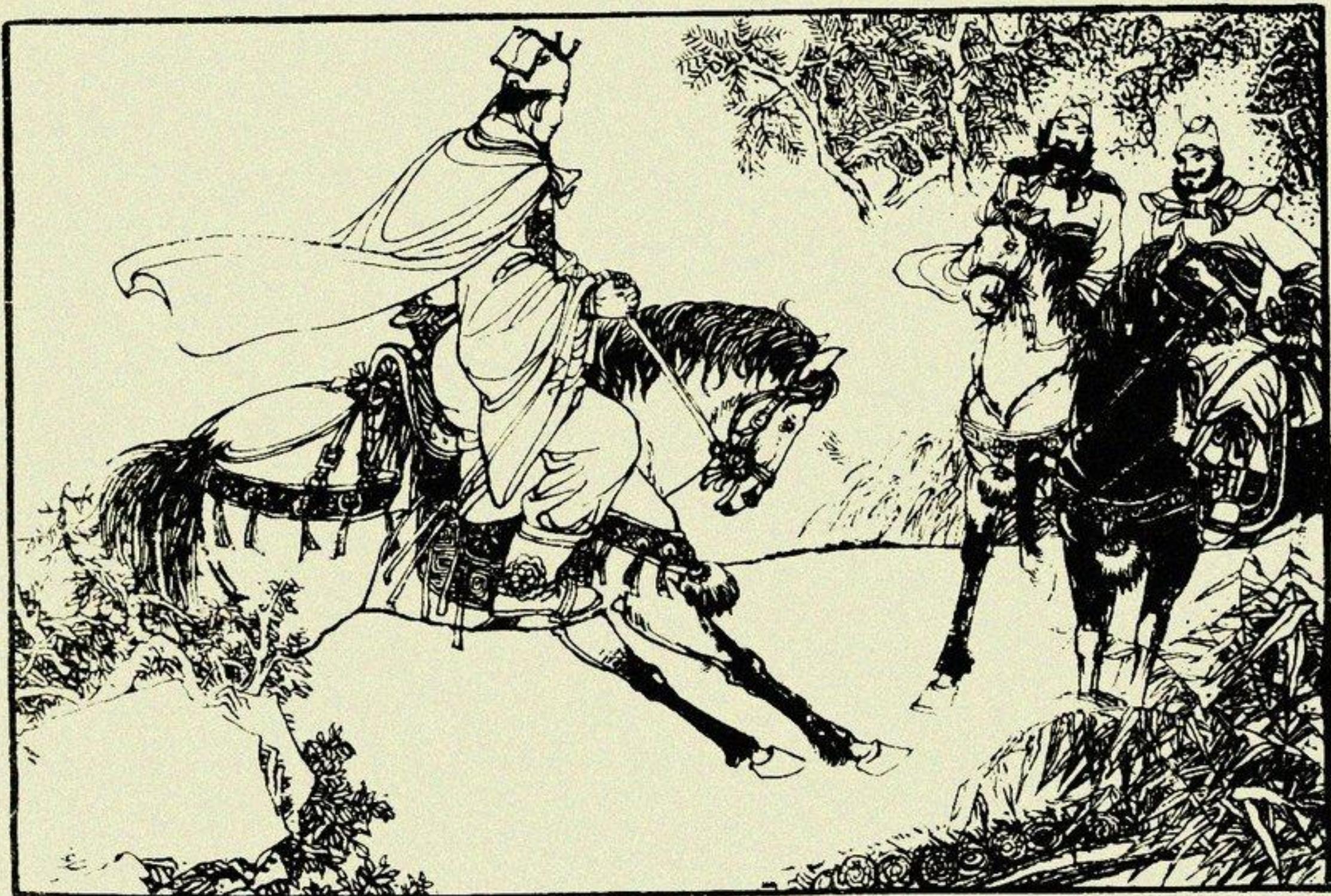
2 六郎离帅位，悄悄对副帅岳胜道：“请到我书房一叙。”孟良在一旁听见，心中暗想：六哥今天神色惶恐，信中到底有什么事？为何只把岳大哥叫走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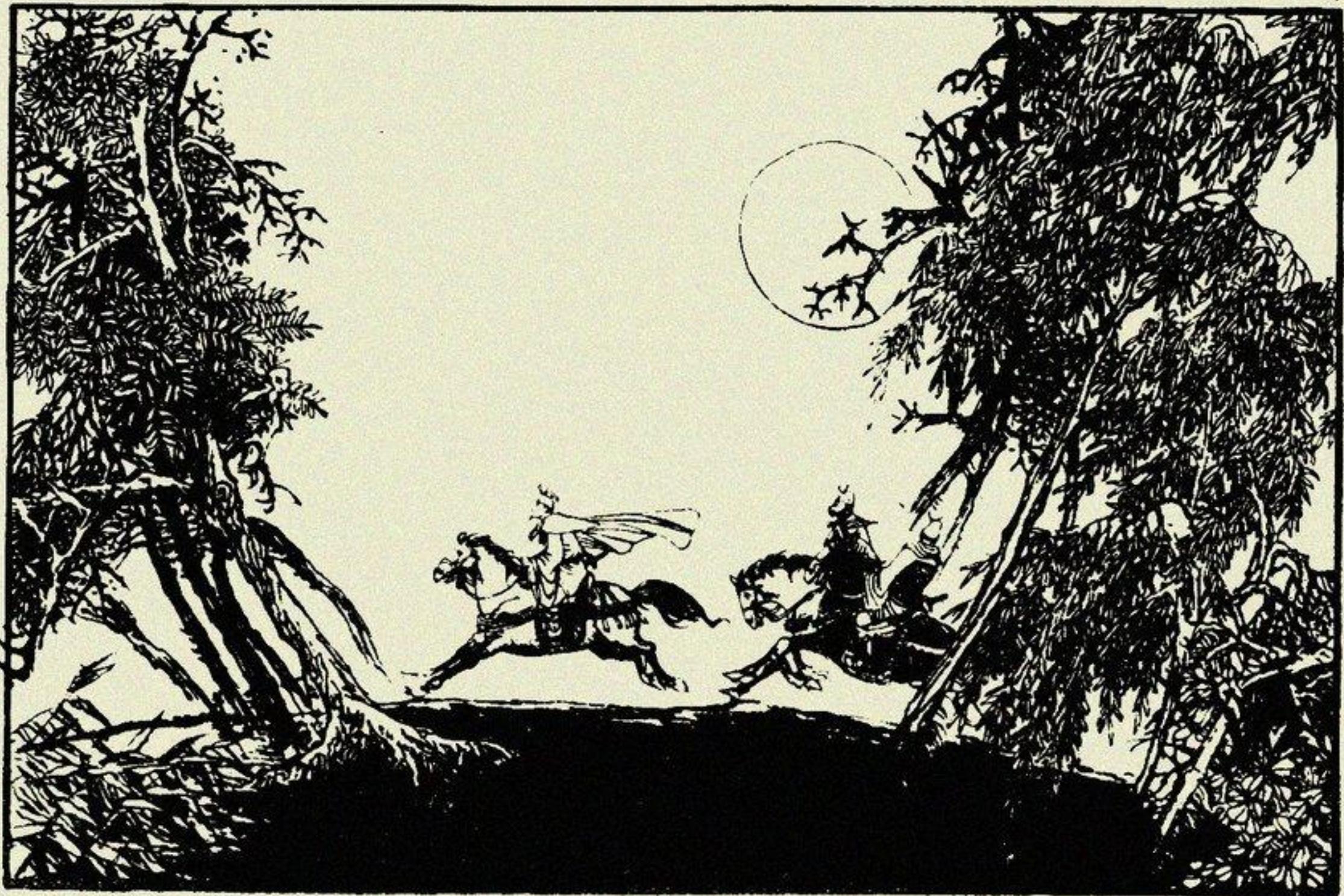
3 岳胜跟六郎来到后院书房，接过书信轻声念道：“吾儿延昭，八载未见你面。母今患重病，危在旦夕，望速回家一见！”岳胜看罢忙说：“六哥，你快收拾动身！”六郎道：“没有圣旨，擅离边关可是死罪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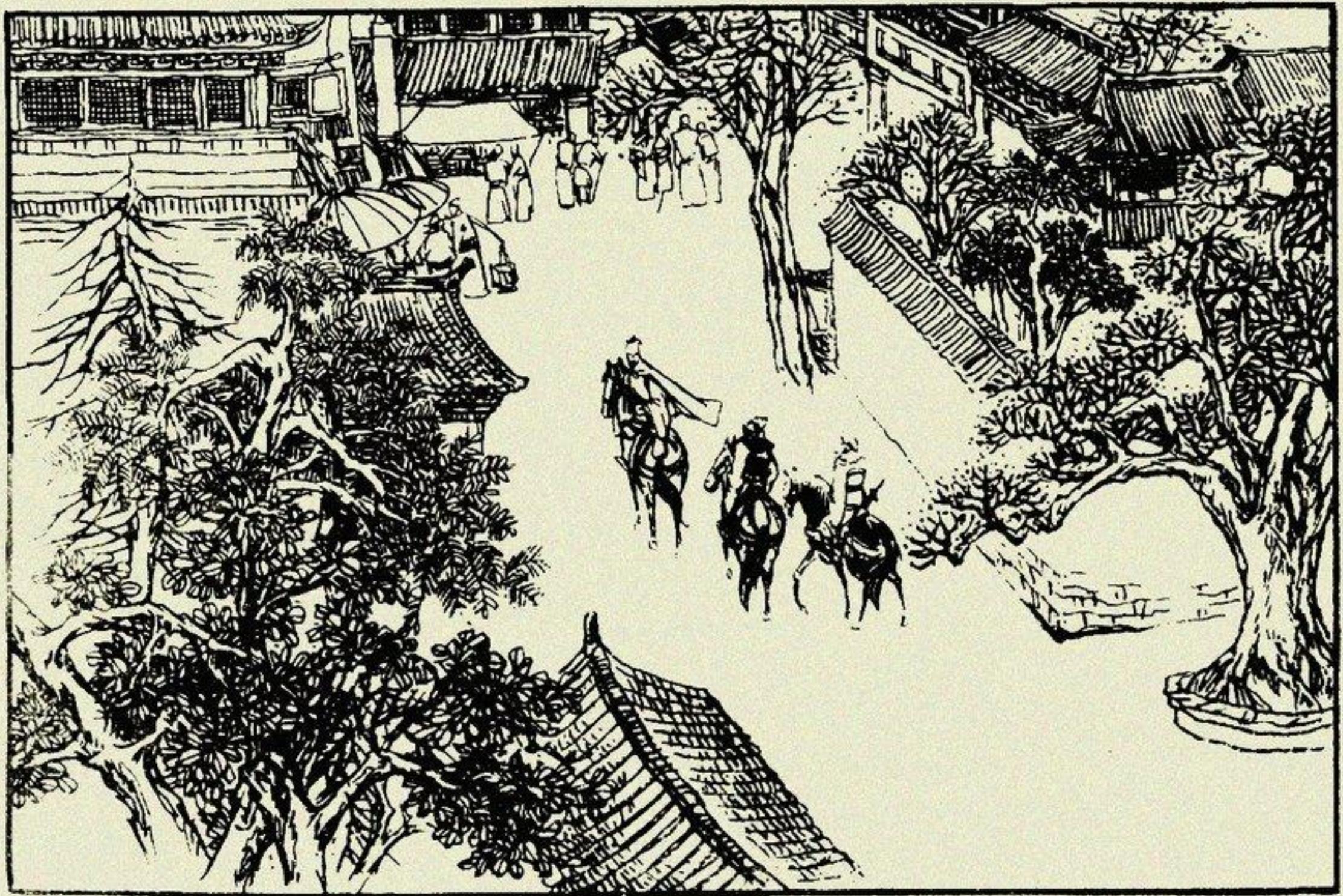
4 岳胜劝道：“老母病危，哪有时间等旨？你可悄悄入都，速去速归。边关之事交给小弟。”六郎点头道：“只好这么办。但此事不可叫孟良、焦赞知道。”谁知他俩的谈话，早被站在窗外的孟良偷听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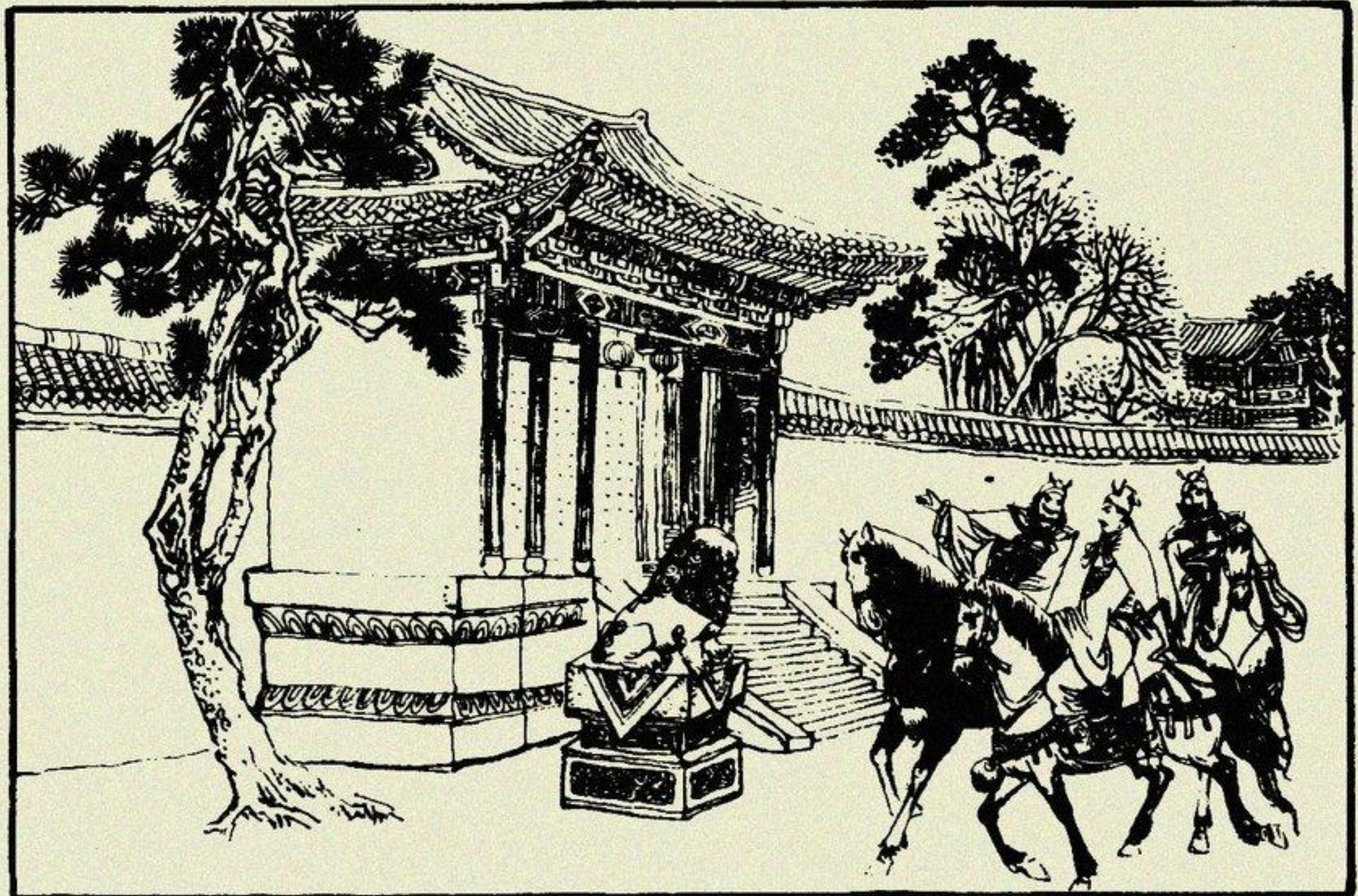
5. 六郎备好马匹，换了便服，飞马出营。奔驰了二十多里，忽听路旁林边有人喊：“六哥！哪里去？”六郎勒马抬头一看，是焦、孟二将跨马拦住去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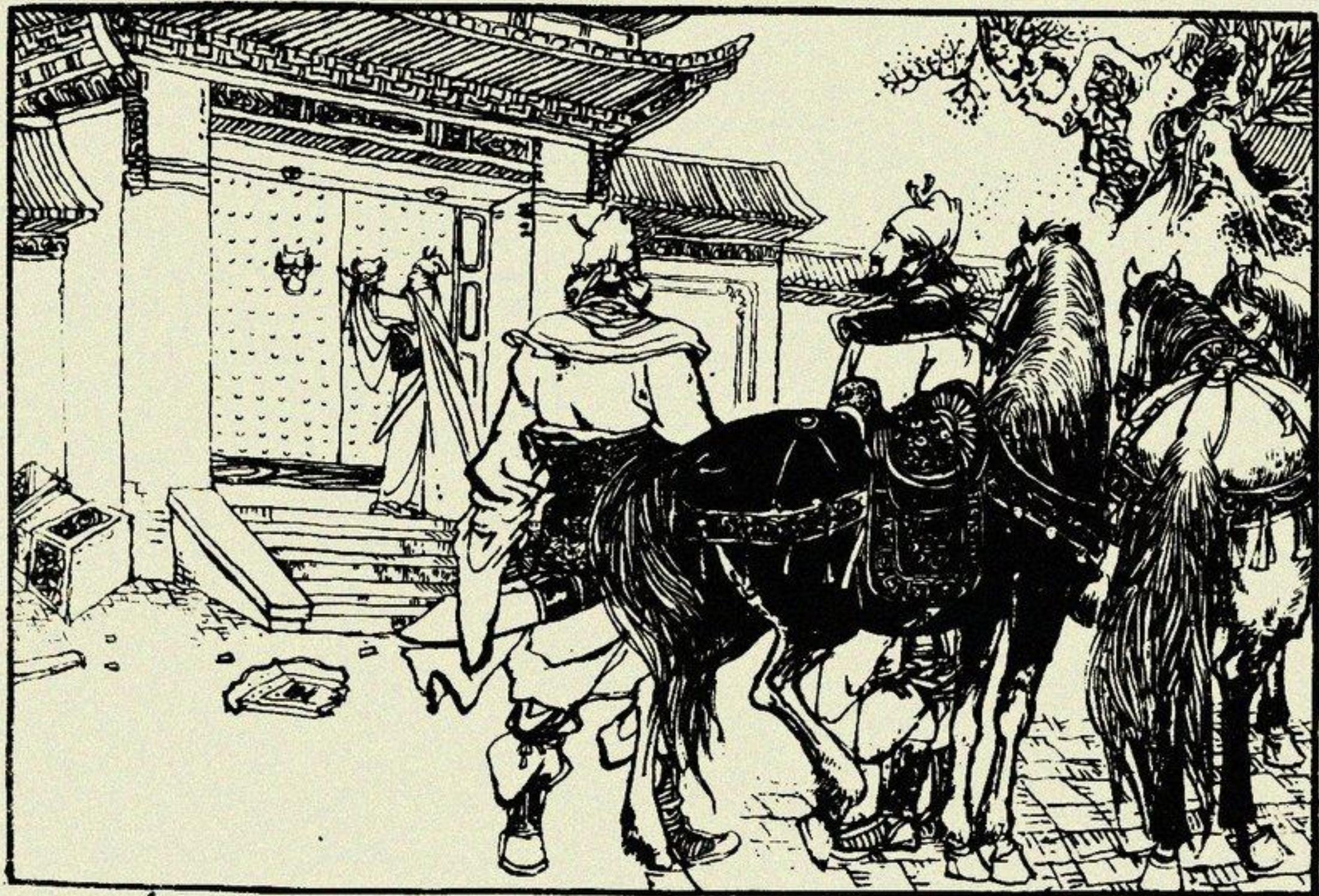
6 孟良、焦赞开口就把六郎偷偷回京探母的事点破了，说他们也要去看老太君。六郎深知二人性情倔强，难以阻拦，但又怕他们进京惹祸，便约法三章，不准妄为。焦、孟点头依允，于是三人飞马直奔汴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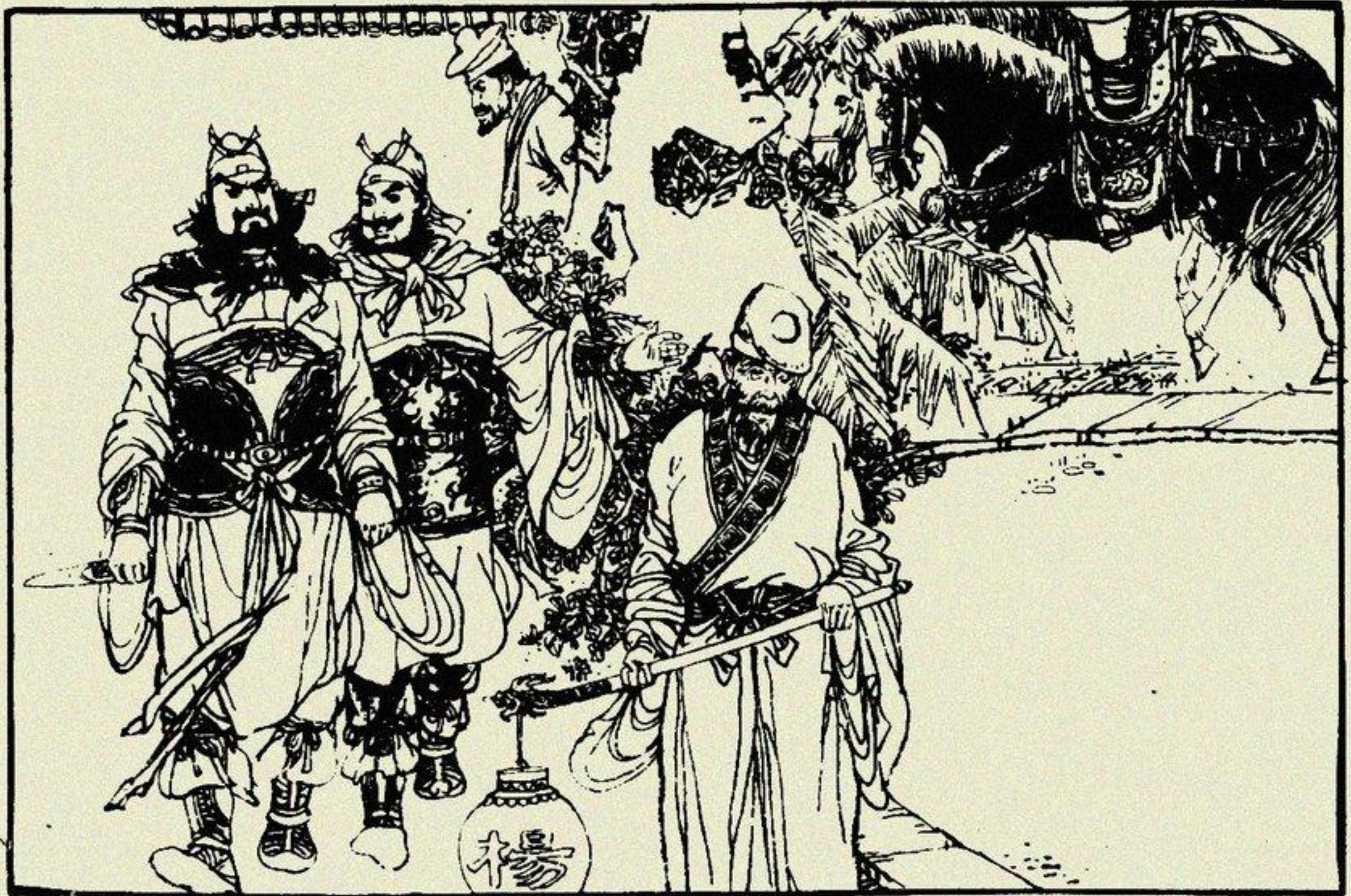
7 这天，来到汴梁城外。为避人耳目，他们等到傍黑才打马进城。孟良、焦赞初见繁华的京都闹市，什么都觉得新鲜，一边走一边东望西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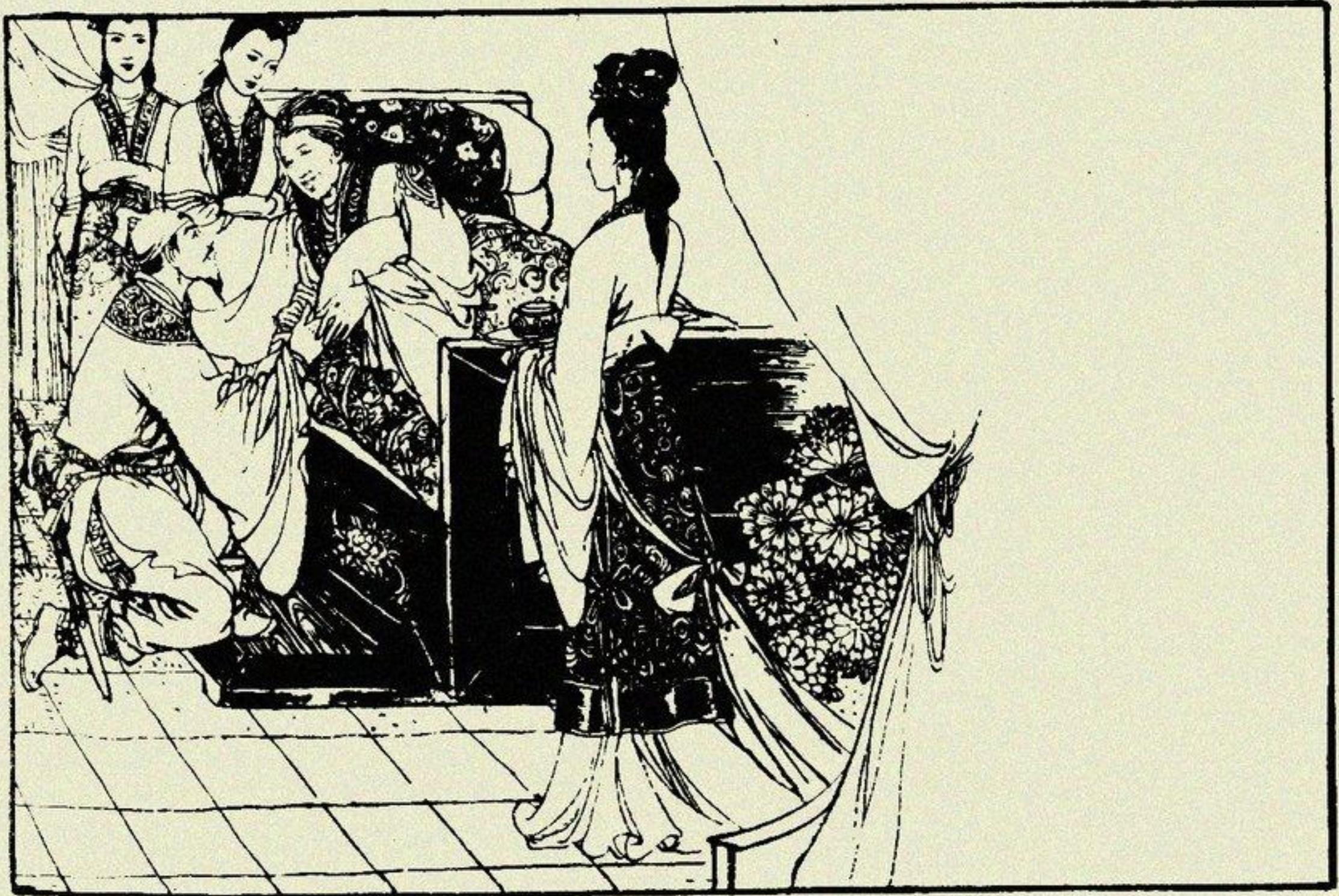
8 走了一段路，来到一座张灯结彩的府第门前，只见门匾额上写着“状元门第”四个金字。里面雕梁画栋，金壁辉煌。孟良道：“这家好阔气！”六郎无心观赏，催促道：“咱家比这还好，快走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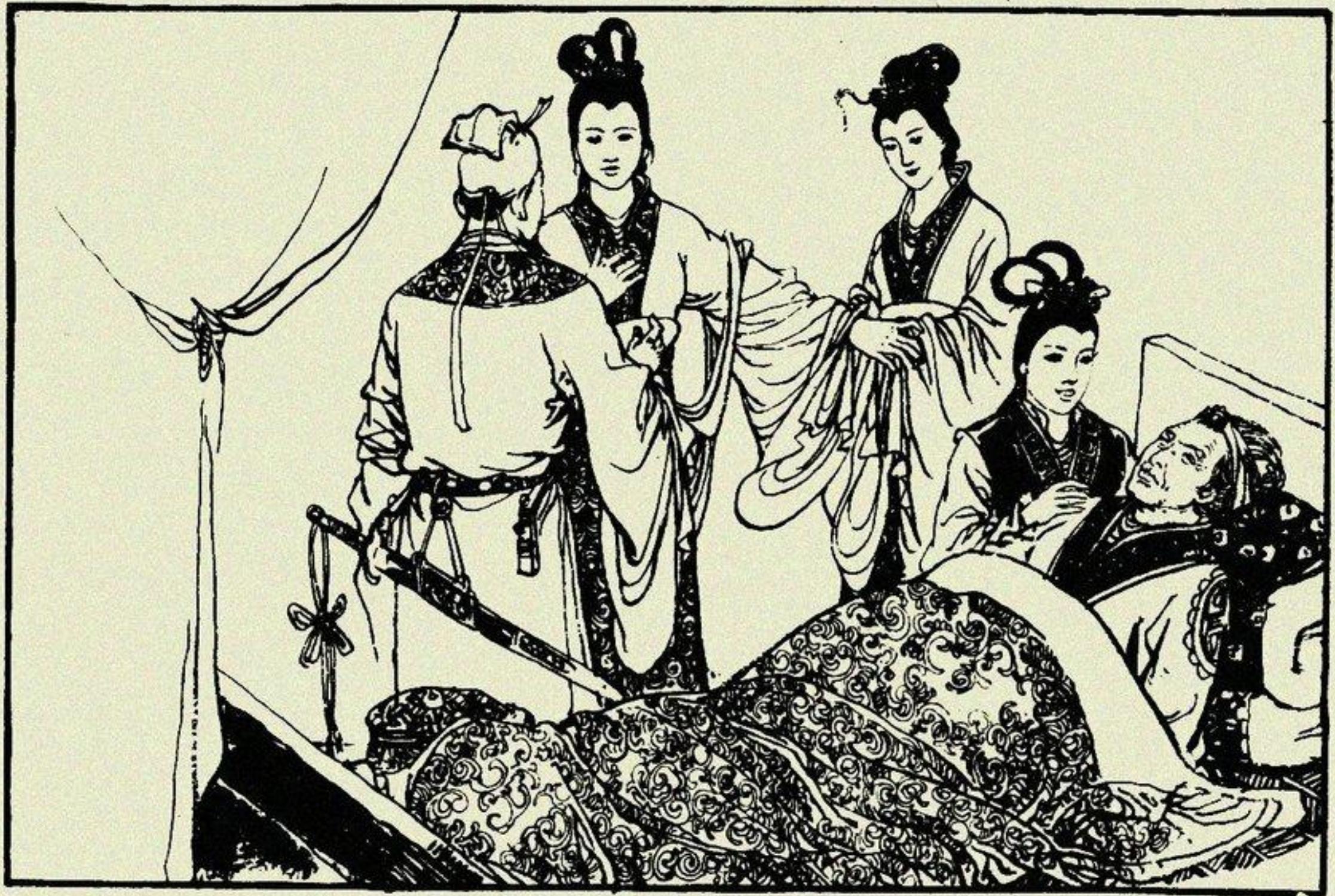
9 六郎领着焦、孟二将，来到天波府前下了马。只见大门紧闭，上、下马牌坊全被推倒，闹龙匾也被砸碎，门前一片凄凉景象。六郎暗暗吃惊，知道出了事，急忙上前敲门。



10 老家人挑灯开门，把六郎和焦、孟二将迎进府去。六郎想：这两个兄弟脾气不好，有一些事不能叫他们知道。于是他命家人领孟良、焦赞先去客厅饮酒用饭，自己直奔无佞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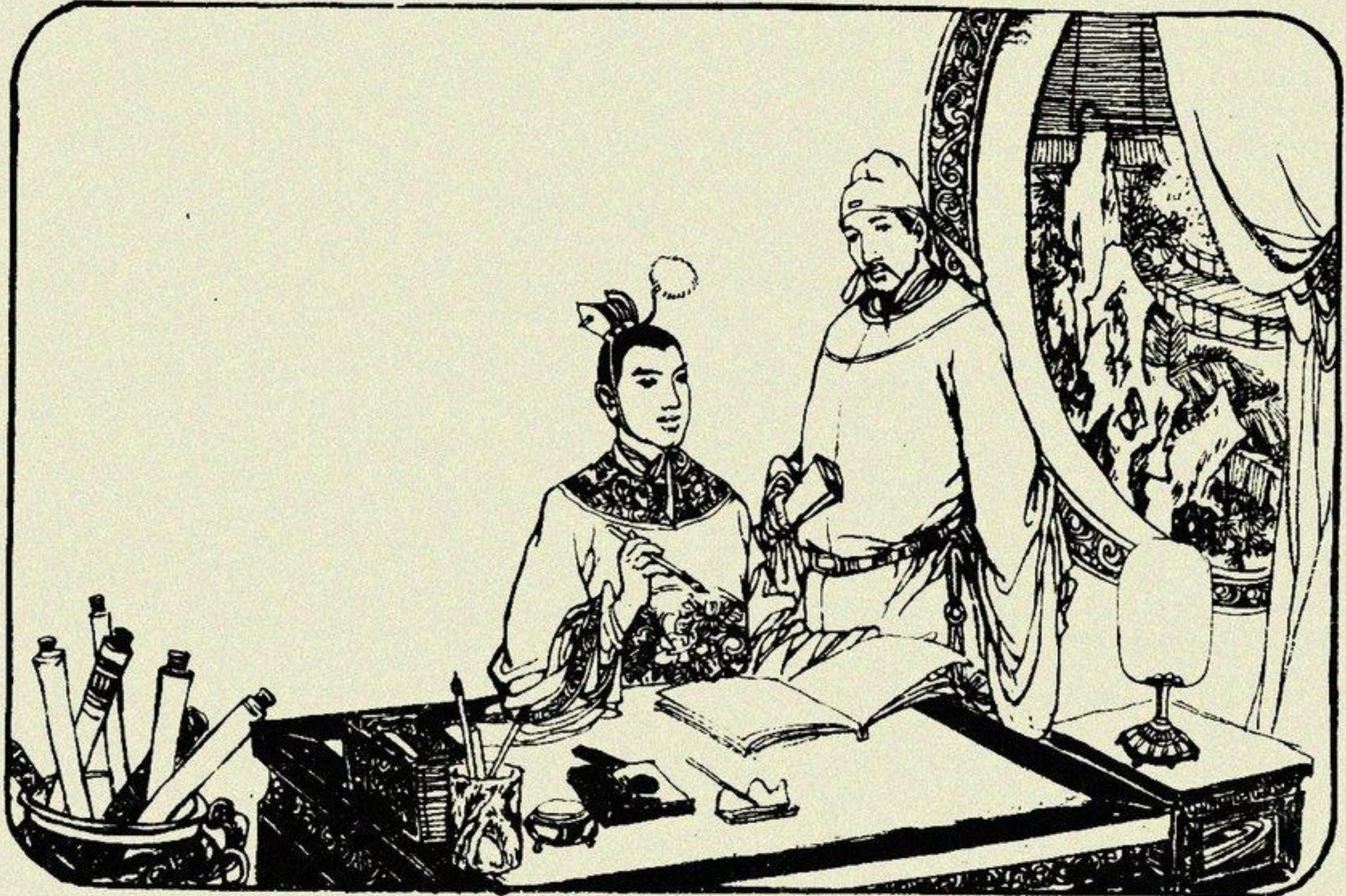
11 无佞楼上，太君昏睡在床。六郎扑到床前喊道：“老娘醒来，不孝儿杨景回来了！”太君睁开双眼，吃惊地问道：“我儿怎么回来的？有圣旨吗？”见六郎支吾不语，太君一急，又昏了过去。



12 这时，柴郡主对六郎说：“那封家书是我写的。”六郎一听火了。八姐上前劝道：“不能怪六嫂，是我出的主意。老娘得了夹气伤寒，病中时常呼唤你的名字，我看着心中难过，才叫六嫂模仿娘的笔迹给你写了信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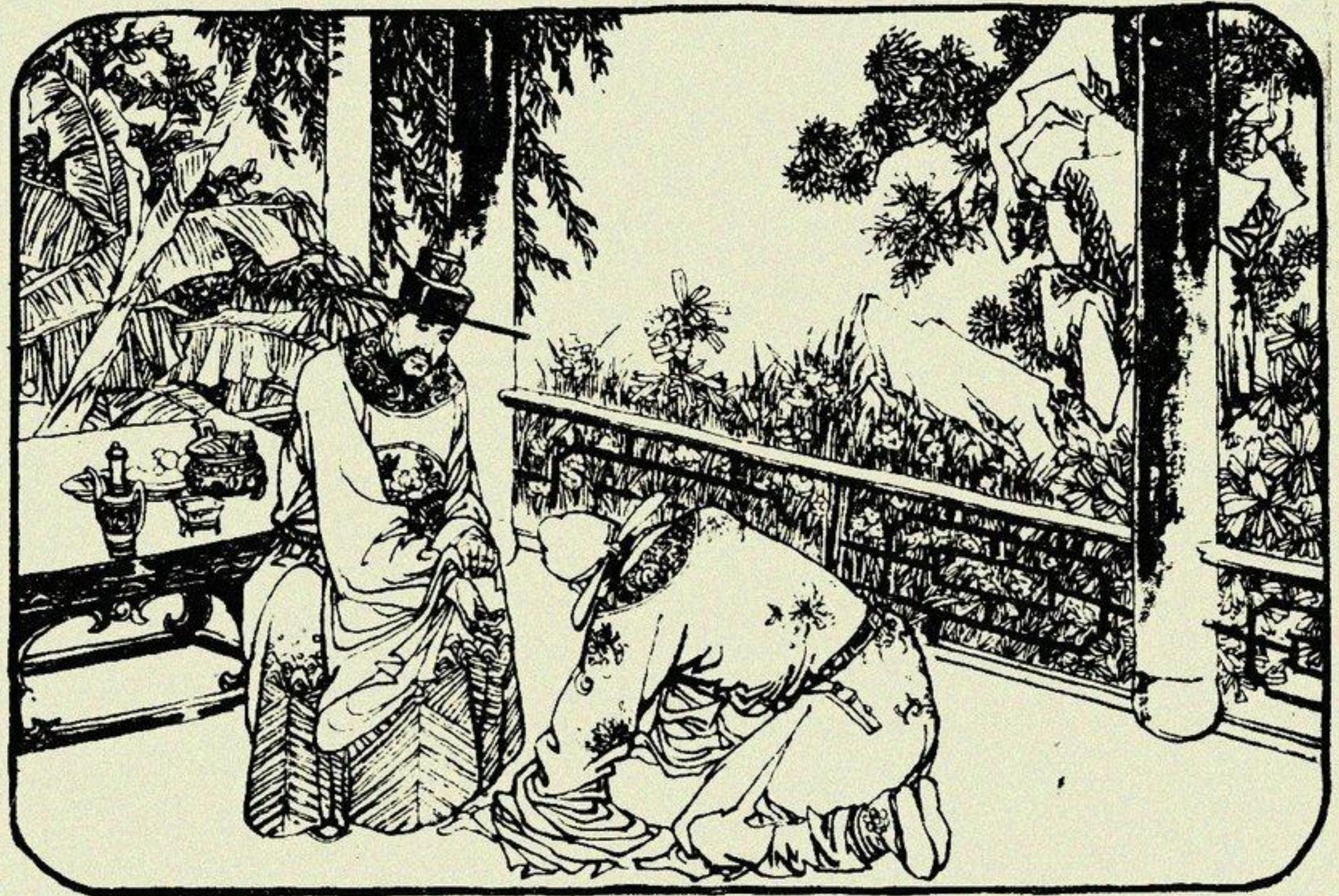
13 六郎忙问：“是谁把娘气病？”八姐说：“新科状元谢金吾！”“他有何仗势敢欺负咱天波杨府？”八姐强压怒火，说事情完全从王强身上引起—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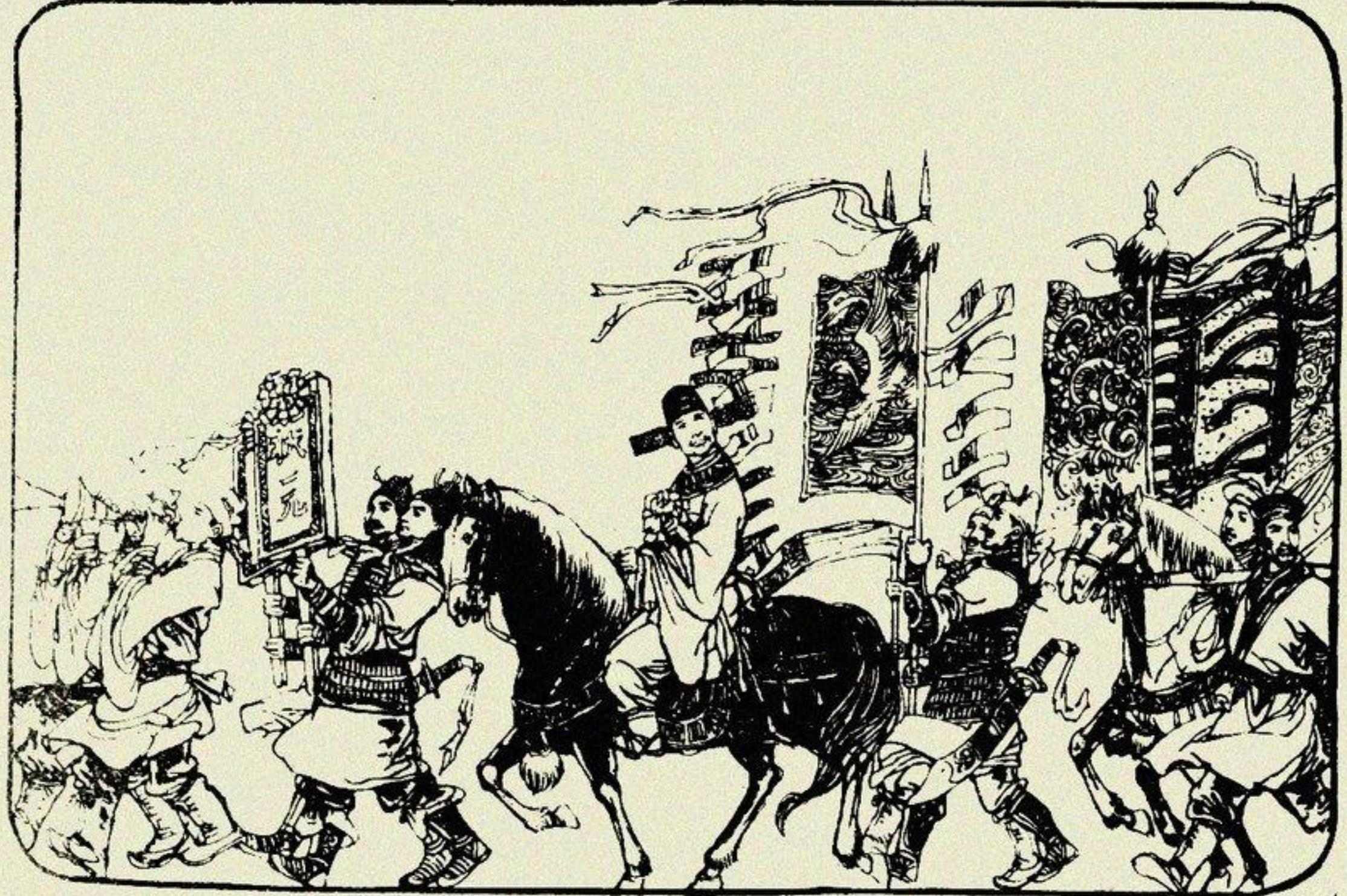
14 原来，潘、杨两家争讼之时，王强这个辽国派进中原卧底的奸细，为了取信朝廷，曾给六郎写过御状。之后，八贤王保举他当了翰林院大学士，教太子赵恒念书。在宫中他殷勤伺奉，扎下了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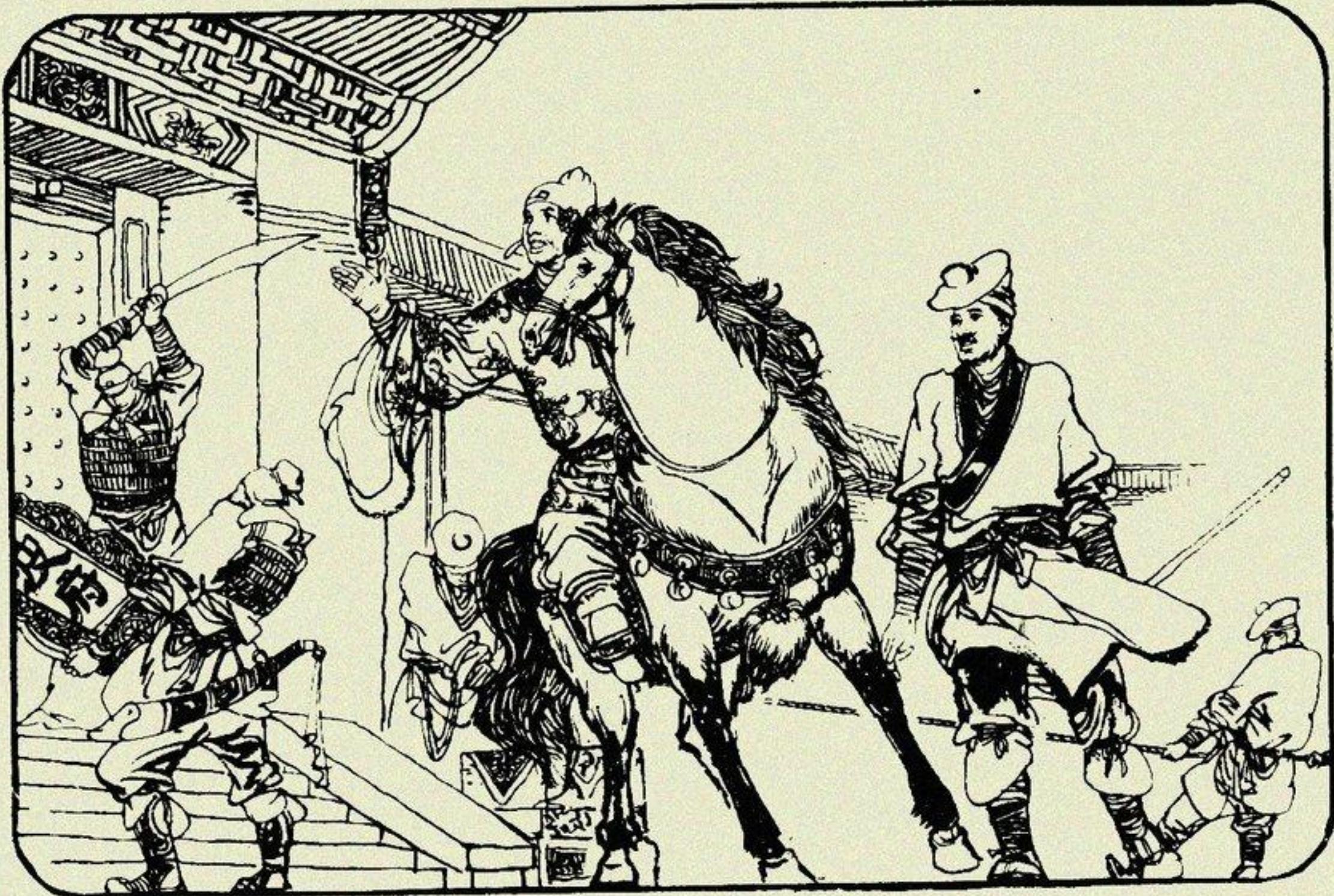
15 几年后，太宗赵光义驾崩，真宗赵恒登基。王强被封为兵部司马。凭着师生关系，他在真宗面前说一不二，成了皇上的宠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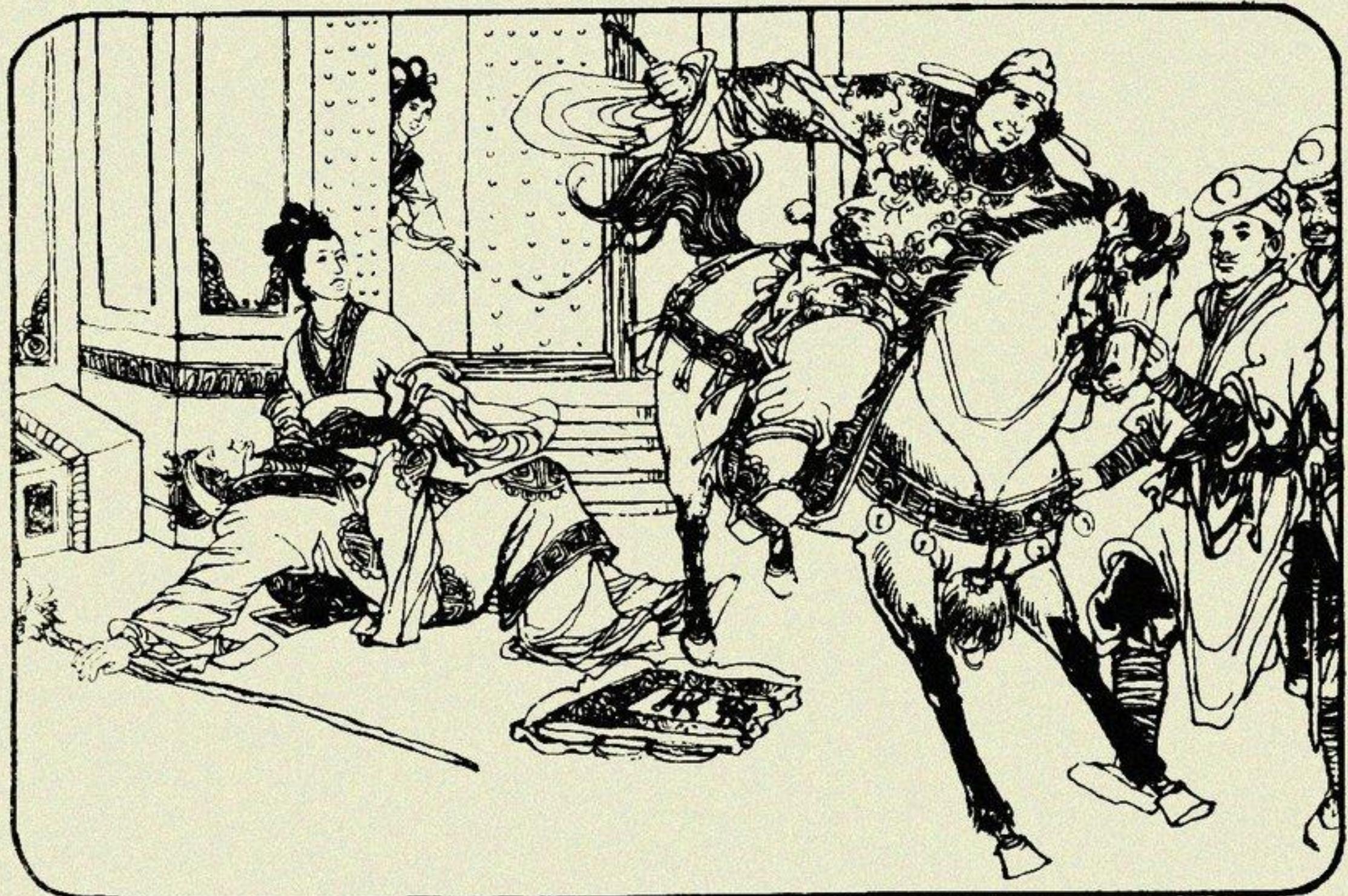
16 王强为了搜罗党羽，培植亲信，首先选中了京城富商的公子谢金吾，并要把女儿月荣嫁给他。谢金吾也想依靠王强的官势，步步登高，便答应了这门亲事。于是王、谢两家结了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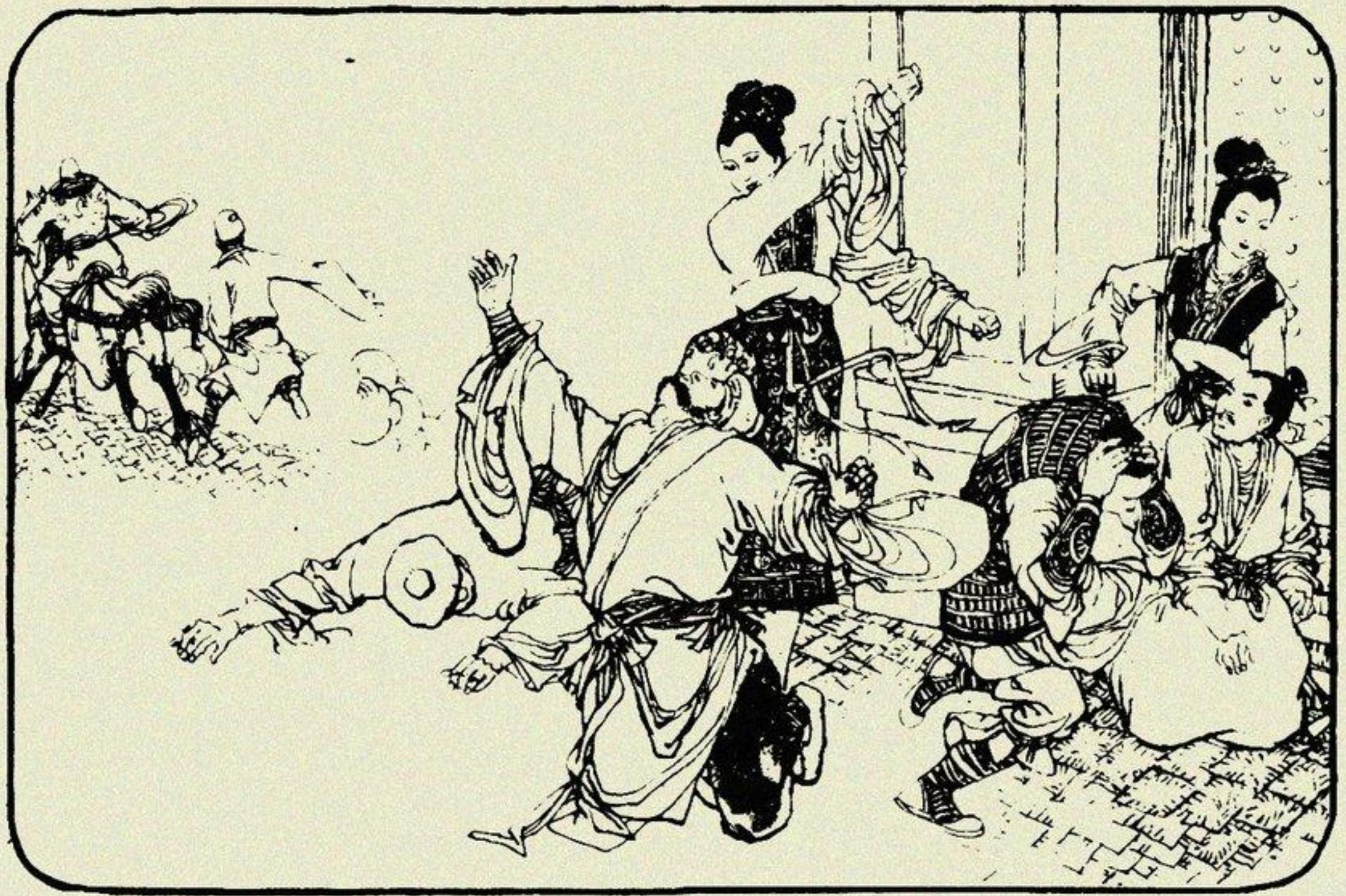
17 成亲不久，正赶上京城开科场。真宗钦点王强为主考官。金吾乘机应试，稀里糊涂中了头名状元。从此，谢了王强的死党，为虎作伥，谋害忠良，要扳倒杨家这根朝中的顶梁柱。



18 这天，谢金吾夸官来到天波府门前，他故意寻衅，硬说下马牌坊挡道，命恶奴将牌坊推倒，连闹龙匾也砸碎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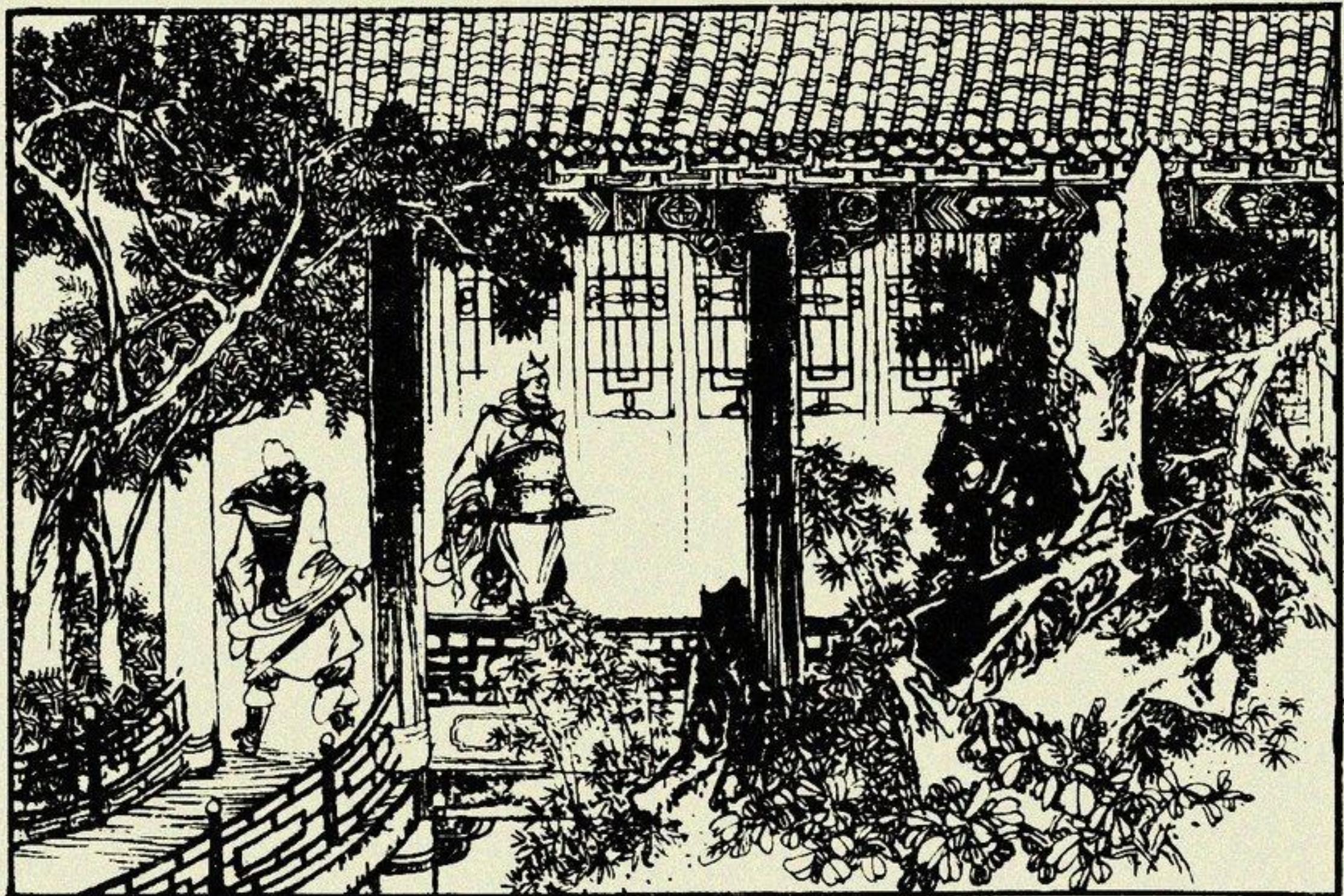
19 余太君闻报，出门与谢金吾辩理，拦住马头要和他上殿面君，谢金吾打马一冲，故意把太君撞倒，余太君连气带摔，当场昏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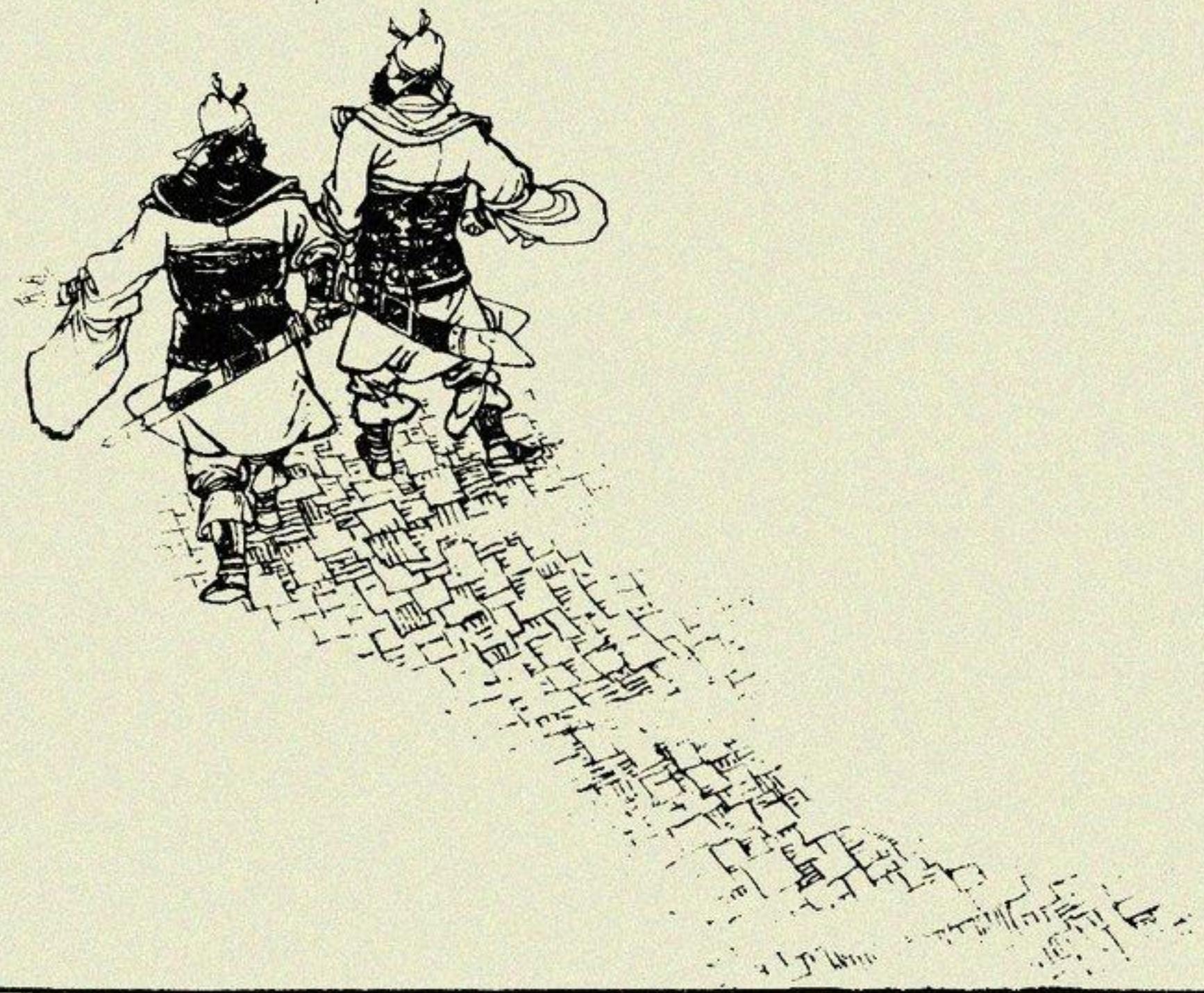
20 八姐、九妹闻讯，飞奔出府。她们见老娘被摔倒在地，不由怒火中烧；三拳两脚，把众恶奴打得屁滚尿流，狼狈逃窜。谢金吾见势不妙，扬鞭打马，一溜烟逃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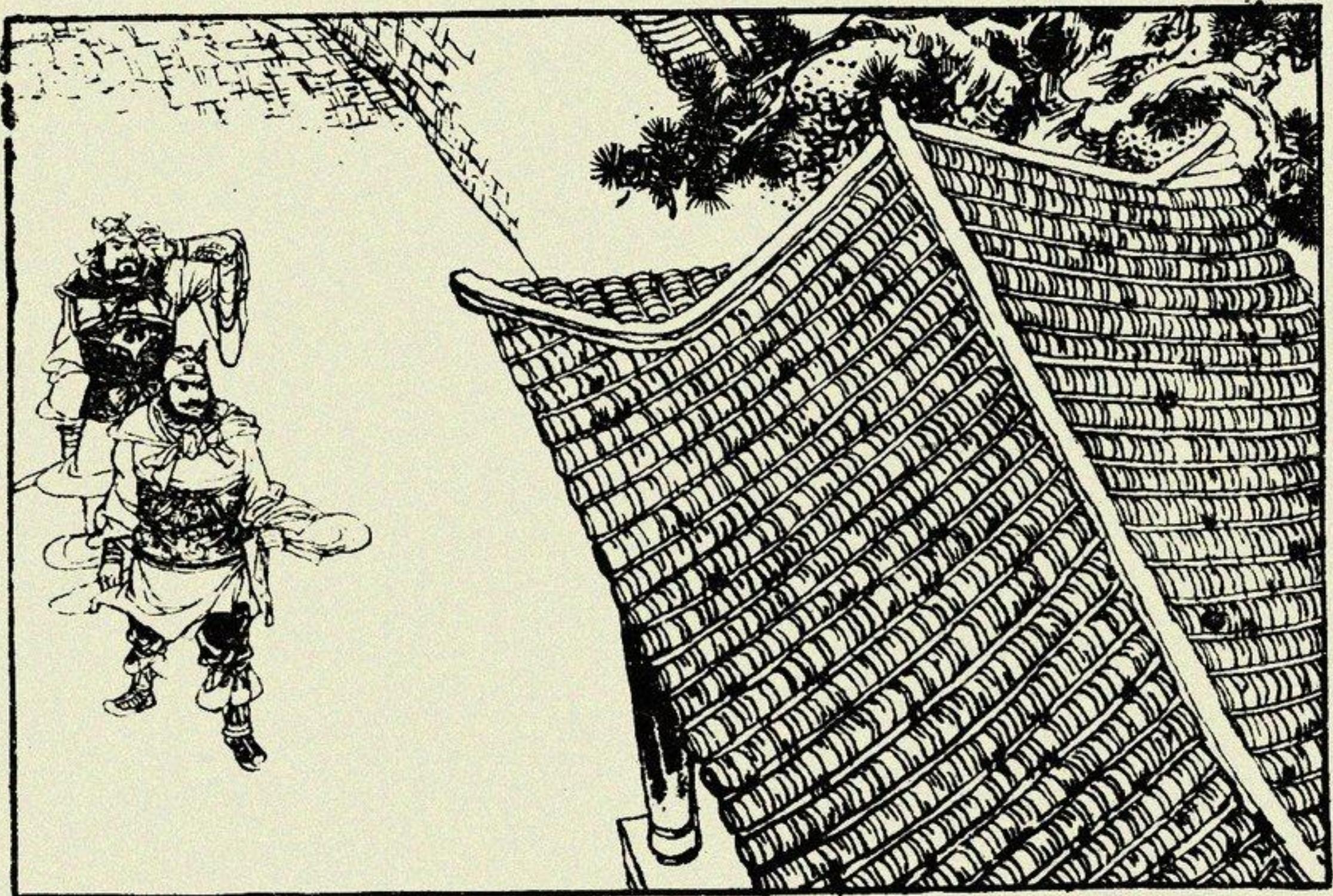
21 余太君苏醒过来，恶气难咽，上殿面君。真宗偏向王强，王强袒护谢金吾，他对太君调和说：“金吾晚生小辈，不懂规矩，待我训教于他，叫他前去赔罪。”可事过多日，始终不见谢金吾到杨府认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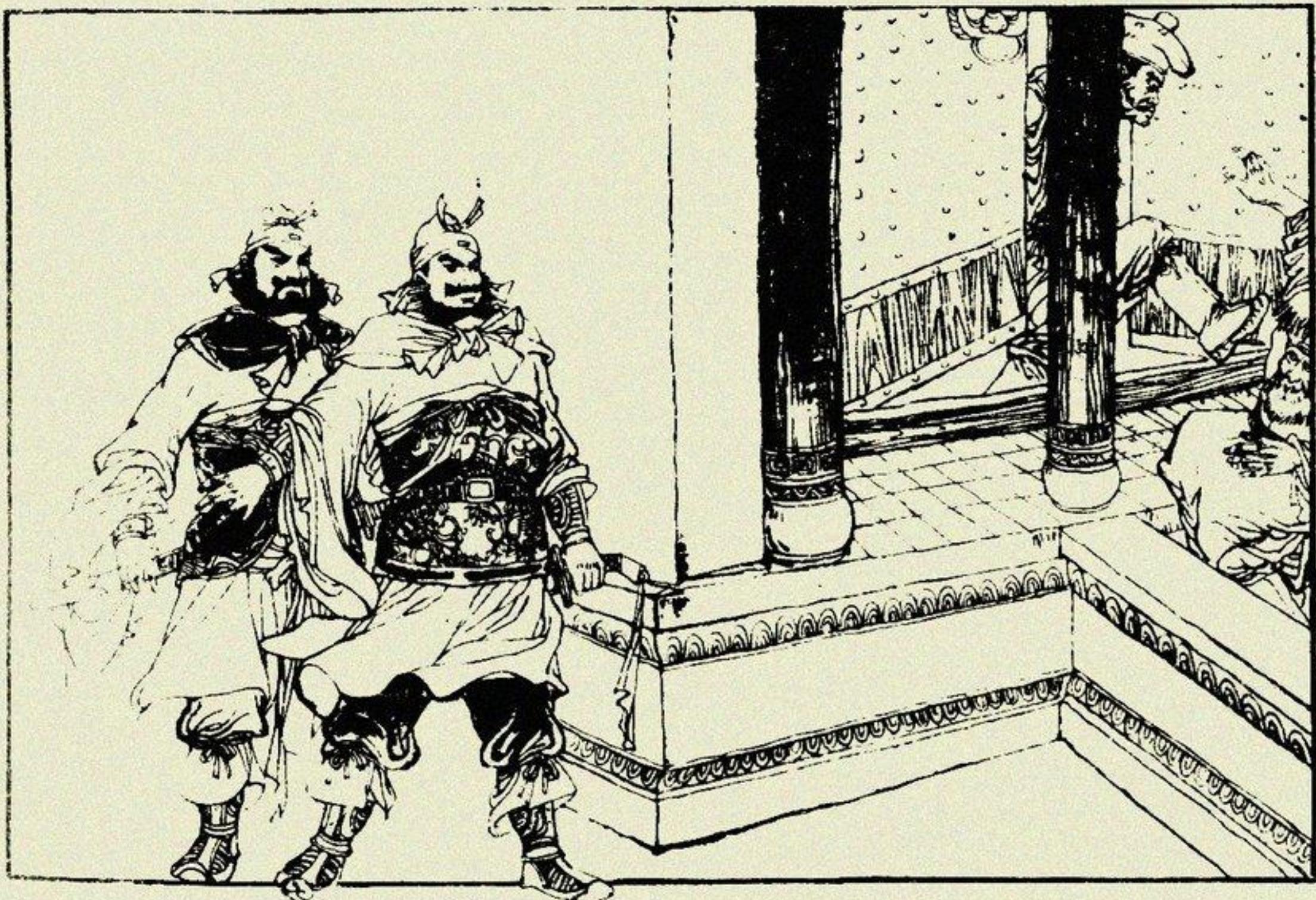
22 听完八姐的叙述，六郎气得七窍生烟。这番话也被窗外的孟良、焦赞听去了。因为二人急于探望太君，在客厅匆匆用完饭，也登上无佞楼，正赶上八姐对六郎讲述王强的所作所为，便悄然站住，听了个真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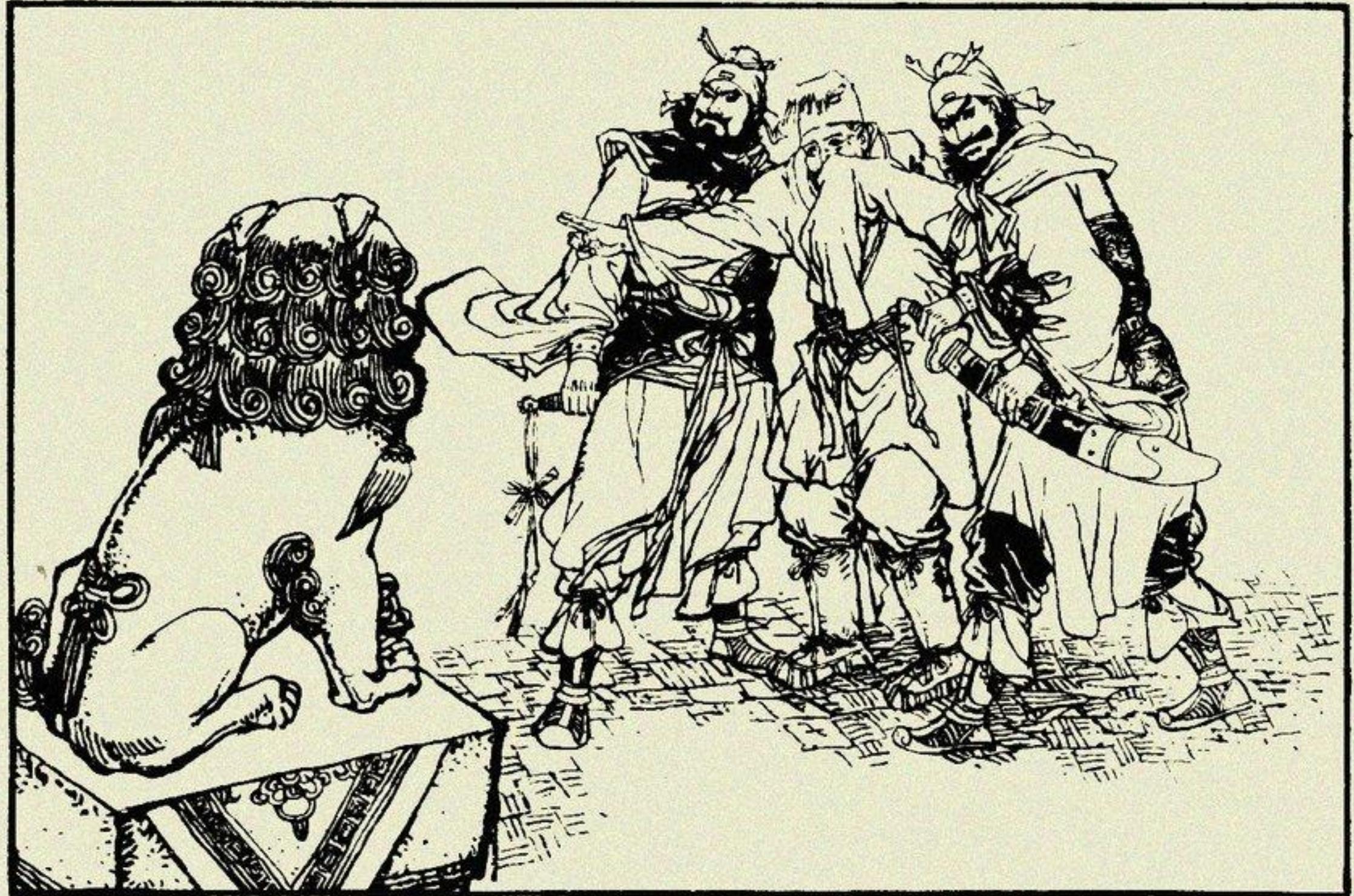
23 孟良把焦赞拉到一边悄声说：“老盟娘叫谢金吾气病了，咱得去找他算账，给盟娘出气！”焦赞应了一声，二人便下楼，挎上腰刀，出了天波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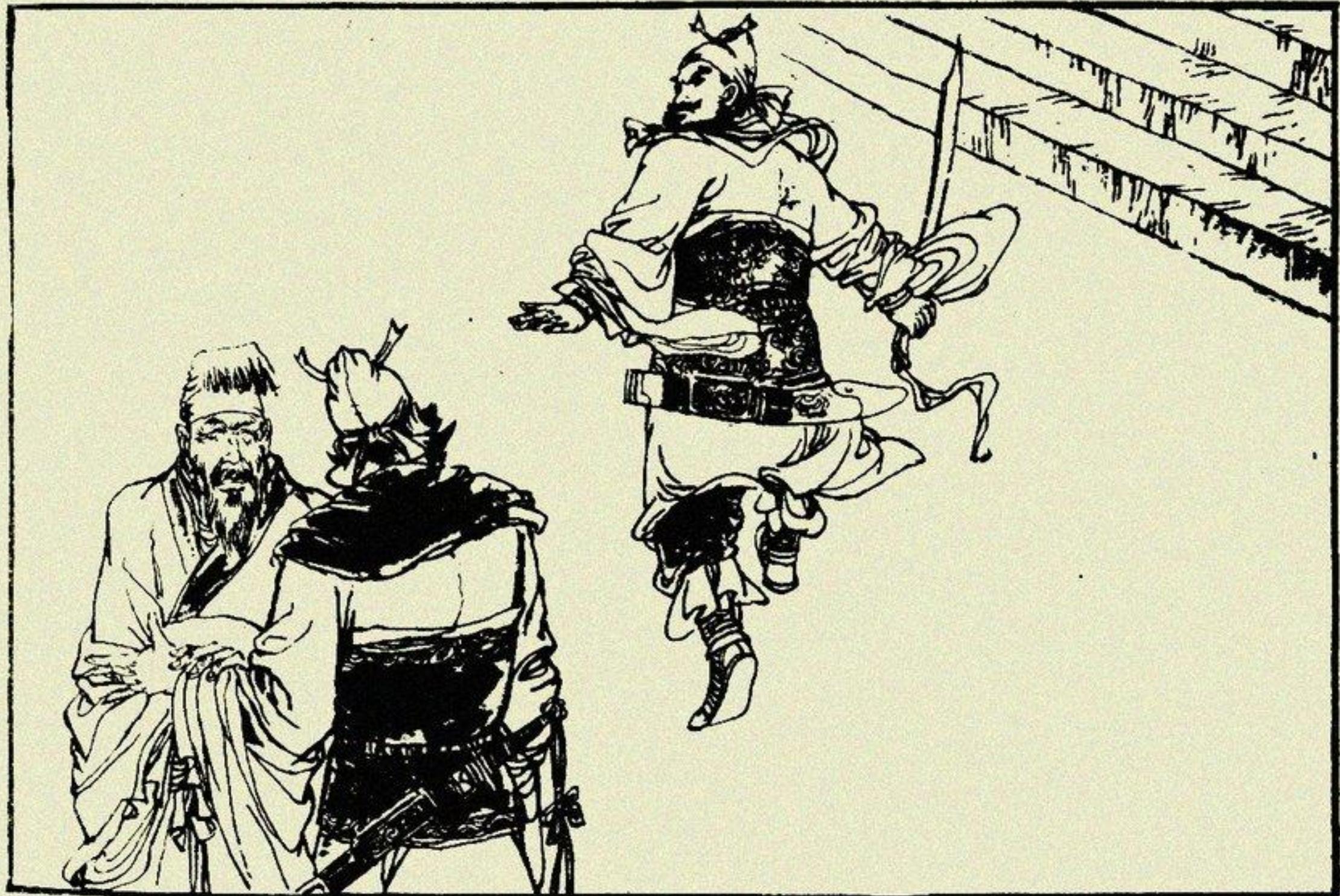
24 谢金吾住在哪儿呢？他们想起进城后曾看见一座“状元府第”，就冒然向那里奔去。来到府前，只听院中有人高声叫骂：“谢金吾！你身为朝廷命官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与你拚了！”



25 听到骂声，焦赞乐了：“这真是谢金吾家！”二人正要往里闯，忽见黑影里几个恶奴把一个老汉架出门外，扔在台阶下返身进院，“咣当”一声紧紧关闭了大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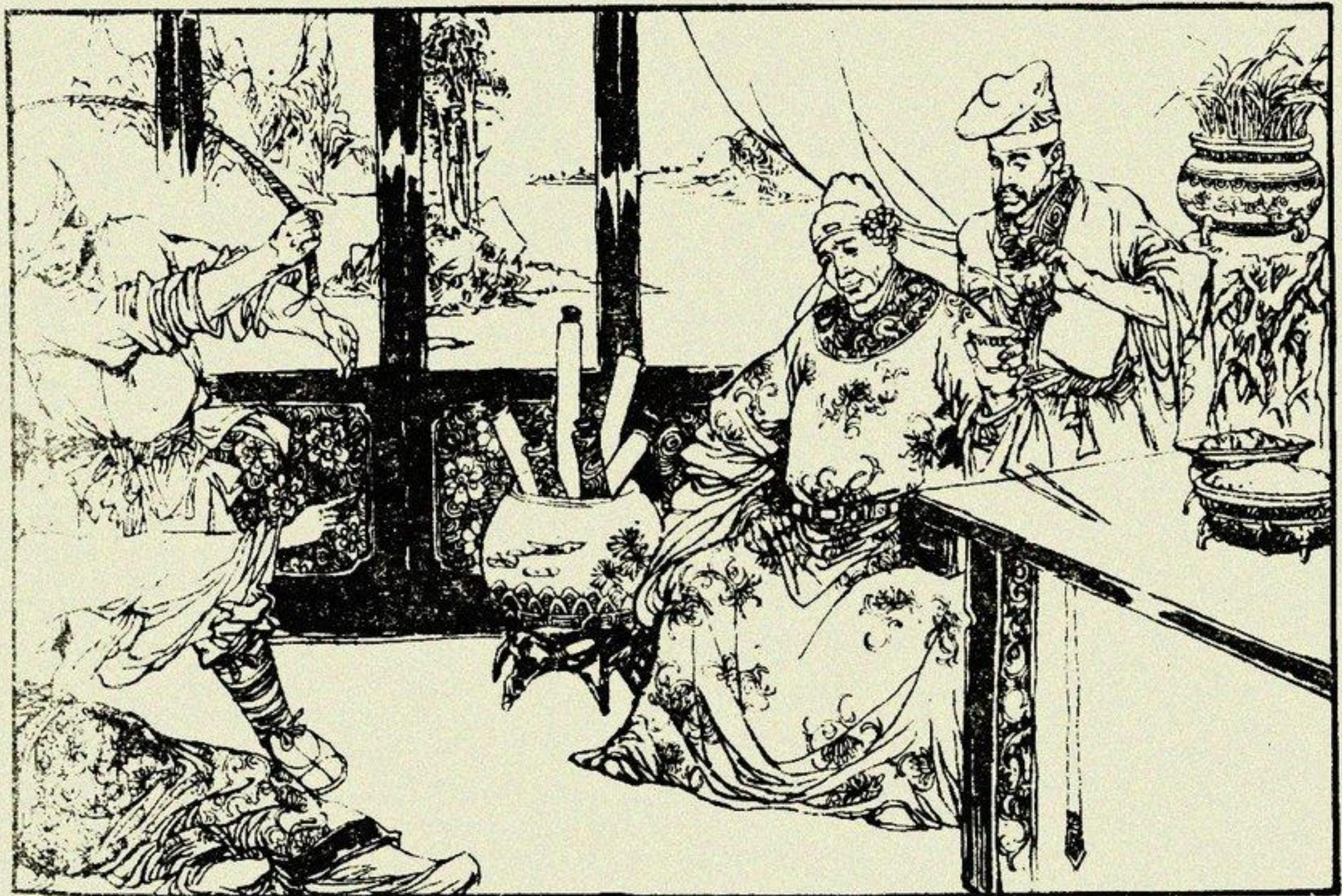
26 孟良、焦赞赶紧上前扶起老汉，询问出了什么事。老汉说他姓田，和女儿以卖唱为生。今晚被叫进状元府，唱了大半天，谢金吾不但不给钱，还要强留他女儿过夜。老汉不允，被推出门外。



27 老汉说完哀求道：“二位好汉爷，快救救我女儿吧。”  
焦赞对孟良说：“二哥，你把老爷子送回家，我去救人，杀  
谢金吾这个狗官！干这事我比你利索。”孟良背起老汉走了。



28 这时，已交四更天，四周一片寂静。焦赞绕到后院墙外，纵身窜上墙头，轻轻落入院中。他拔出腰刀，观察动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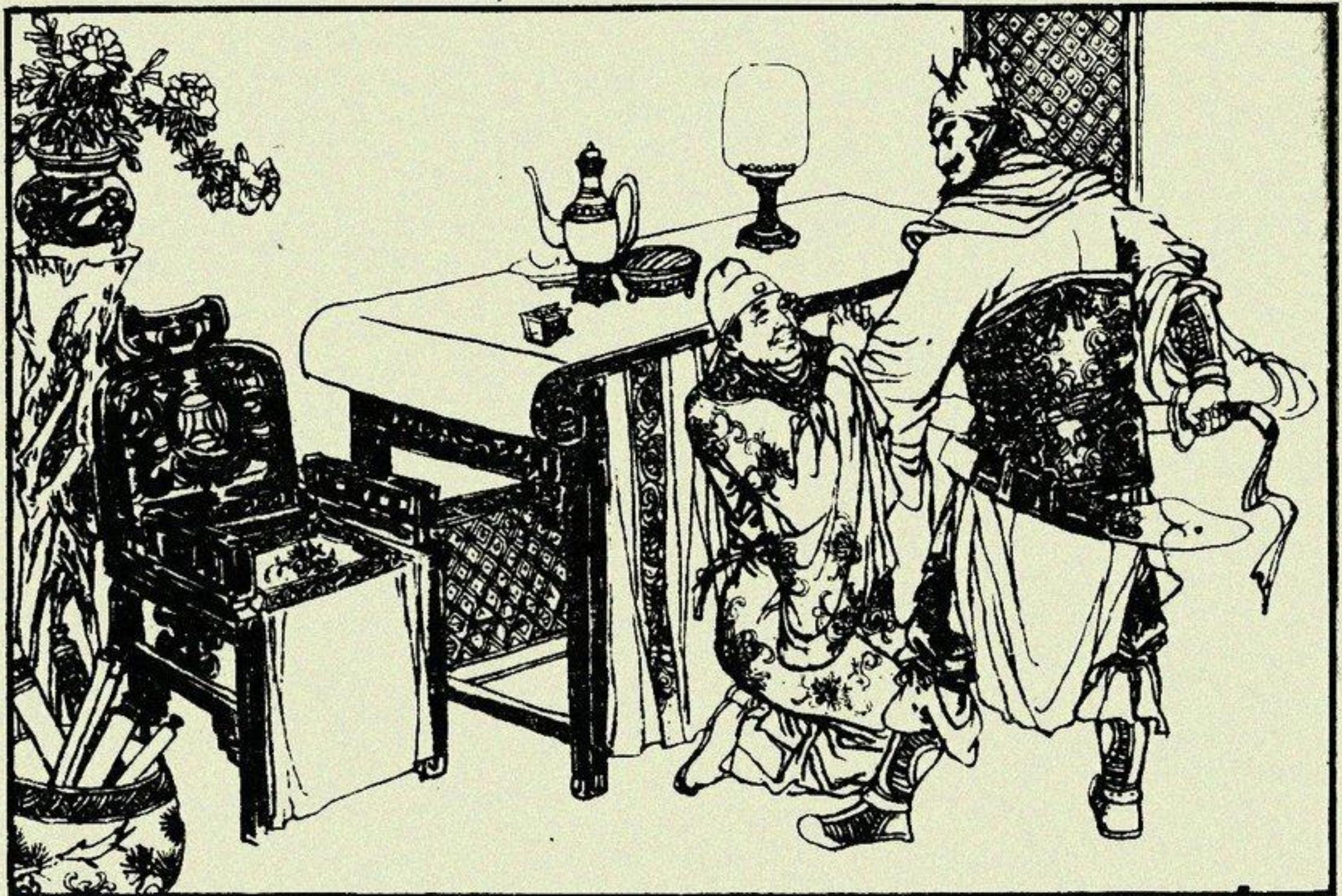
29 忽听前院传来皮鞭打人声。焦赞穿过走廊，来到厅堂跟前，捅开窗纸一看，只见谢金吾坐在檀木椅上，一边饮酒，一边指挥恶奴抽打地上的姑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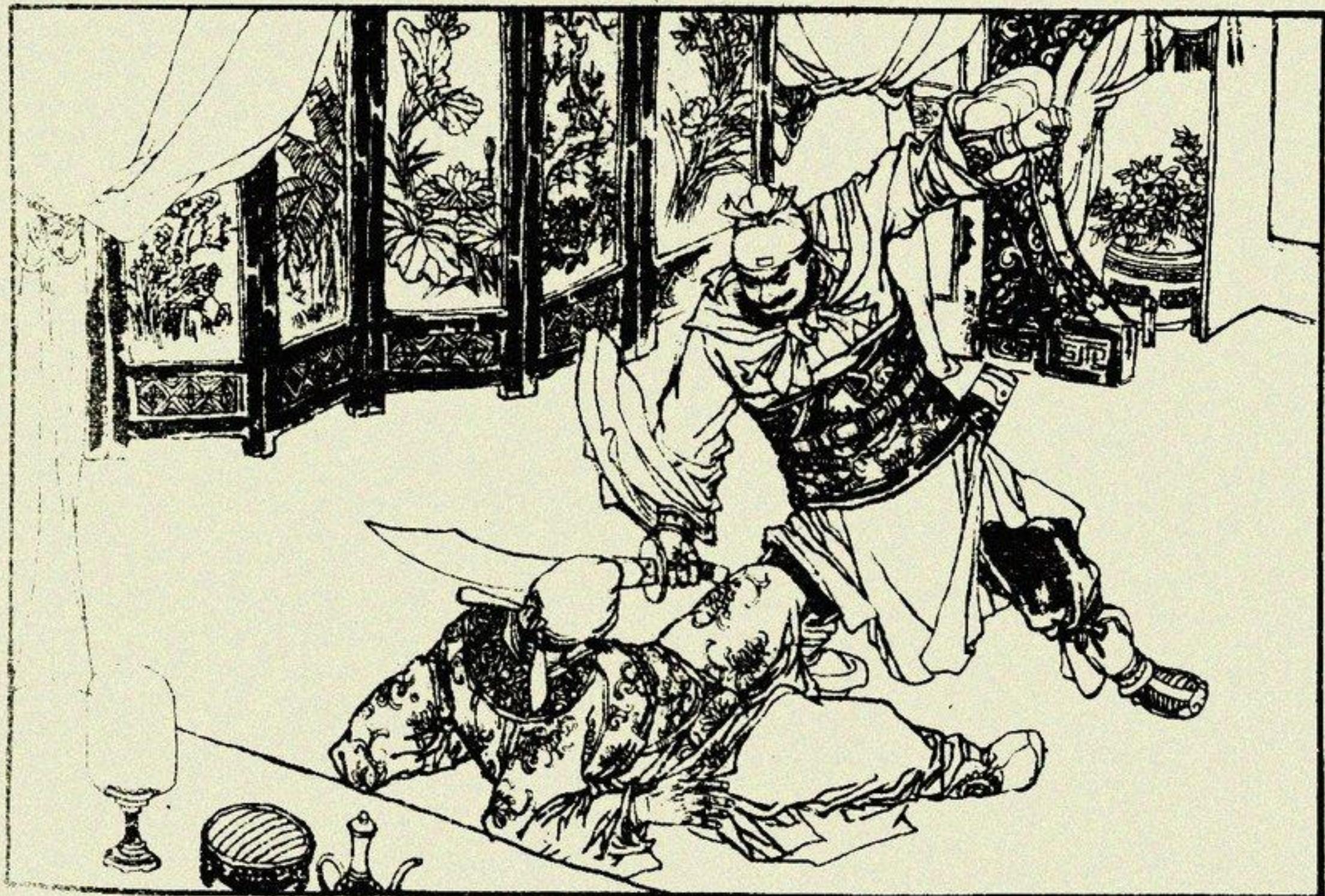
30 姑娘坚贞不屈，手指谢金吾大骂：“你这衣冠禽兽，不得好死！”谢金吾恼羞成怒，吼道：“她不从，给我打死！”恶奴们下了毒手，皮鞭连连抽在姑娘太阳穴上，生生把她打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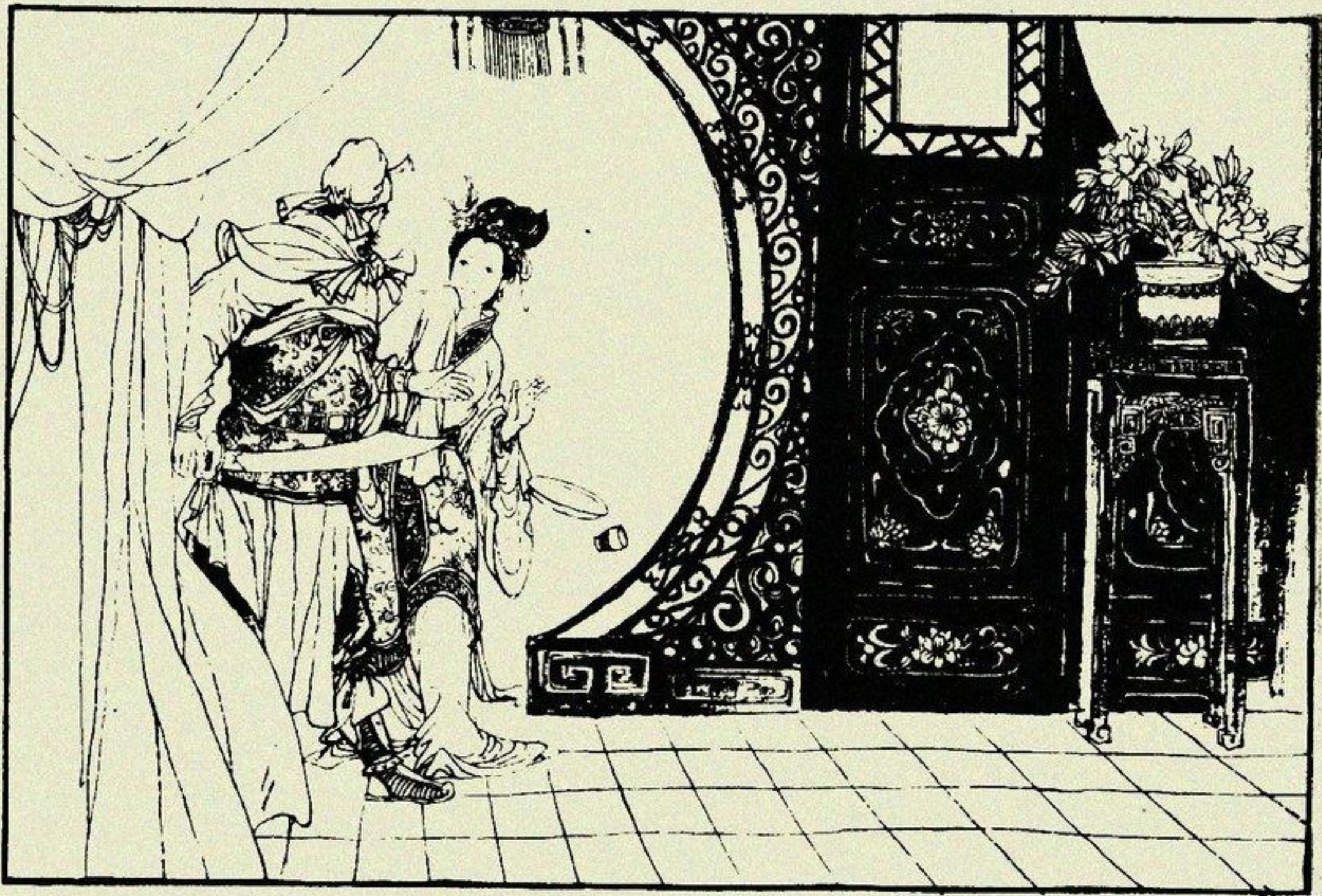
31 见此惨景，焦赞怒吼一声闯进厅堂。他手举钢刀，“唰唰”劈倒两个恶奴。其余两个正要反扑，又被结果了性命。焦赞再回头找谢金吾，却不见了他的踪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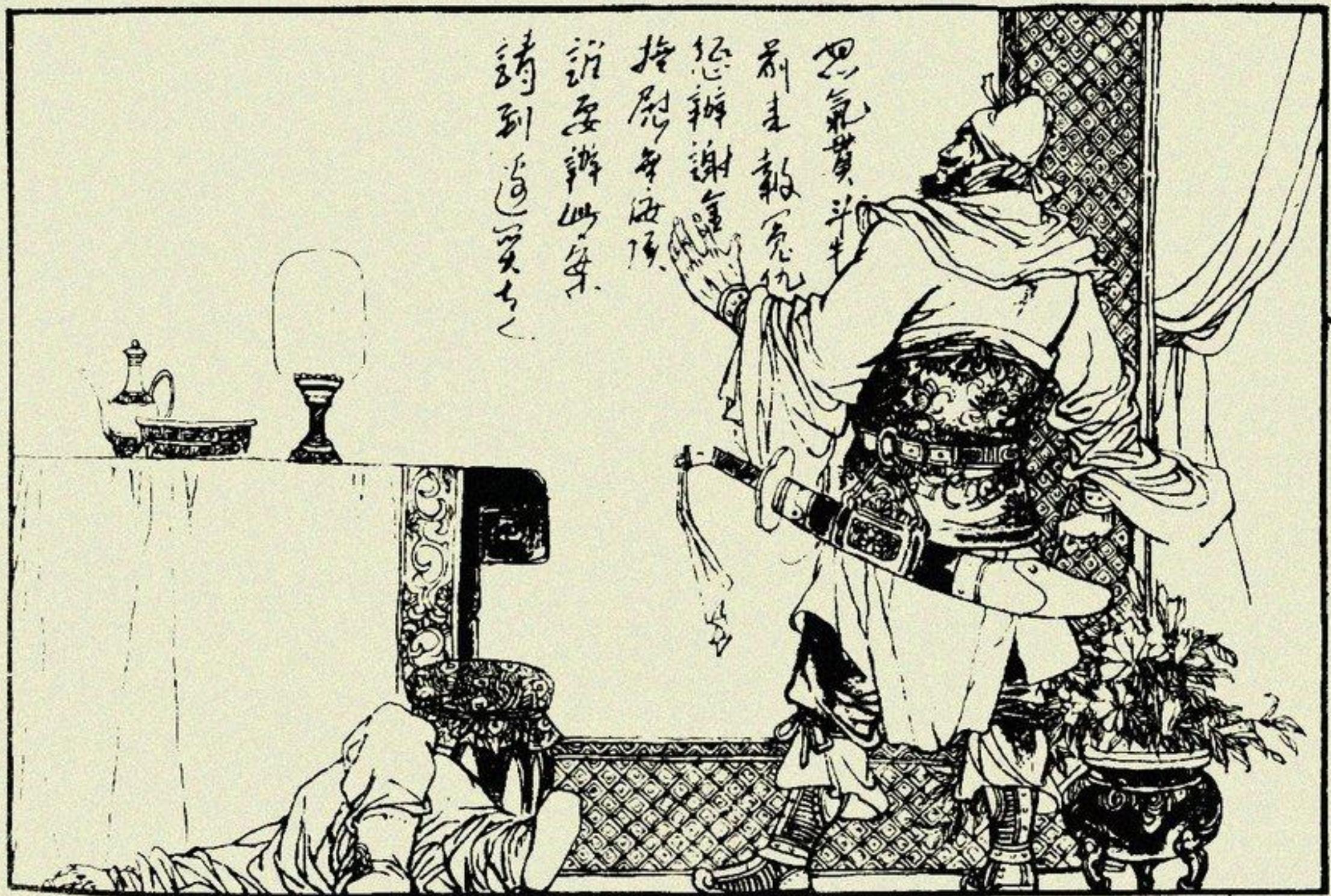
32 焦赞四下搜寻，见桌案的布帘直哆嗦，知道谢金吾钻进了桌底下，伸手把他拖了出来。谢金吾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“好汉爷，你高抬贵手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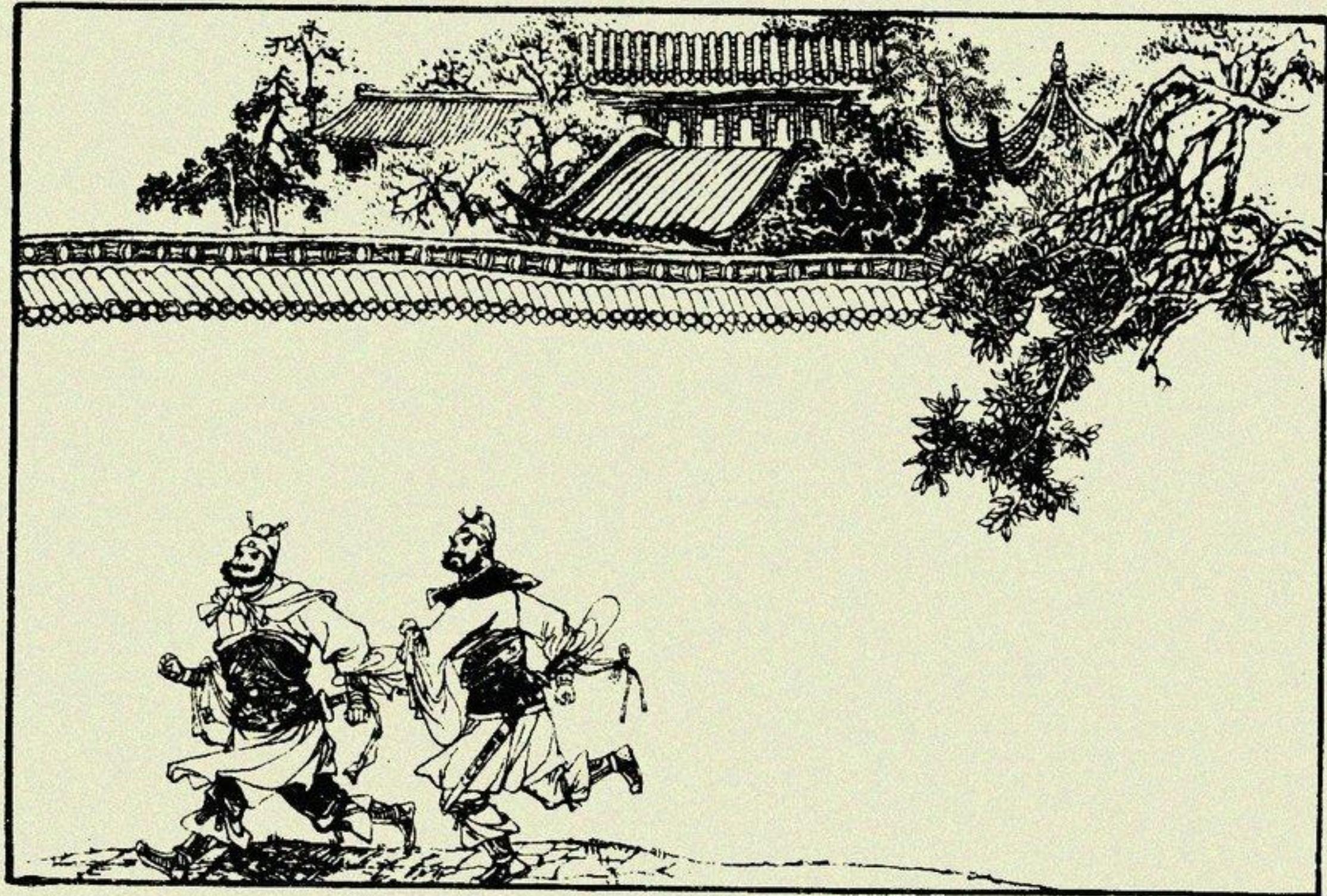
33 焦赞把刀搁在他的脖子上问道：“小子，你是谁？”  
“小人谢金吾。好汉爷饶命，你要什么拿什么！”“我就要  
你的命！”焦赞手起刀落，将谢金吾劈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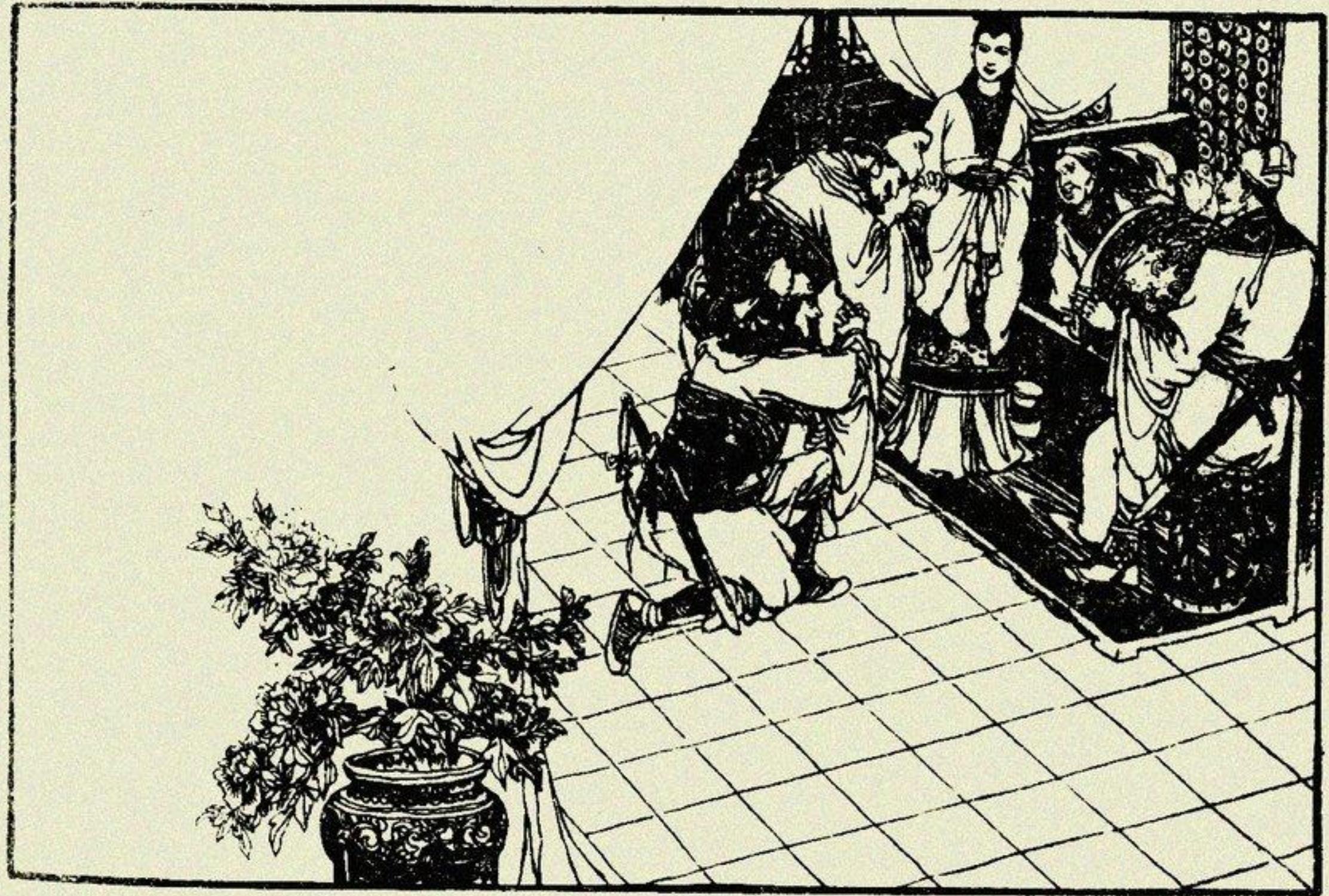
34 这时，谢妻王月荣听到响动，闻声赶来了。她推门一看，见满地死尸，吓得扭头就跑。焦赞一个箭步上前，把她揪住，问得她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儿，知道不是好人，一刀也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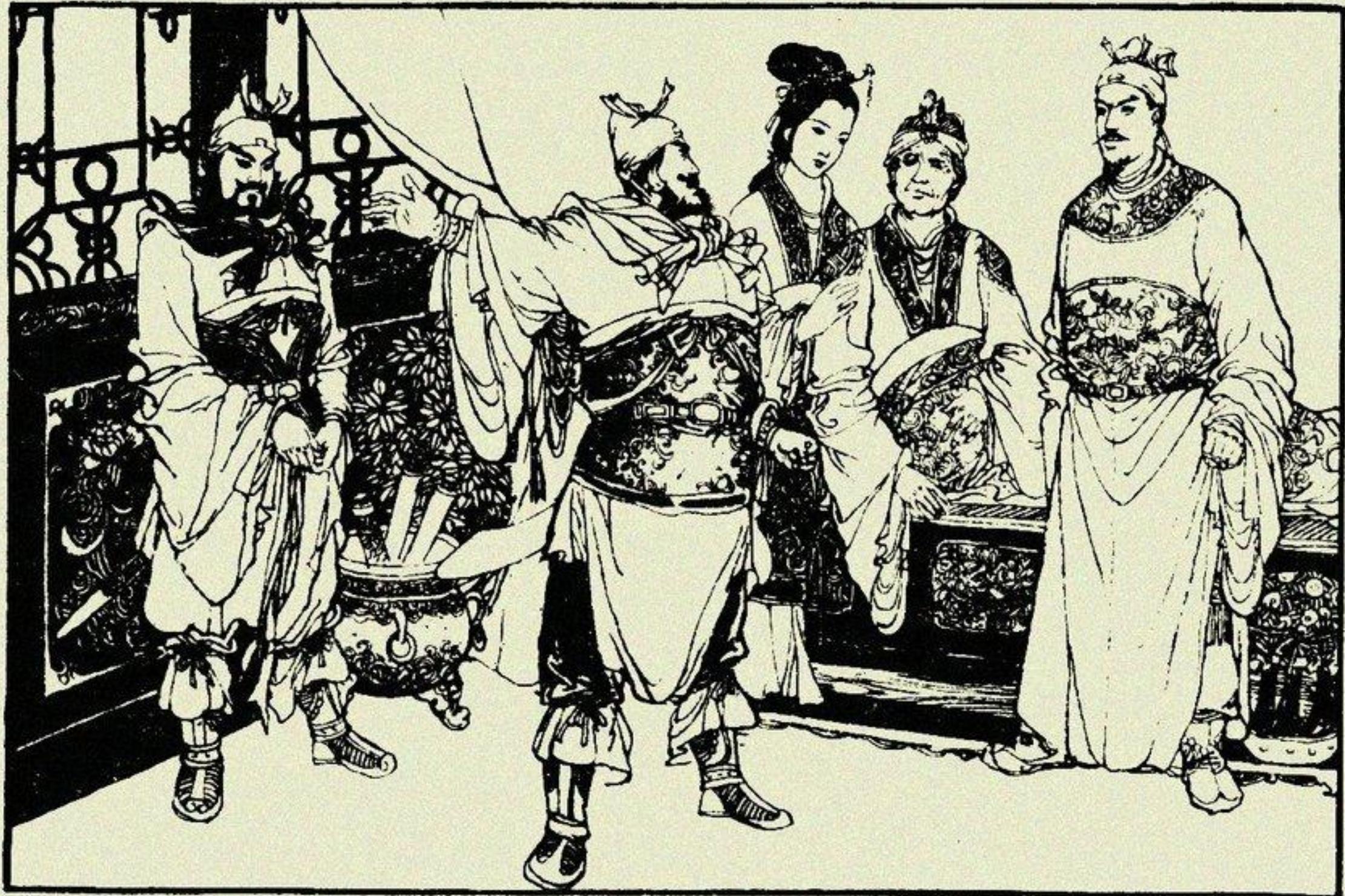
35 焦赞看着地上的六具死尸，心想：这祸惹大了！对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！他找来一支笔，蘸着血往墙上题了一首诗：“怒气贯斗牛，前来报冤仇。惩办谢金吾，抚慰无佞侯。谁要办此案，请到边关走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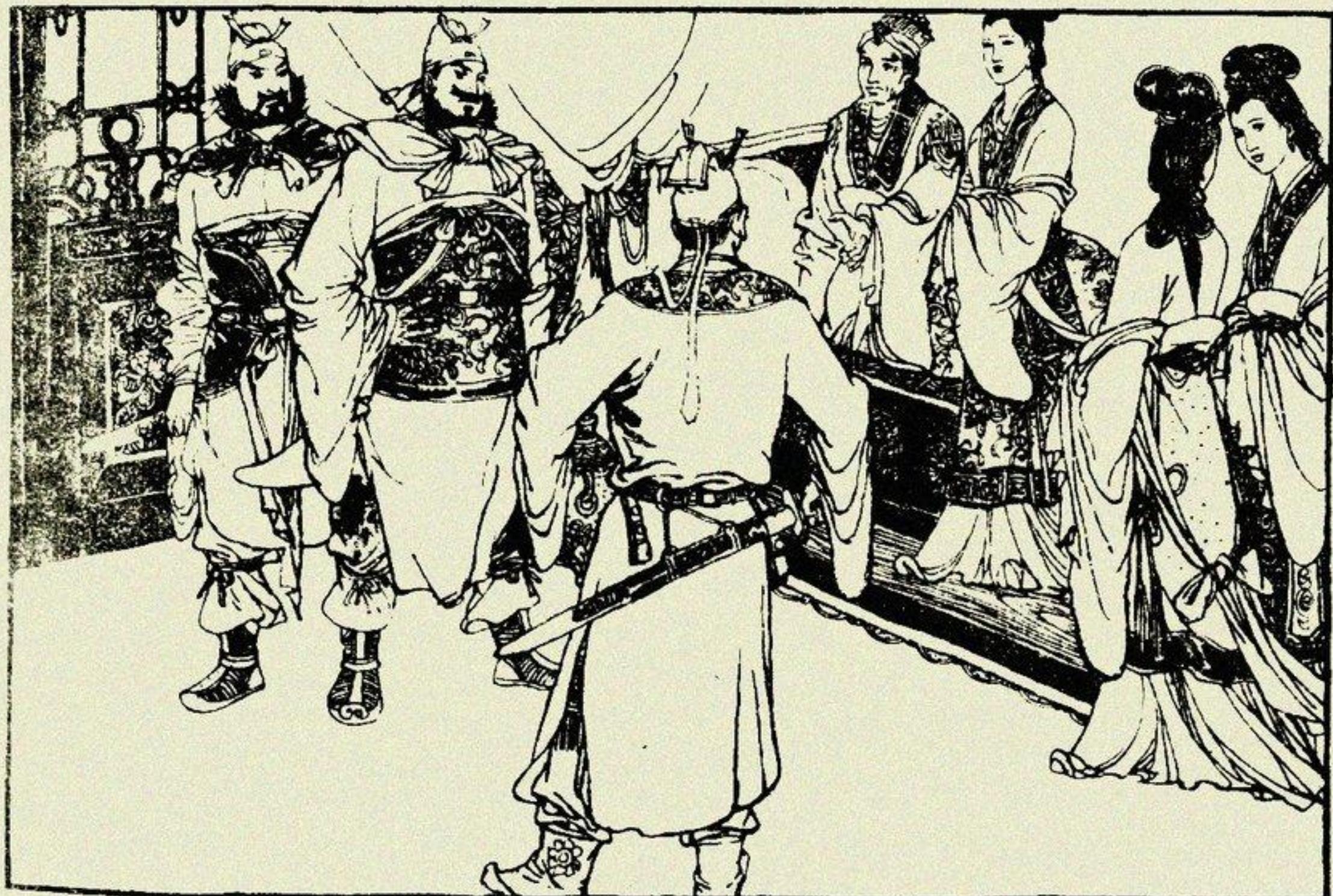
36 焦赞写完，越墙而出，正碰上孟良回来。孟良问：“你救的姑娘呢？”焦赞便把姑娘被打死，和自己杀了谢金吾夫妻等人的事讲了一遍。孟良忙说：“快走！”二人急忙回到杨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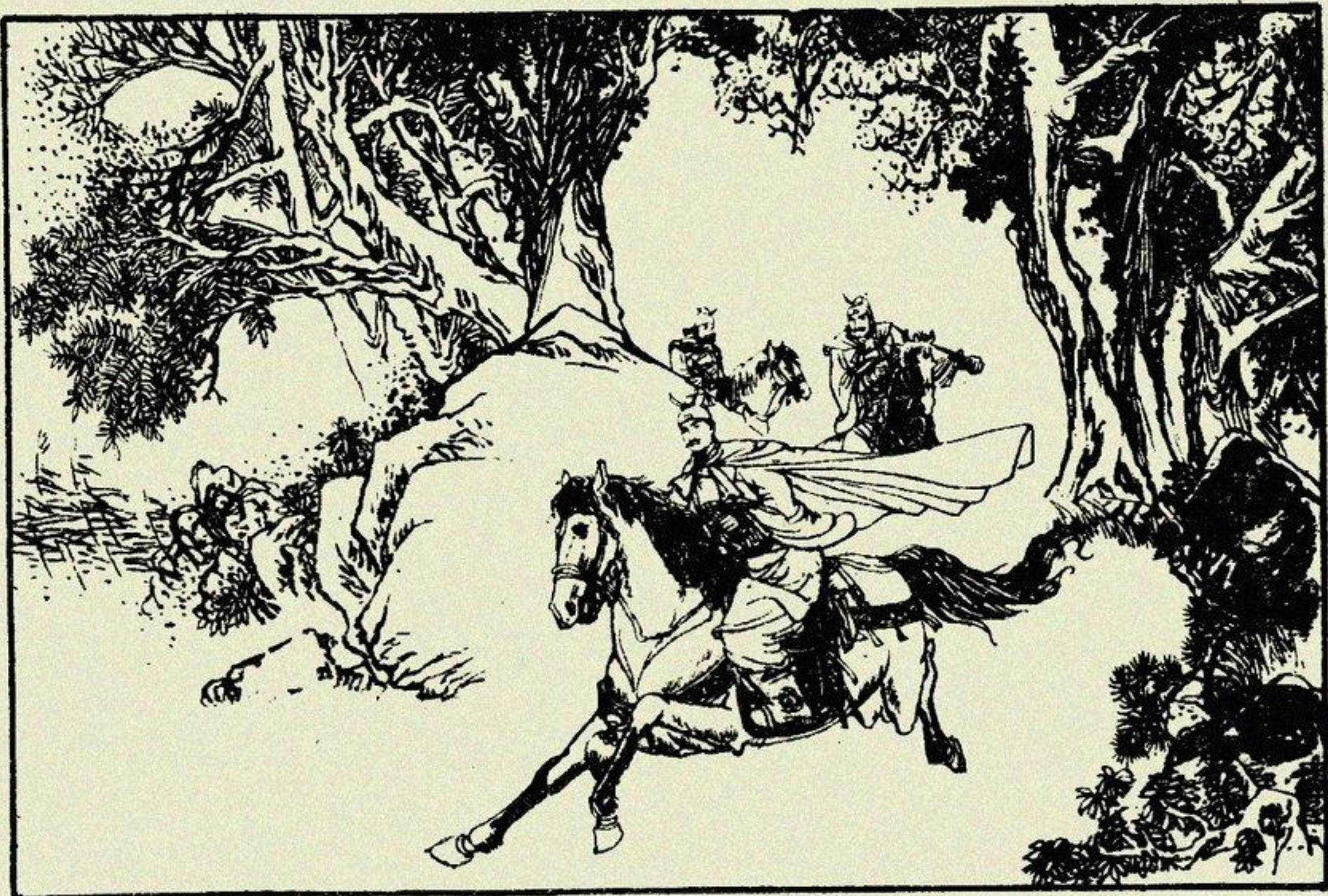
37 这时，余太君正在无佞楼上询问六郎怎么回京的事。六郎搪塞说：“儿是回京办事，顺便探望老娘亲。”没敢提起焦、孟二人。正说着，焦、孟闯进屋向太君叩头道：“盟娘啊，我们也回来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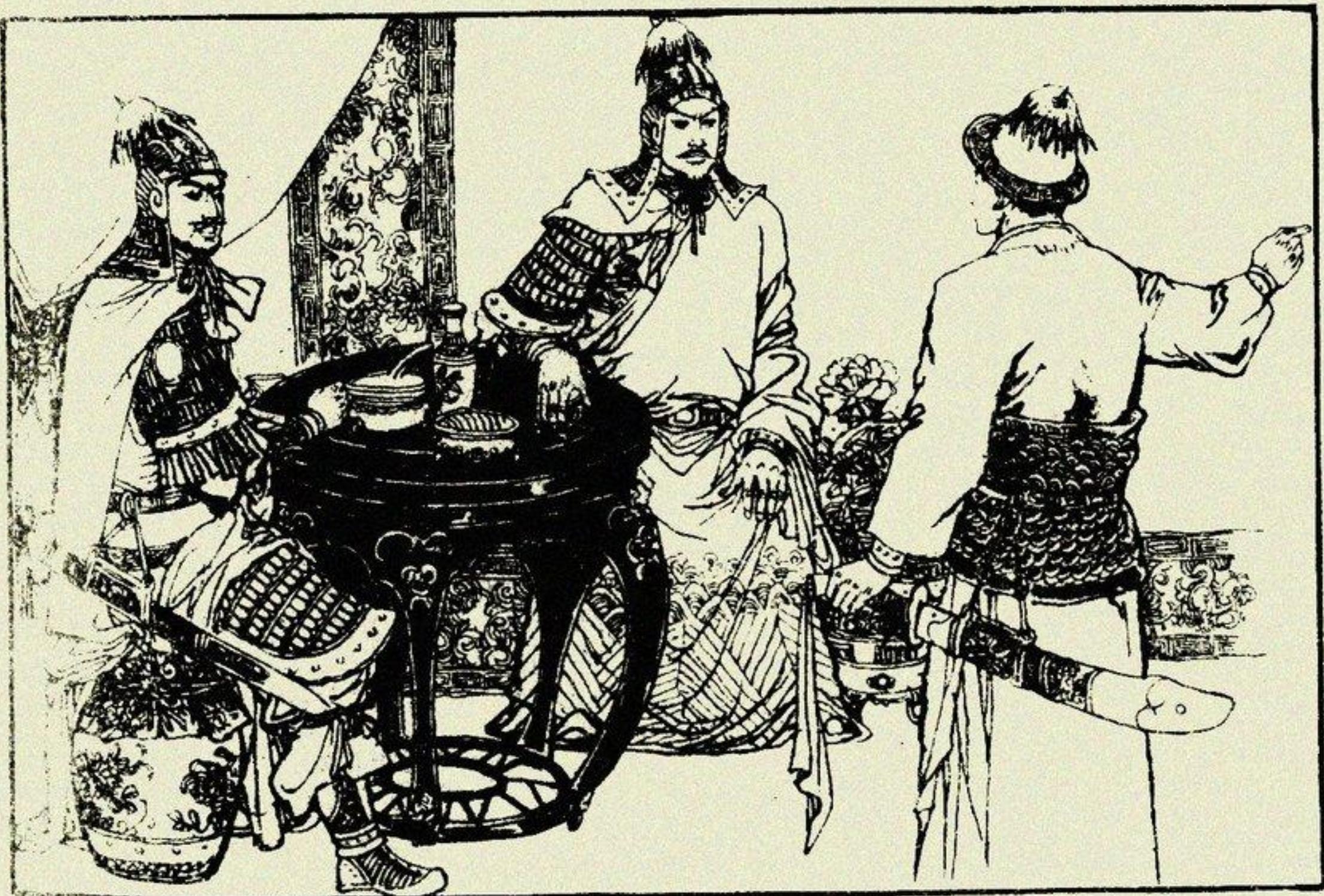
38 太君见焦赞浑身是血，大吃一惊，厉声问道：“焦赞，你身上血迹从何而来？”焦赞把杀人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六郎也不敢再撒谎了，便如实地向太君讲了回转京城的经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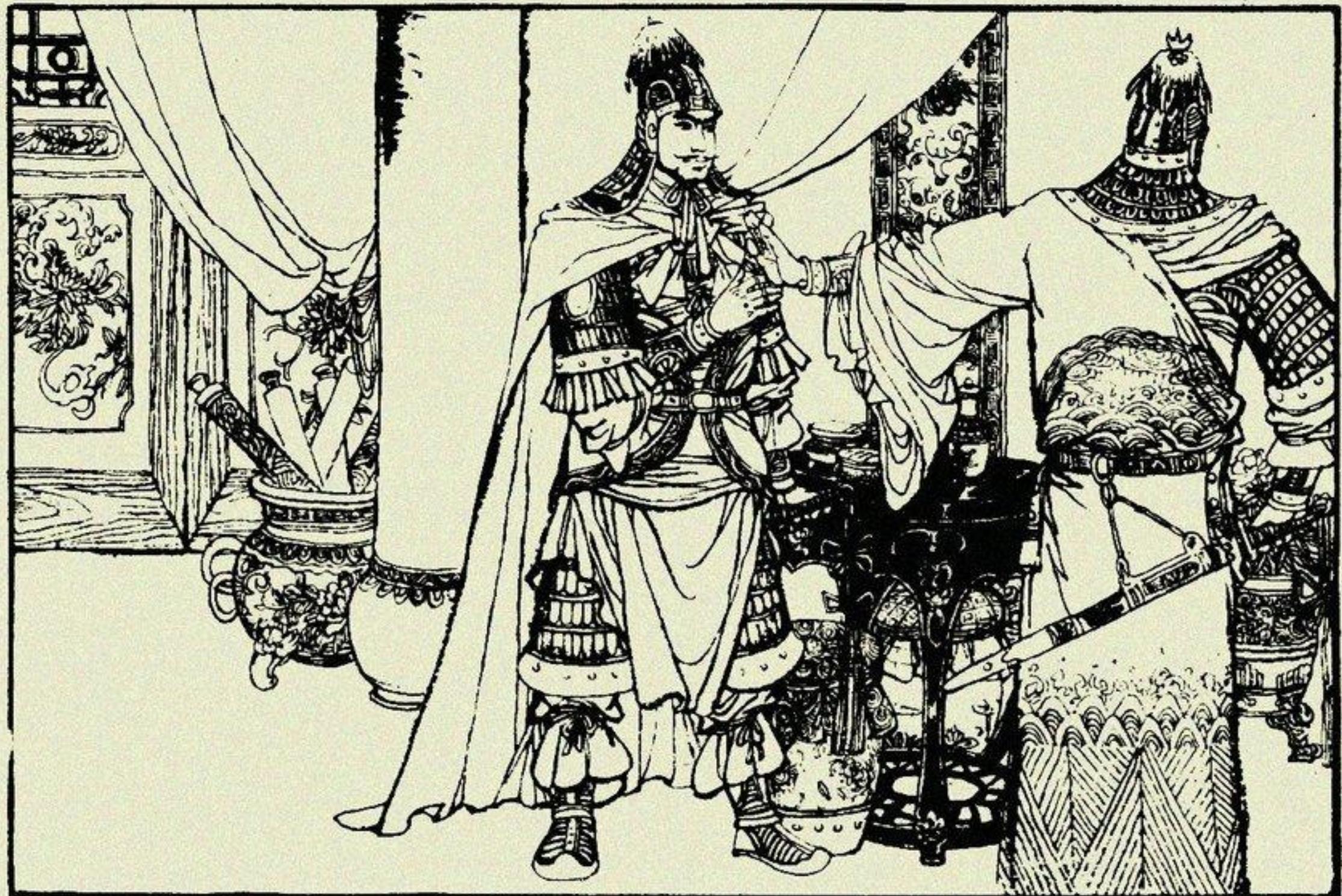
39 太君听罢，急得出了一身大汗。她想：杨景私离边关，焦赞又杀了新科状元，其罪非小！想到这里，忙对六郎说：“京城不可久留，你们三人快回边关，这里一切有我来管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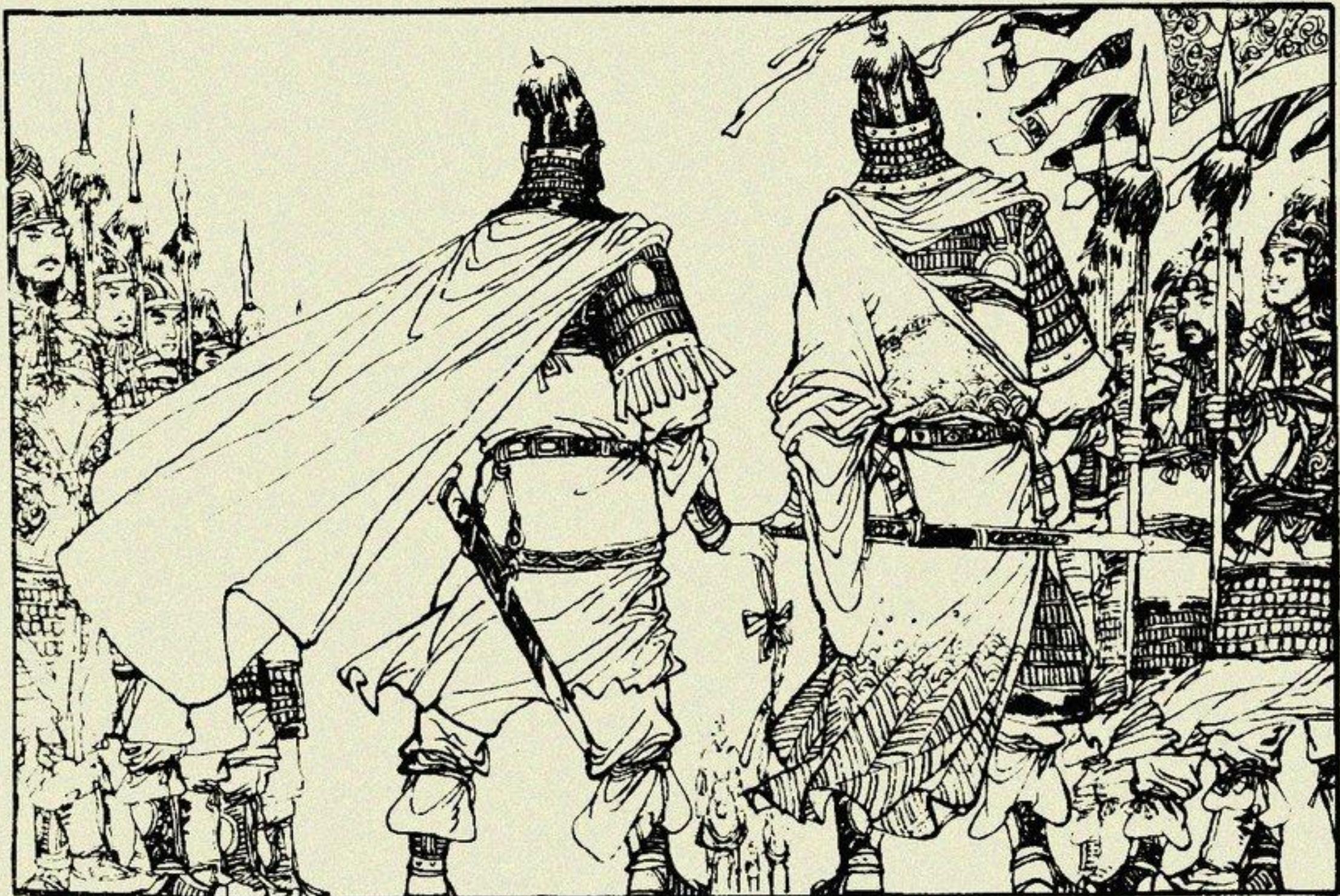
40 六郎见事已至此，再也无话可安慰老娘了，便叫焦赞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三人收拾了一番，黎明时分，离天波府，出京城，马不停蹄向边关飞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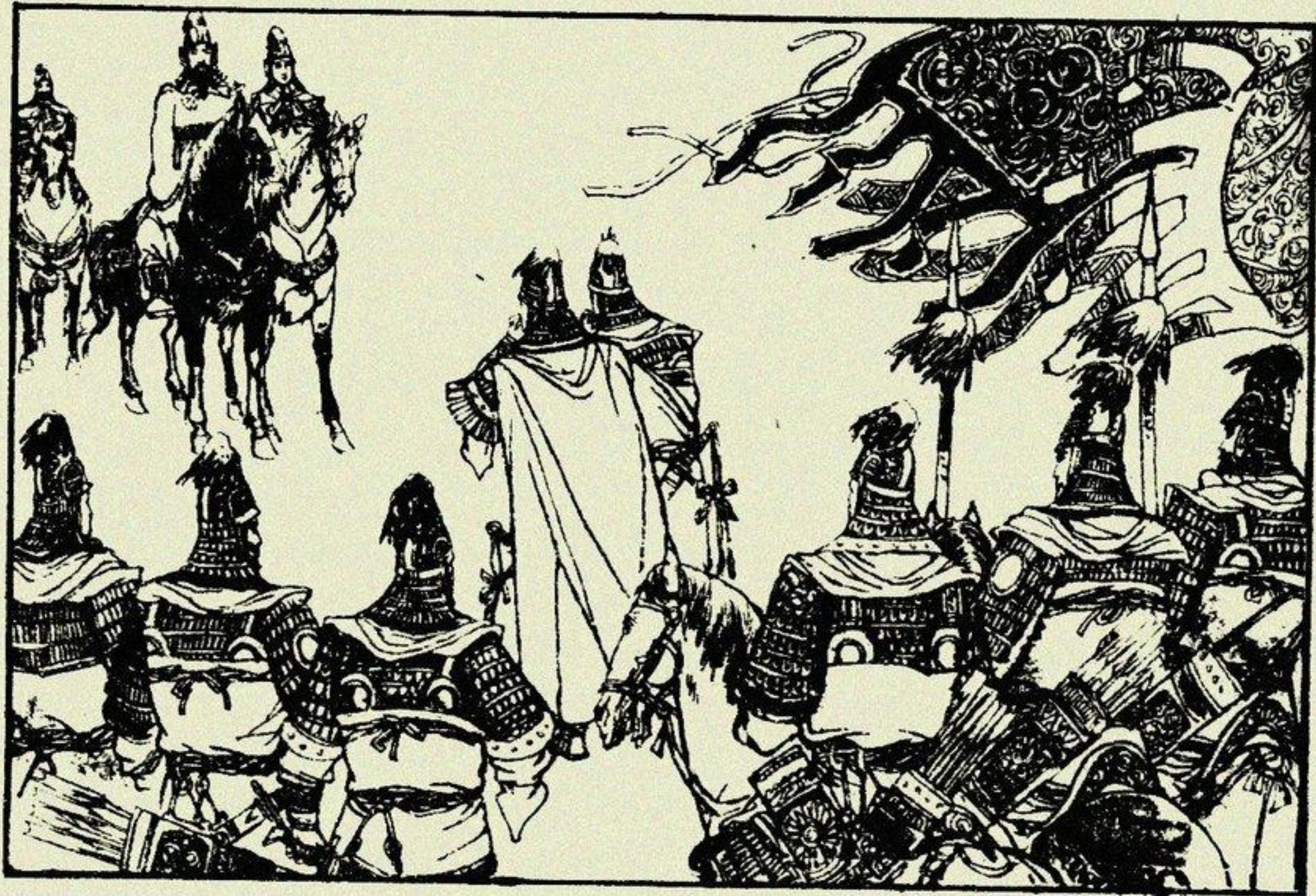
回到边关第二天，六郎正在帅府后堂与岳胜饮酒解闷，忽然中军官来报：“钦差驾到，请元帅前去接旨。”六郎一听，料到是京城的案犯了！



42 岳胜见六郎神态惊慌，忙问：“六哥，出了什么事？六郎不愿叫岳胜担忧，便说：“没什么，我一路鞍马劳顿，精神不爽。快击鼓聚将，迎接钦差。”



43 六郎率领边关众将，来到帅府门前一看，只见二十多名御林军分列两旁，中间有员武官，手捧圣旨，神态高傲地坐在马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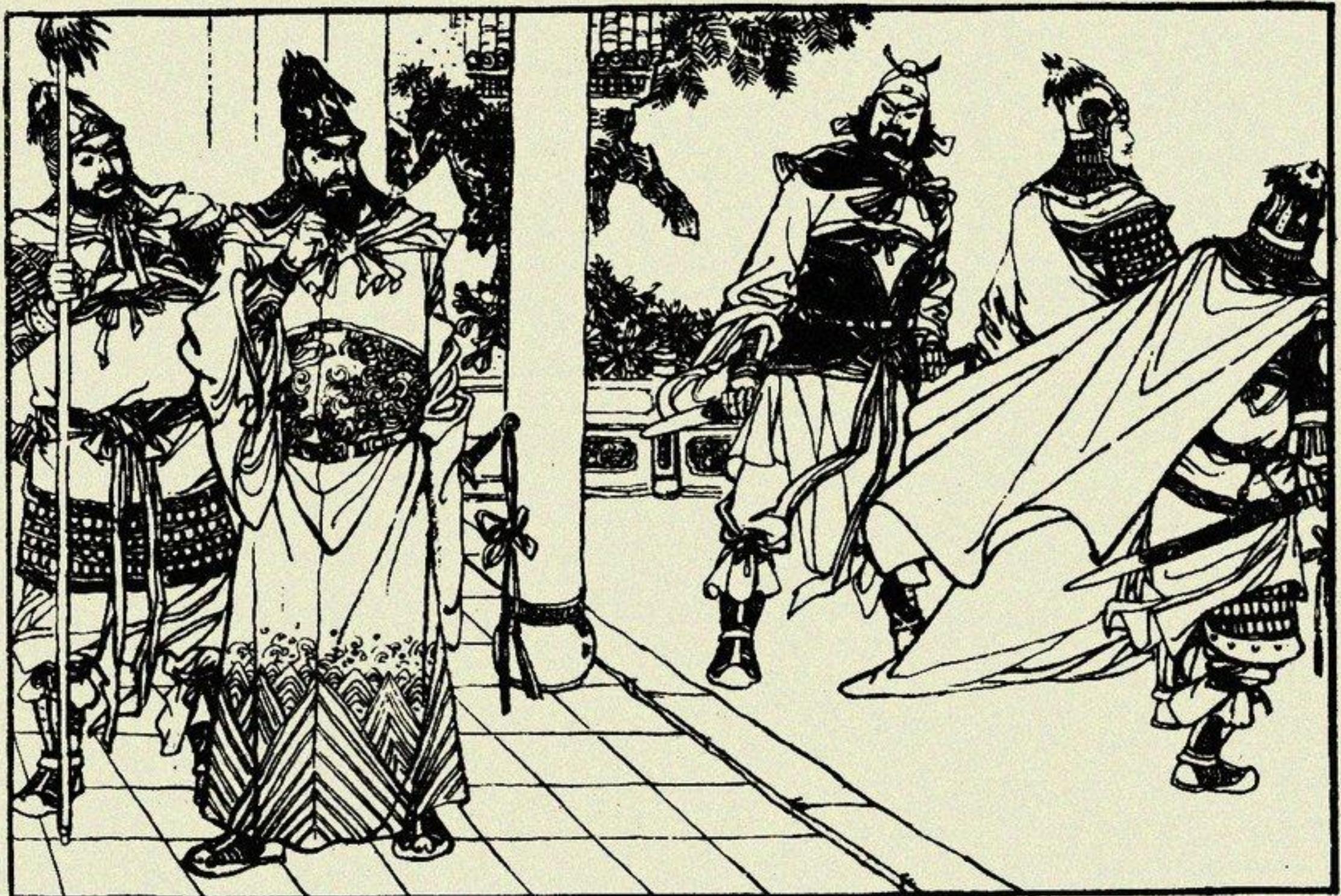
44 六郎走到马前躬身施礼道：“钦差在上，杨景迎接来迟，望乞恕罪。”按理，那钦差应下马还礼，可这家伙只说了句：“罢了，头前带路，到帅堂接旨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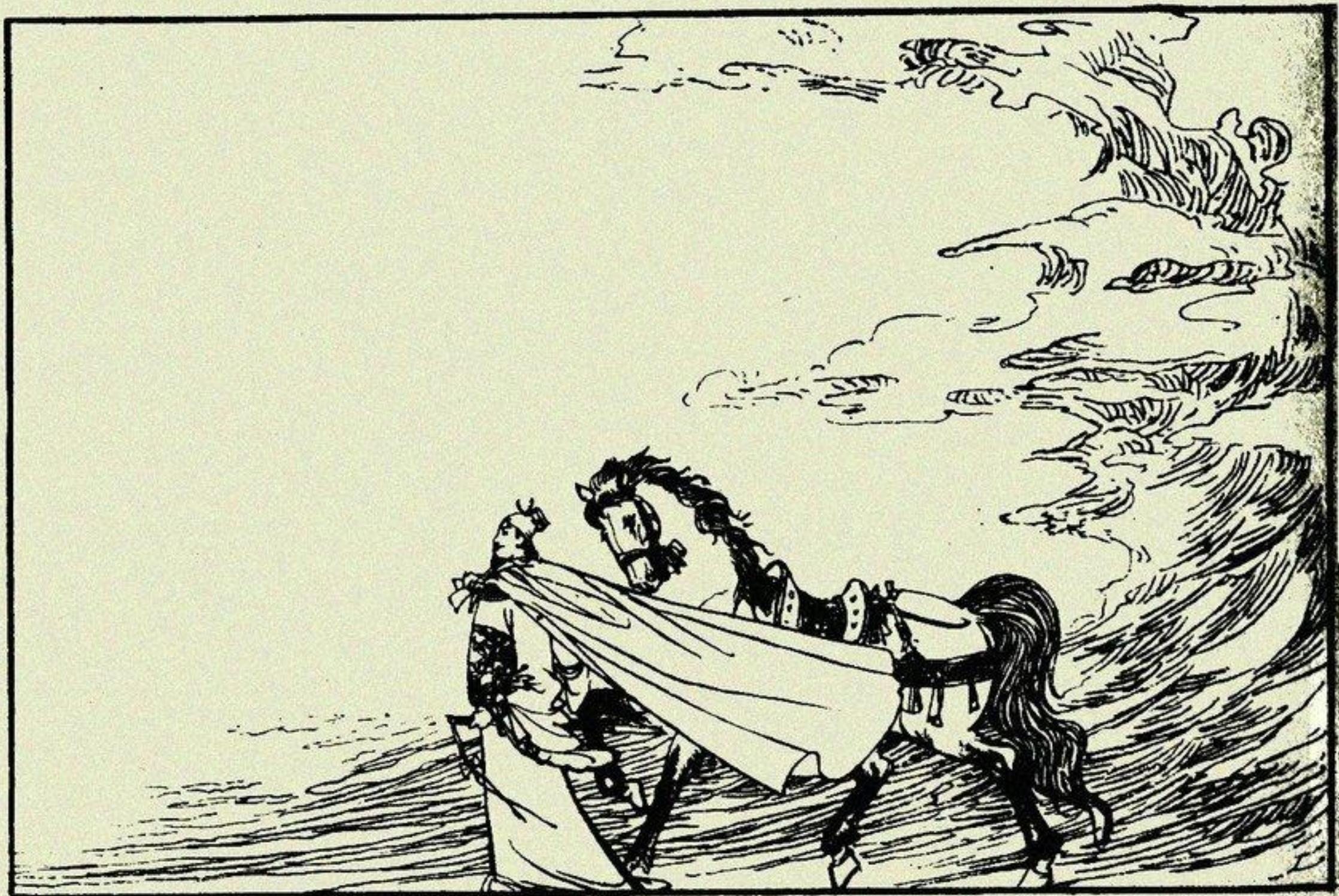
45 来到帅堂，摆好香案，六郎和众将一齐跪倒。钦差  
圣旨宣读：“边关大帅杨景，即日回朝。特命钦差狄玉  
展陶代理三关大帅。望旨谢恩。”众将一听，全愣了：为何调  
六哥回京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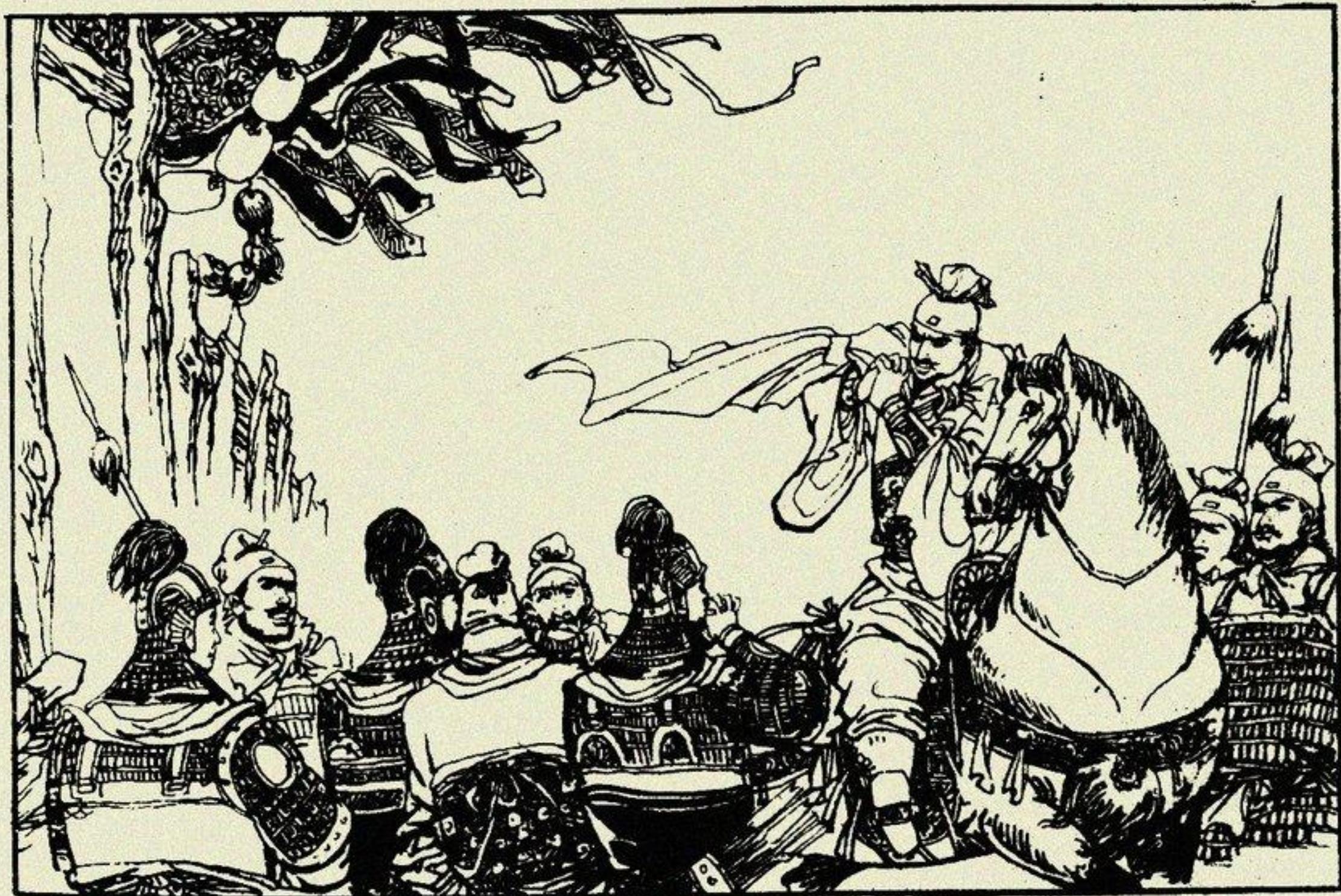
46 六郎心里明白，定是为谢金吾一案。他转身对众将道：“众位将军，我回朝见驾，望你们跟新元帅同心协力，共守边关。”说罢将元帅大印交给狄玉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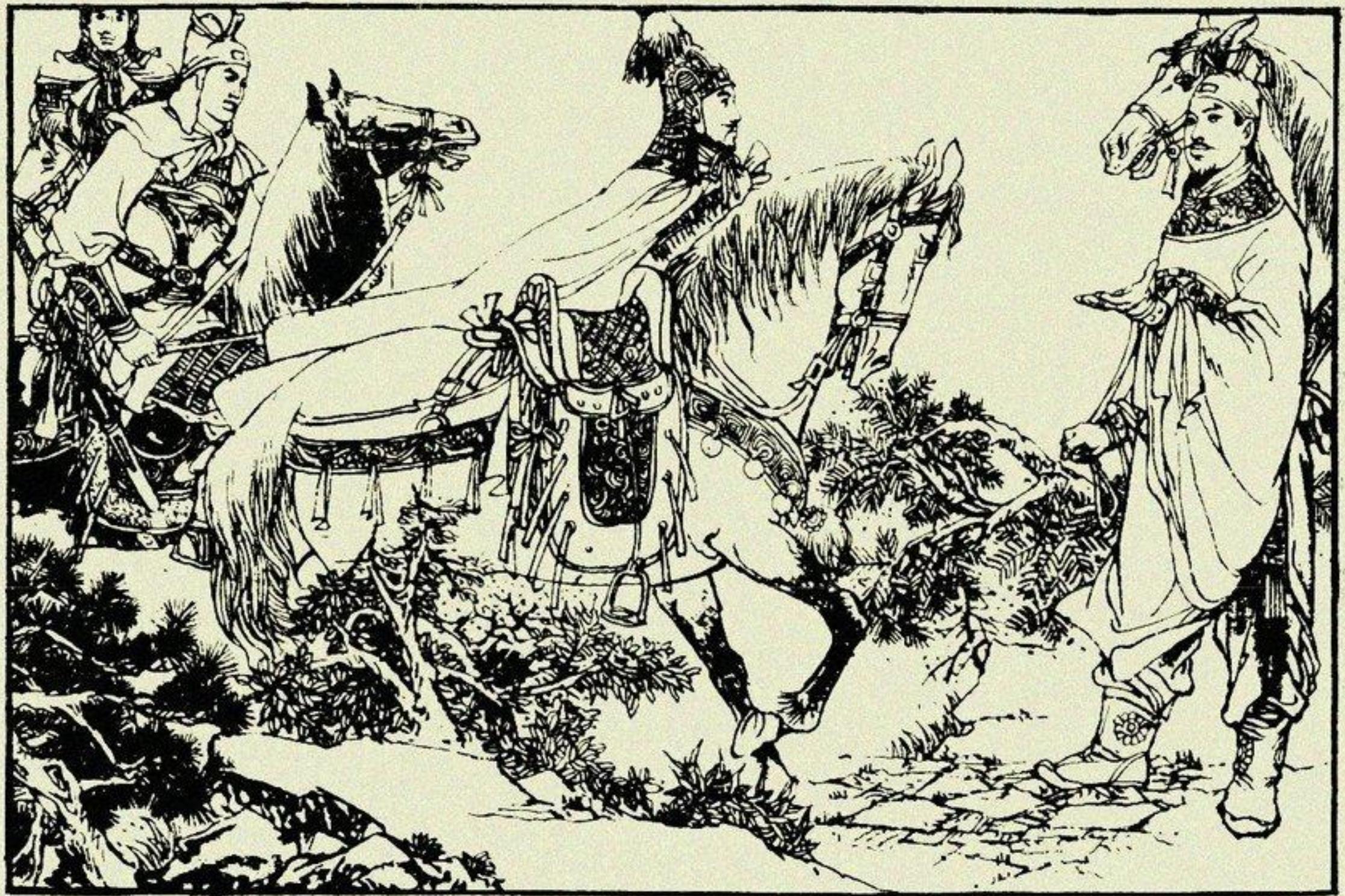
47 六郎走出帅堂，众将的心也都跟着他飞去，谁也没理睬新元帅。狄玉陶看出此情，心想：怪不得老恩师王强说边关众将都是杨景的心腹，果然不假。哼！我要治治他们！他故意不发将令，不让众将前去送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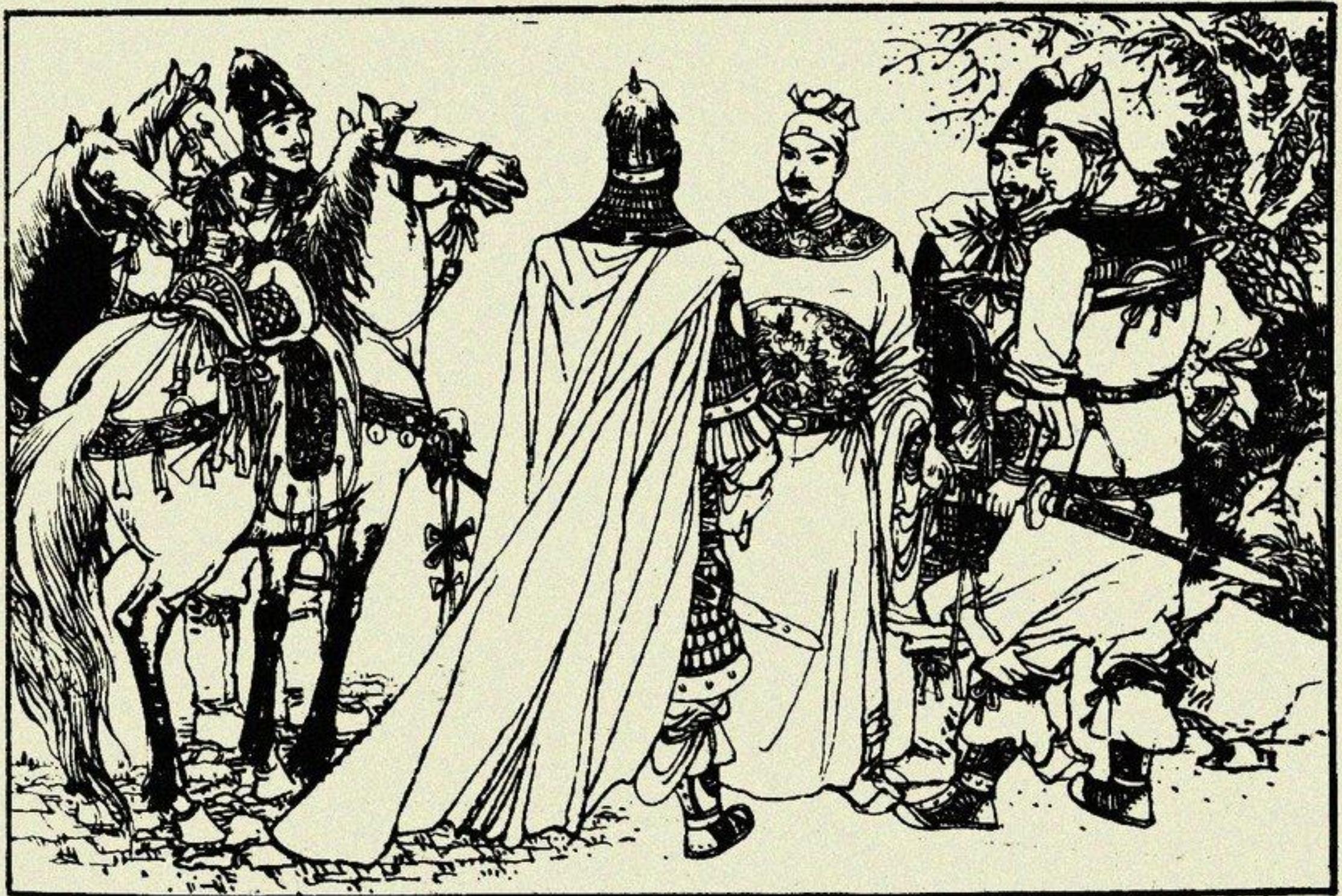
48 再说六郎回到帐中，担心焦、孟二人遭受牵连，便不等众将来送行，草草收拾了一下，就牵马出了营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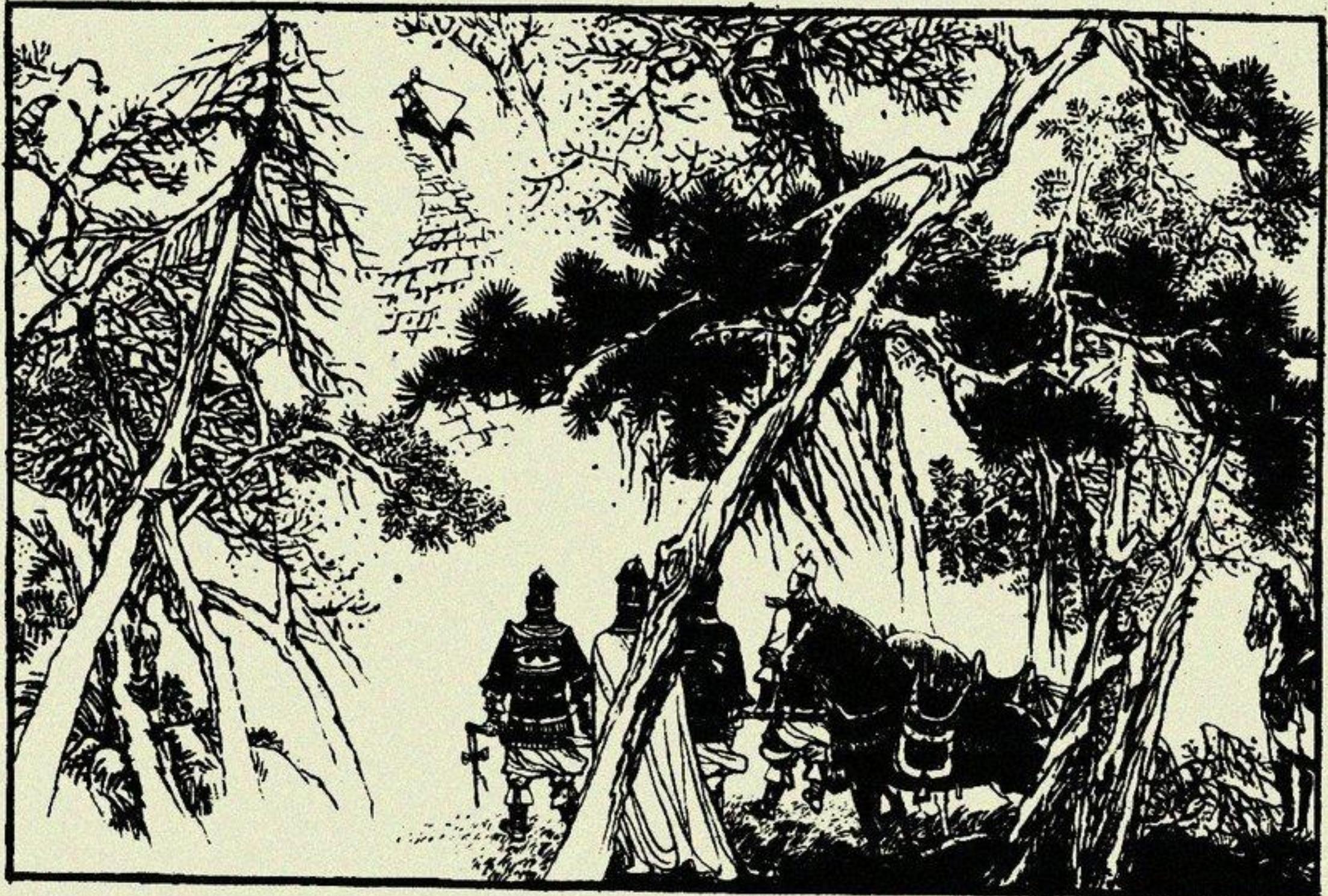
49 守营门的军士见六郎要走，想起元帅平日待他们亲如兄弟，都十分留恋地说：“杨元帅，众将还没送行，为何急着要走？”六郎说：“圣旨不能耽误，咱后会有期。”说罢，飞身上马，急驰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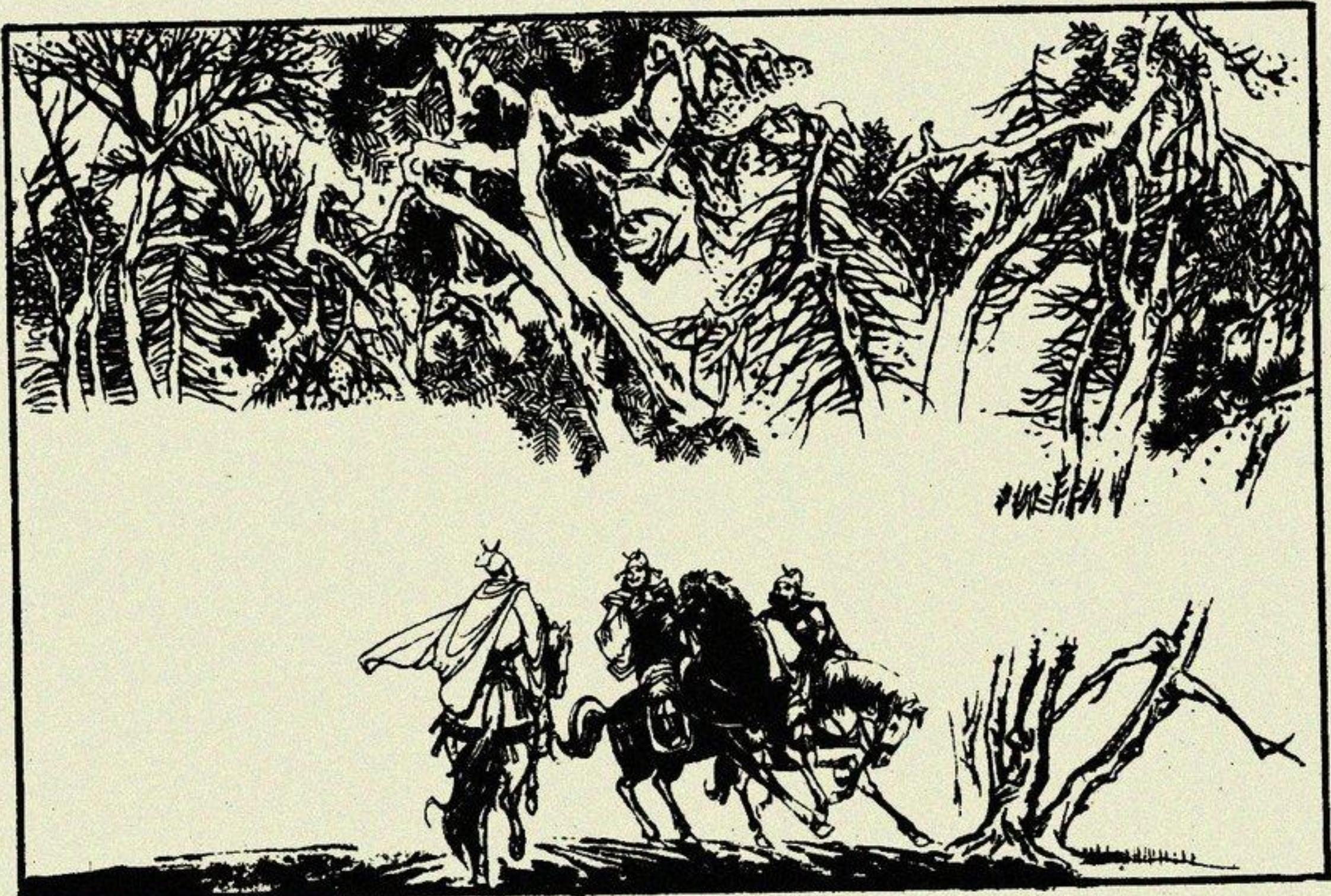
50 六郎跑出三十多里，忽听后边有人高喊：“六哥慢走！”六郎回头一看，只见岳胜率领杨兴、岑林、柴干等众飞马赶来，只少孟良、焦赞。他只好跳下马，等待众弟将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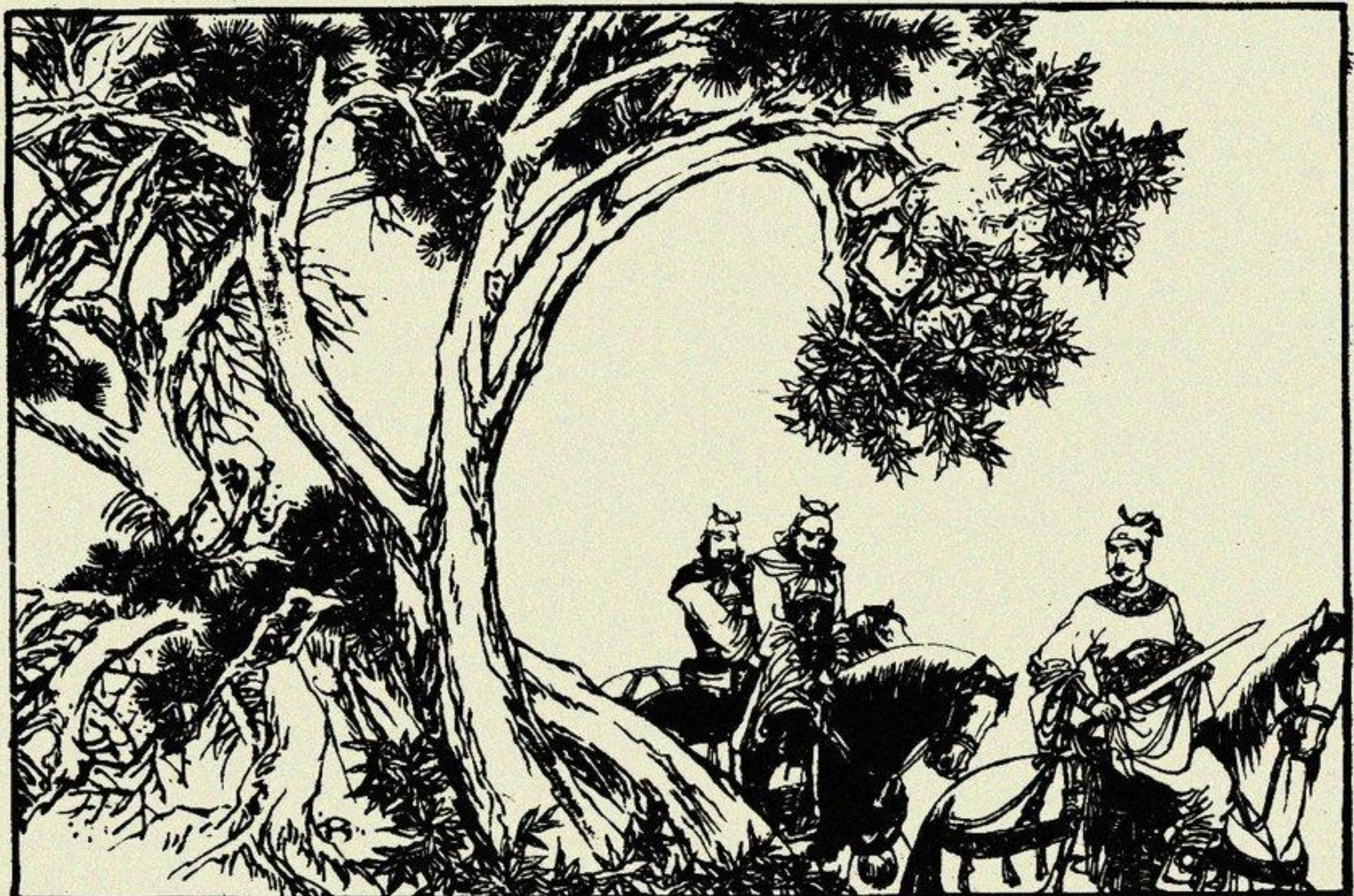
51 众将赶到跟前，翻身下马。岳胜拉住六郎的手说：“六哥，你怎么不辞而别呀！新元帅给了我们半个时辰，叫我们前来送行。”六郎一听忙说：“工夫太短，你们快回去，晚了新元帅会怪罪的！”



52 众将执意要送，大家边走边谈，送出六七里路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。众将望着六郎的背影，直到拐过山弯不见了才一齐上马，赶回营地。



53 六郎打马正往前行，忽见孟良、焦赞从树林里窜出来。孟良说：“六哥呀，我们知道准是那案犯了，主意是我杀出的，不能叫你受屈，咱们一起进京。”焦赞说：“人是我杀的，罪过我担当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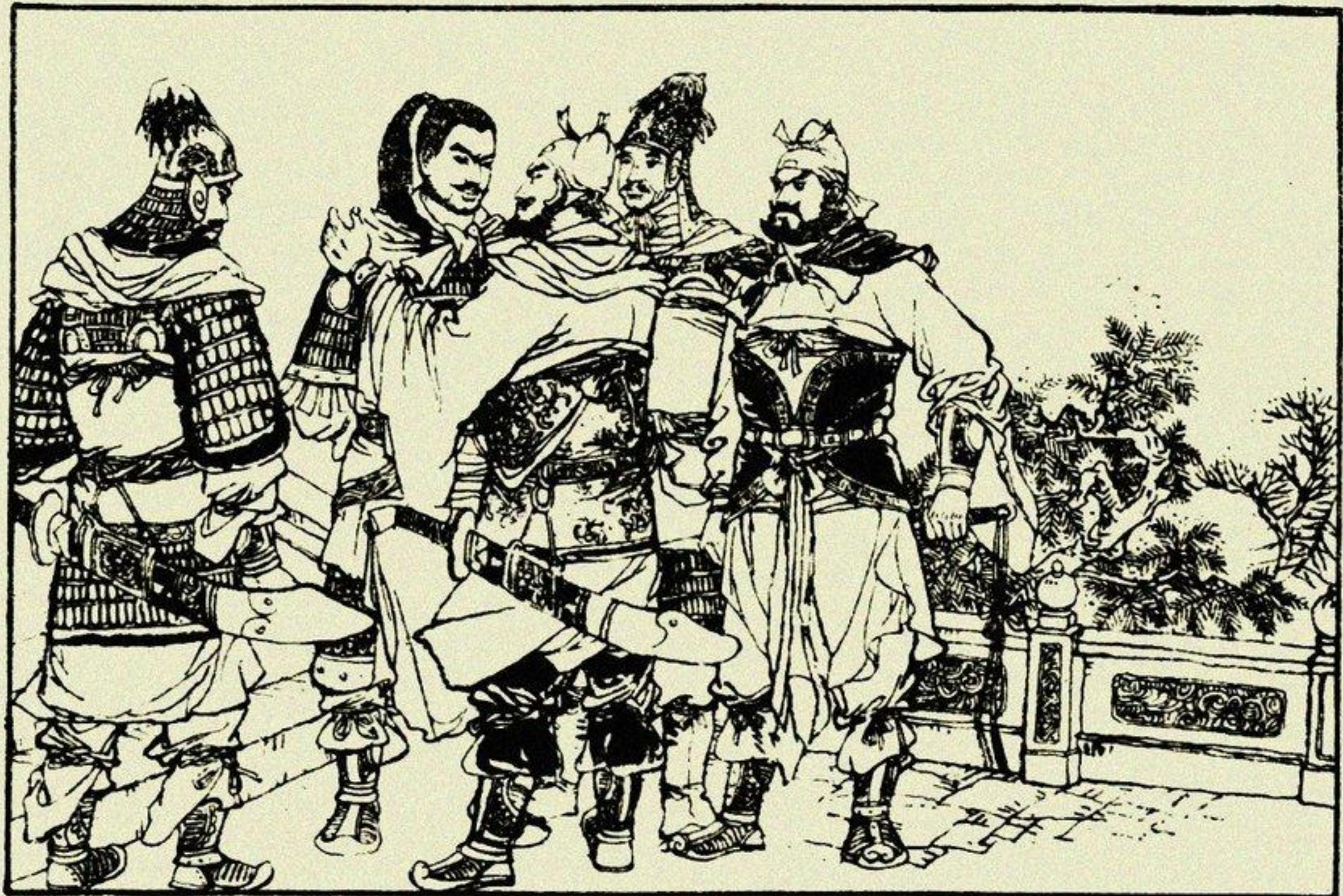
54 六郎知道用好言语难以把他们劝回去，便用了个激将法，他把脸一变，厉声斥责道：“我真后悔结交了你们两个占山贼，野性难改，给我惹下了大祸。咱们从此绝交！”说着抽出宝剑，割断袍襟，头也不回地打马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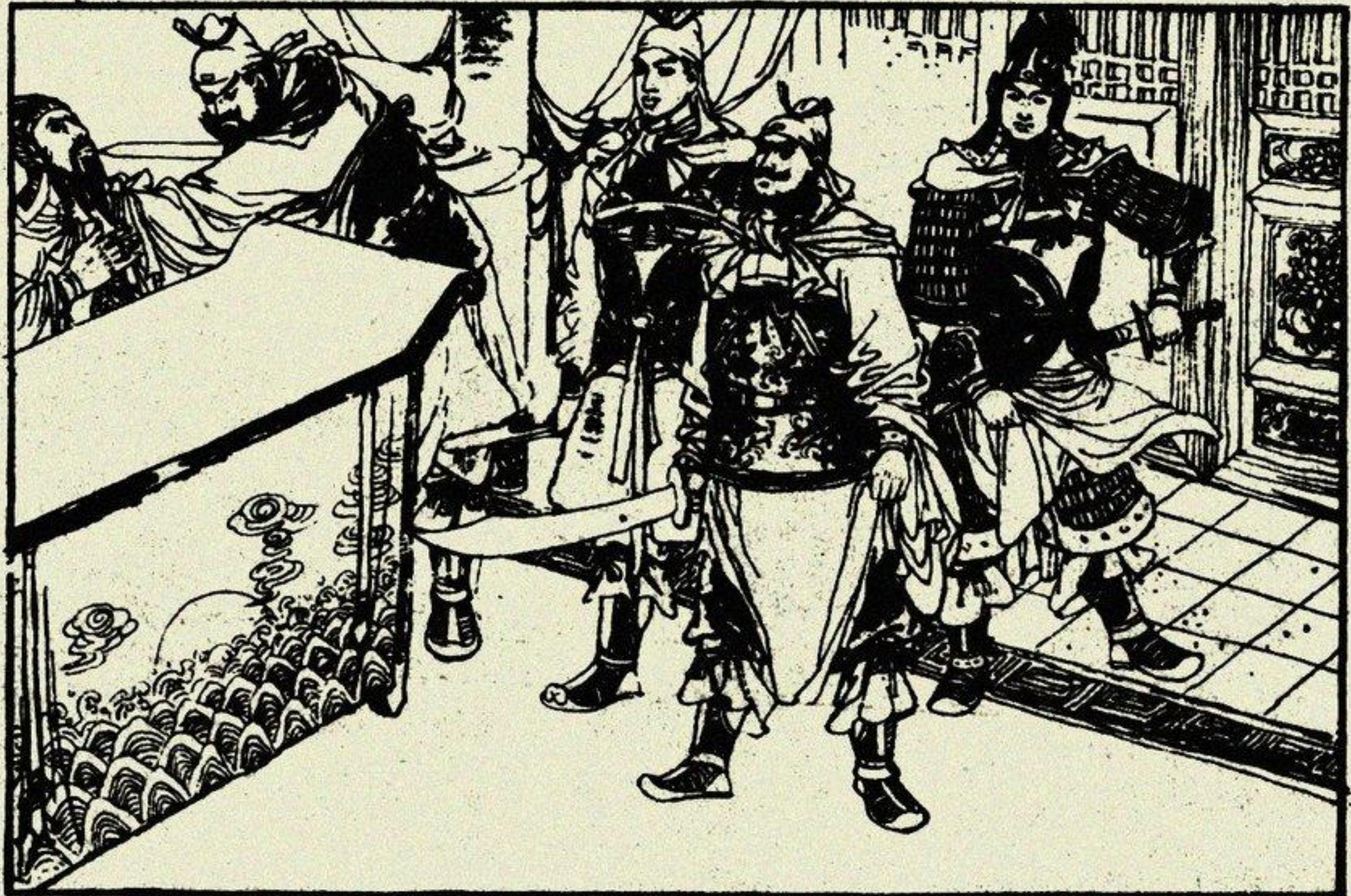
55 这一招真灵，焦、孟二人见六郎割袍断义，气得拨转马头就往回走。可是走了一段，二人又觉得不对味。孟良说：“六哥向来对朋友宽宏大量，今天怎么突然变脸？啊！这是故意气咱们，怕咱们跟着。”



56 焦赞说：“咱先回去，向新元帅问明调回六哥的原因，再作道理。”二人飞马奔边关，回到帅府门前一看，大吃一惊。只见柱概上绑着岳胜要开刀问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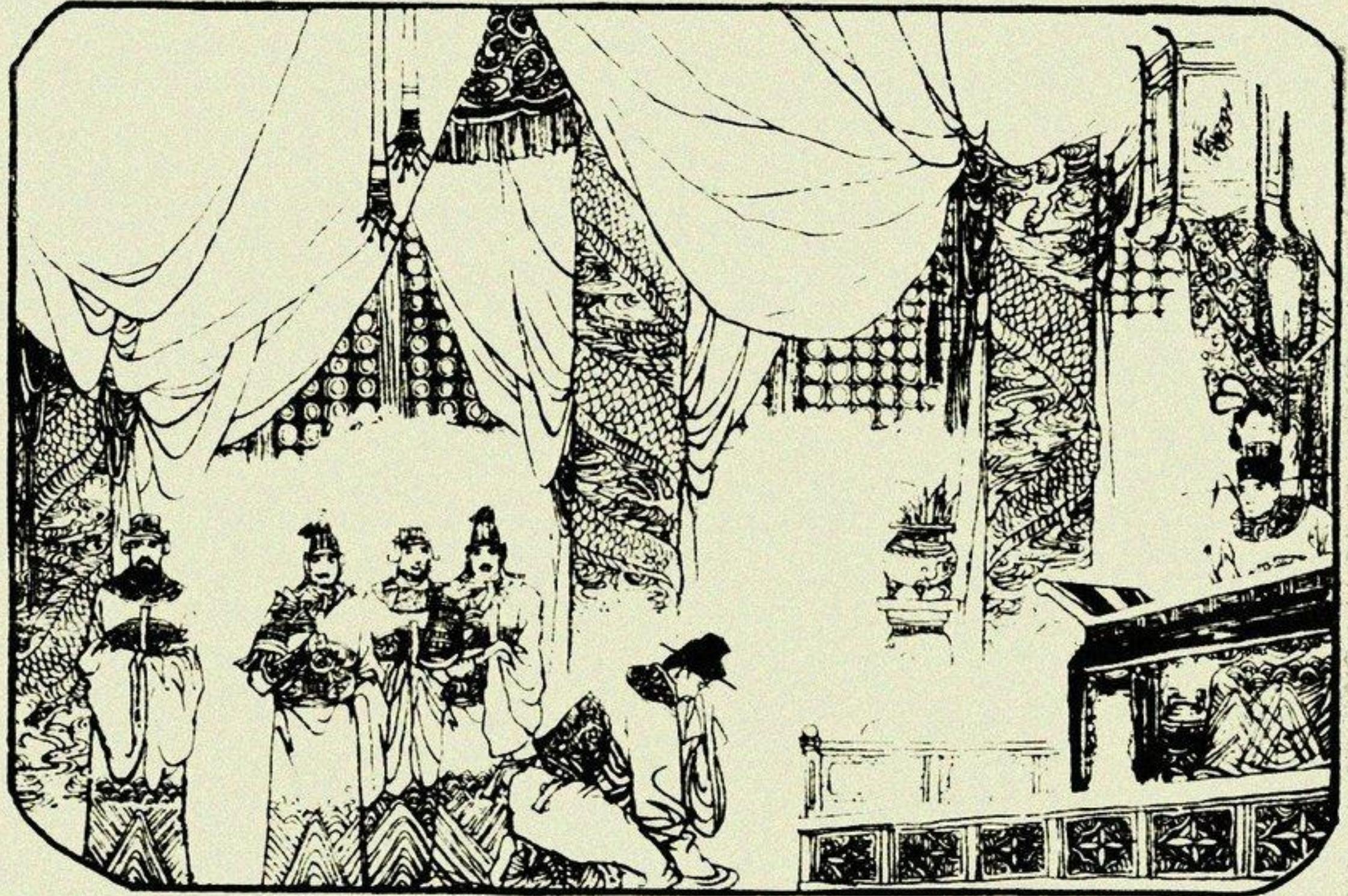
57 他们问岳胜犯了什么罪？岳胜叹息道：“唉！我们上当了！狄元帅给了半个时辰假，让我们去送六哥，回来他说误了三卯，便拿我问罪，说要杀一儆百。”孟良气得骂道：“这小子存心找茬，我去找他辩理！”



58 焦、孟二人大摇大摆走进帅堂，也不行礼，开口就说：“我们讲个情，把岳胜放了吧。”狄玉陶执意不允，孟良急了，上前揪住他的衣领骂道：“我看你小子一来就沒安好心，快说！放不放？”



59 孟良说着把剑往他脖子上一搁：“小子，说实话，为什么把我六哥调进京？”狄玉陶吓得浑身哆嗦，先传令放岳胜，然后说了调六郎回京的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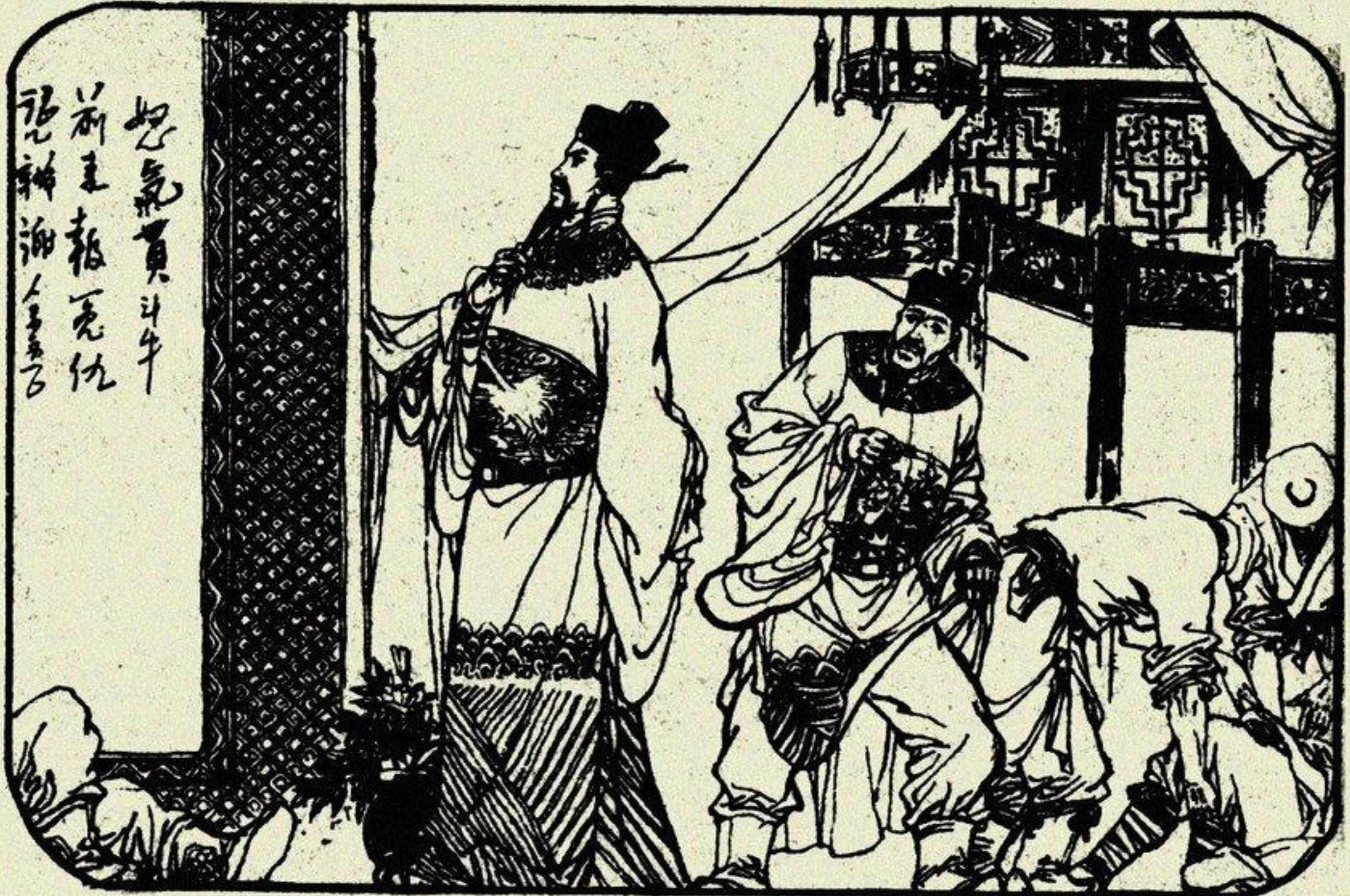


60 原来，谢金吾被杀那天晚上，家人连夜给王强送信。王强五更上朝，含泪面奏真宗。皇上听后吃了一惊，立刻传旨，命双天官寇准和王强前去验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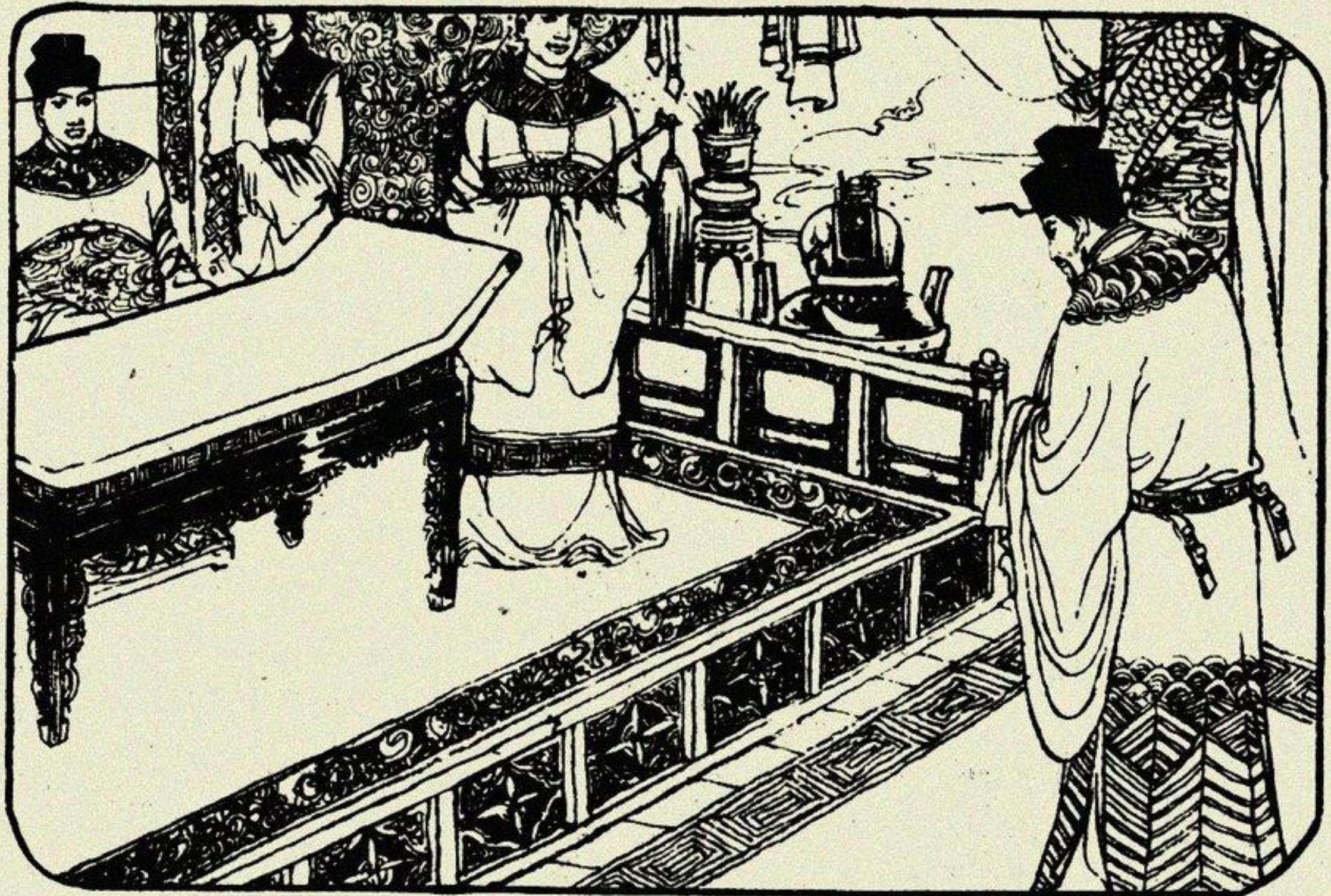


61 来到状元府厅堂，只见血泊中躺着谢金吾夫妇和四个家人，还有个唱曲姑娘。寇准抬头又见墙上有首诗，默默念完，吃了一惊，心中暗想：从诗上看是杨府人杀的，杀人怎么还留诗呢？

怒氣負斗牛  
前主報冤仇  
忠神湘江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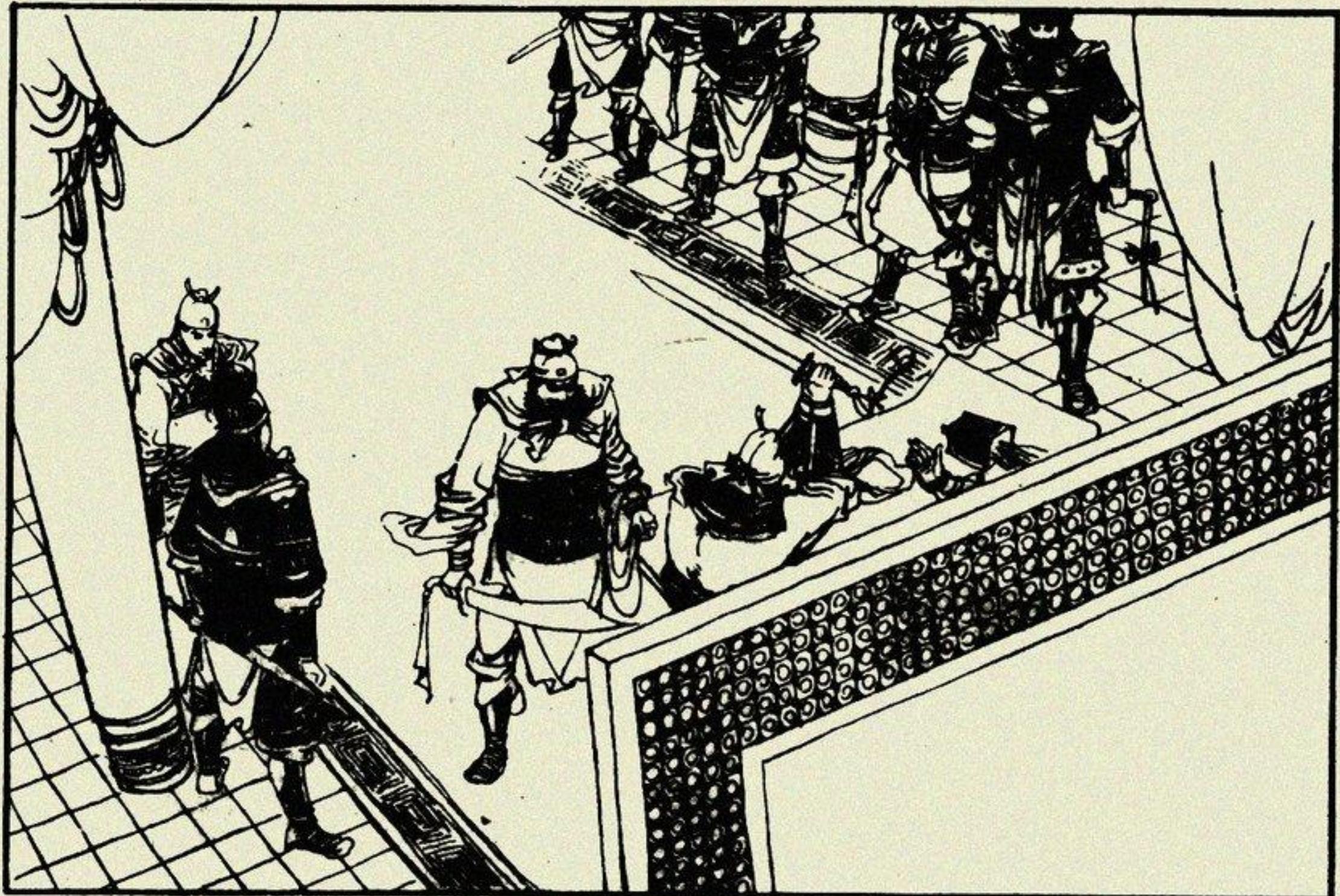
62 这时，王强也看到了这首诗，他气愤地说：“好啊！这分明是杨景杀人留诗，他好大胆呀！简直无法无天！”说罢转身出府，上金殿去告杨六郎。



63 皇上闻奏大怒，要马上传旨调六郎进京问罪。寇准上前奏道：“万岁且慢！六郎远在边关，怎能进京杀人？万一有人栽赃陷害呢？再说将六郎调进京，三关靠谁把守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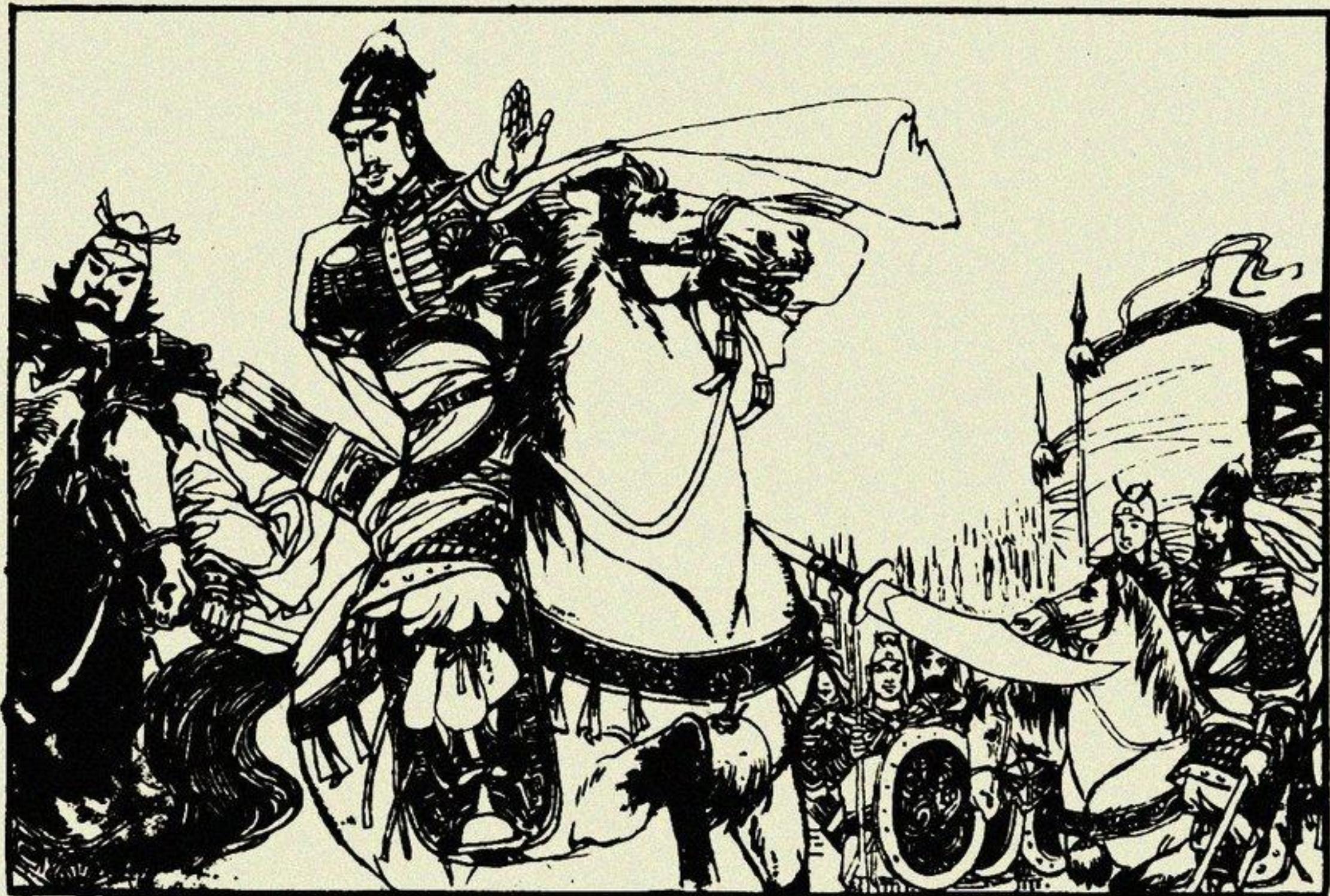
64 王强贼眼珠一转，乘机奏道：“诗句牵连杨景，理应调京审问。我有个学生狄玉陶，现在兵部当差，文武全才，叫他去代理三关大帅。”皇上点头准本。就这样，狄玉陶来到边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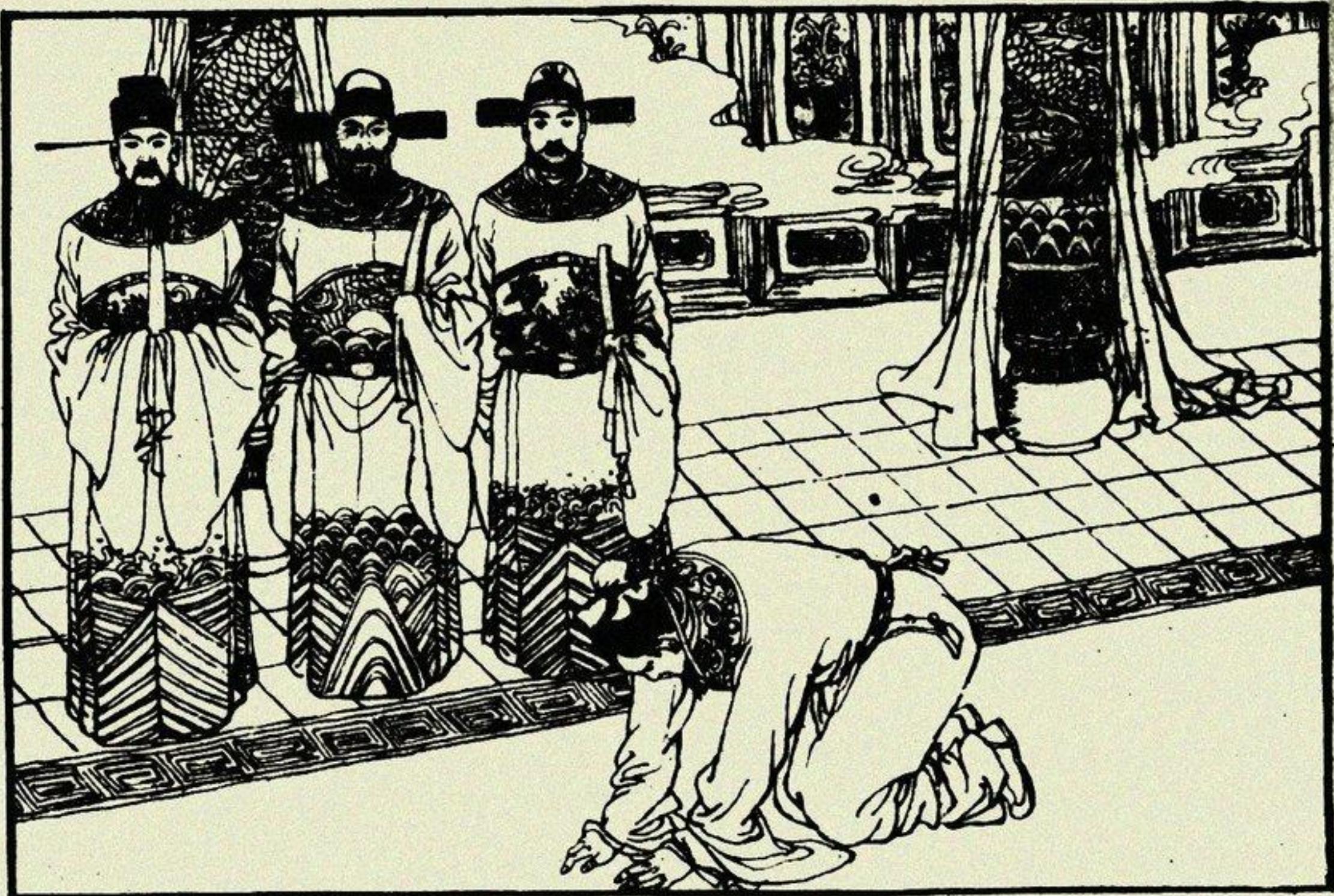
65 听狄玉陶这么一说，孟良问焦赞：“那诗是你写的吗？”焦赞说：“没错！”孟良心想：怪不得六哥变脸，原来是怕牵连我们。他此去凶多吉少，我们不救谁救？想到这，他手起剑落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结果了狄玉陶的性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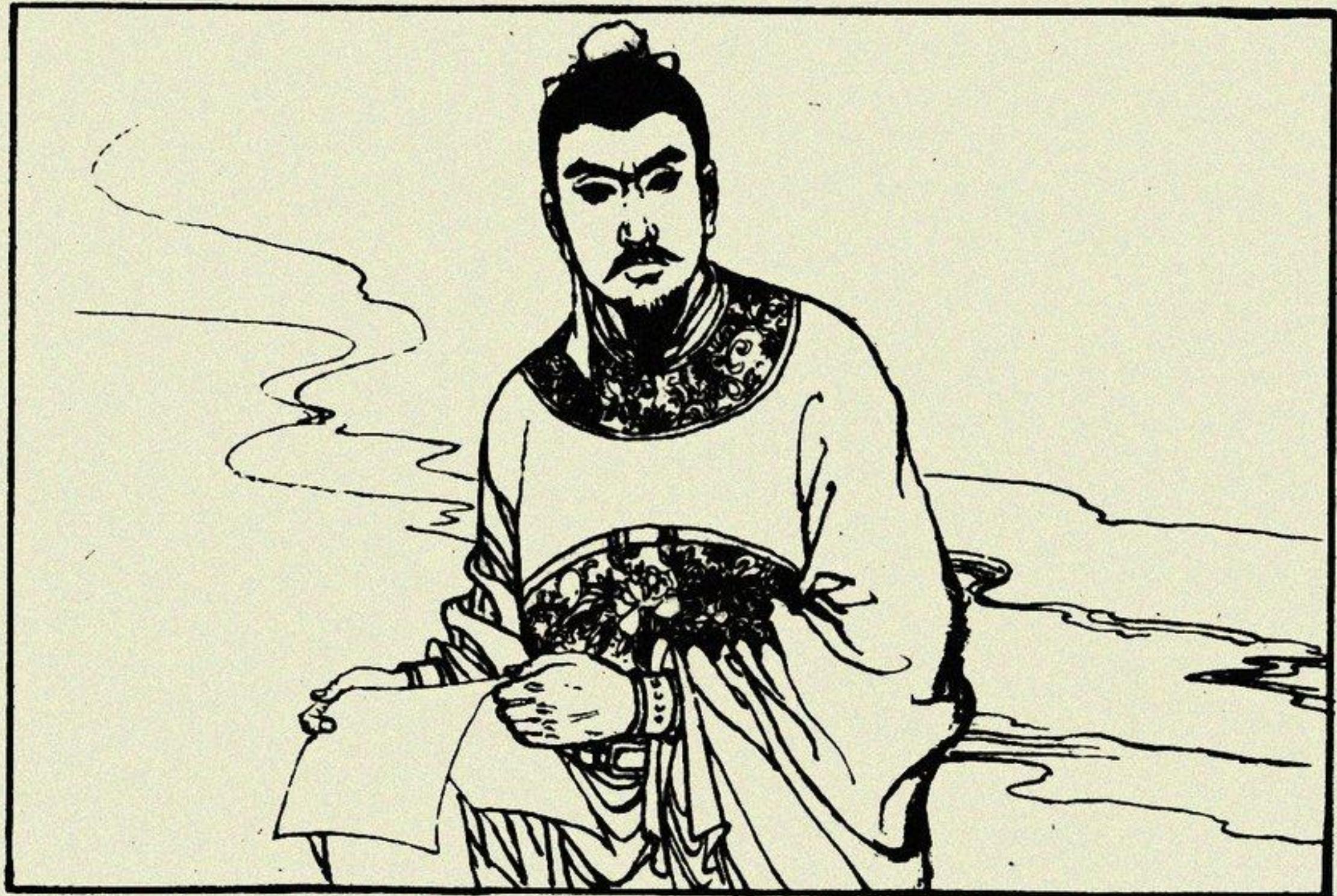
66 众将见孟良杀了元帅，都吓呆了。孟良说：“这家伙是老贼王强的心腹，留他无用，杀了他反上京城好救六哥！”岳胜是副帅，见事已至此，不反也得反。于是他挺身而出，说道：“好，我领头进京救六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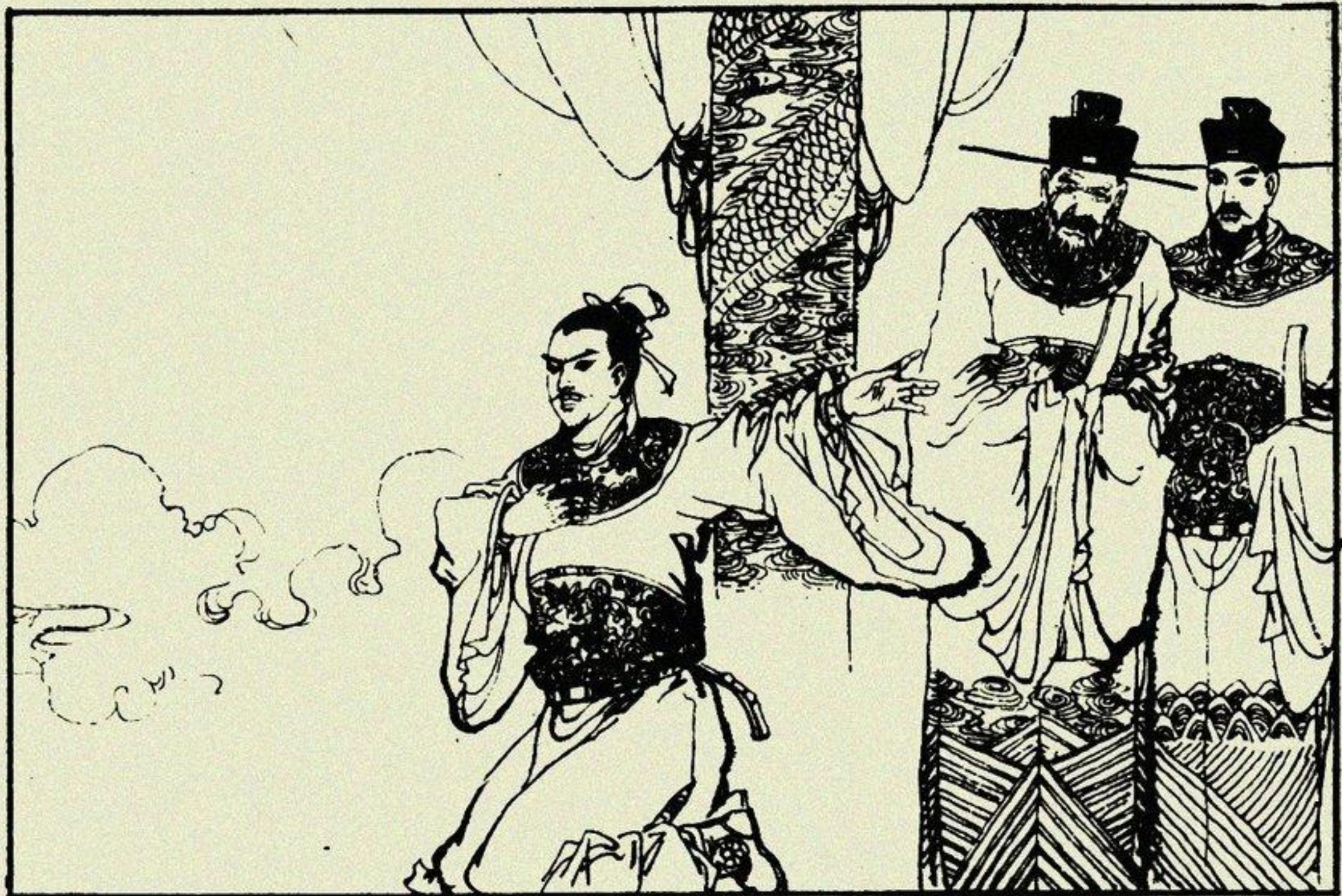
67 岳胜将三关人马分出一半交给岑林、柴干、郎千、郎万，叫他们镇守边关。自己率孟良、焦赞、杨兴，领一半人马，偃旗息鼓往京城飞奔。



68 再说六郎进京后，没回天波府，直奔金殿面君。真宗赵恒问他：“谢金吾是你杀的吗？”六郎说：“不是！”王强把抄来的诗递给杨景道：“有诗为证，你还敢抵赖？”



69 六郎接过一看，心中暗怨焦赞：焦贤弟，你杀人留诗岂不叫人抓住把柄？唉！事都从我杨家所起，我只有独揽罪责，决不叫结义兄弟抵命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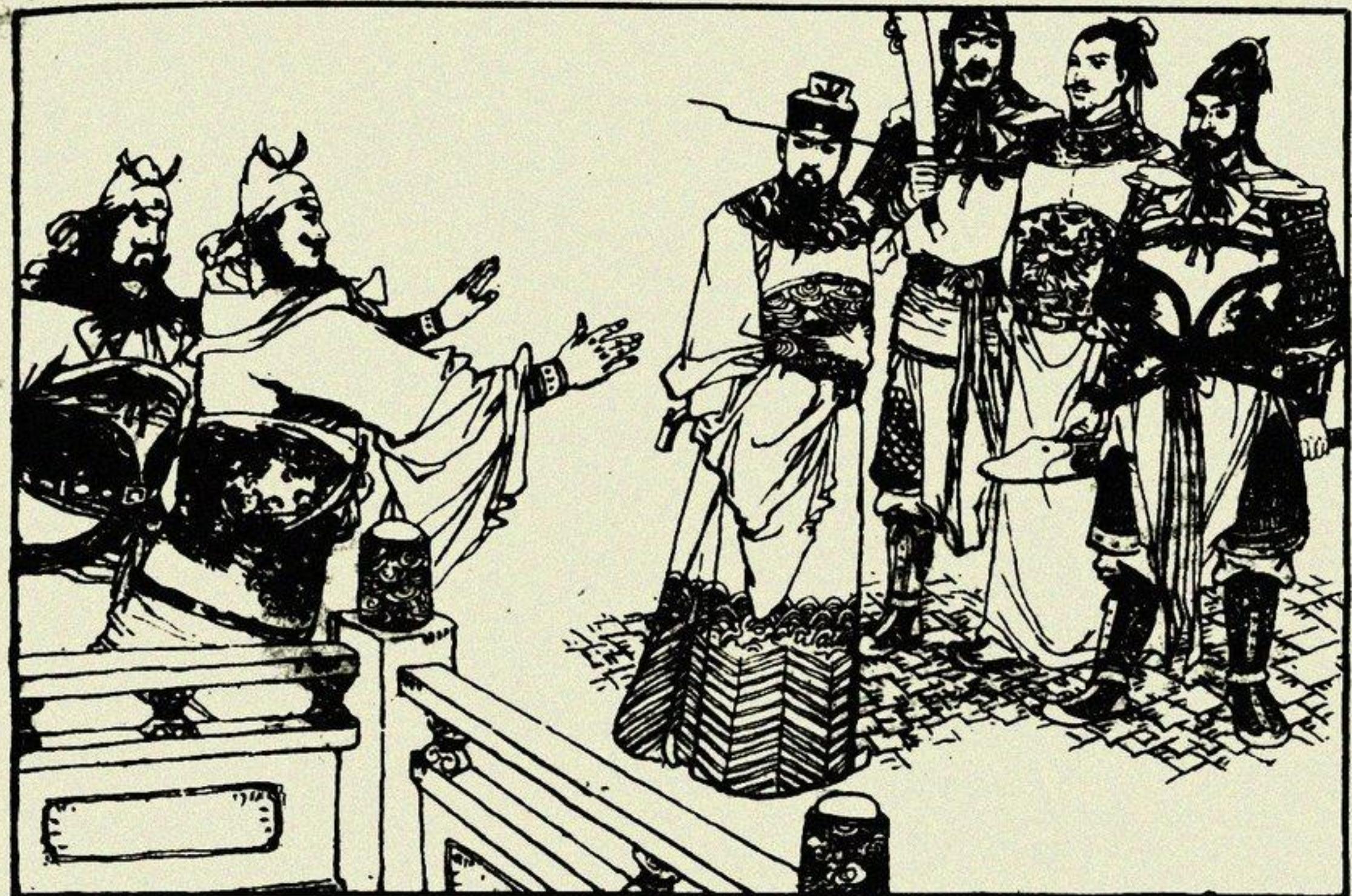
70 六郎想到这里，改口向上奏道：“人是我杀的，因谢金吾仗势欺人，推倒下马牌坊，撞伤老娘，万岁不给作主，我才夜入谢府报仇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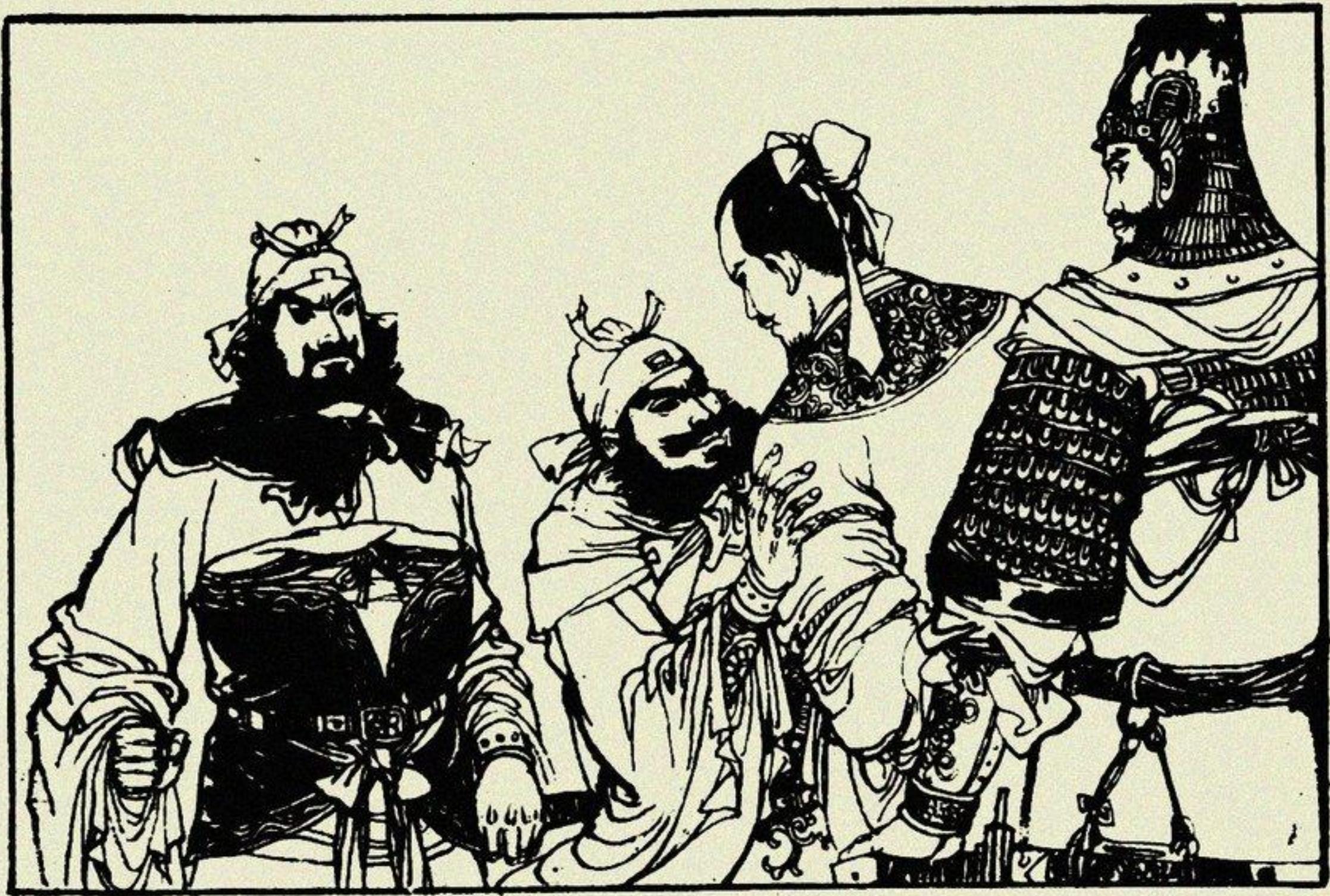
71 真宗把龙案一拍道：“杀了谢家六口，本应叫你满门抵命。念杨家劳苦功高，把杨景推出斩首！王爱卿监斩。”几个御林兵上前，将六郎绑了，推出午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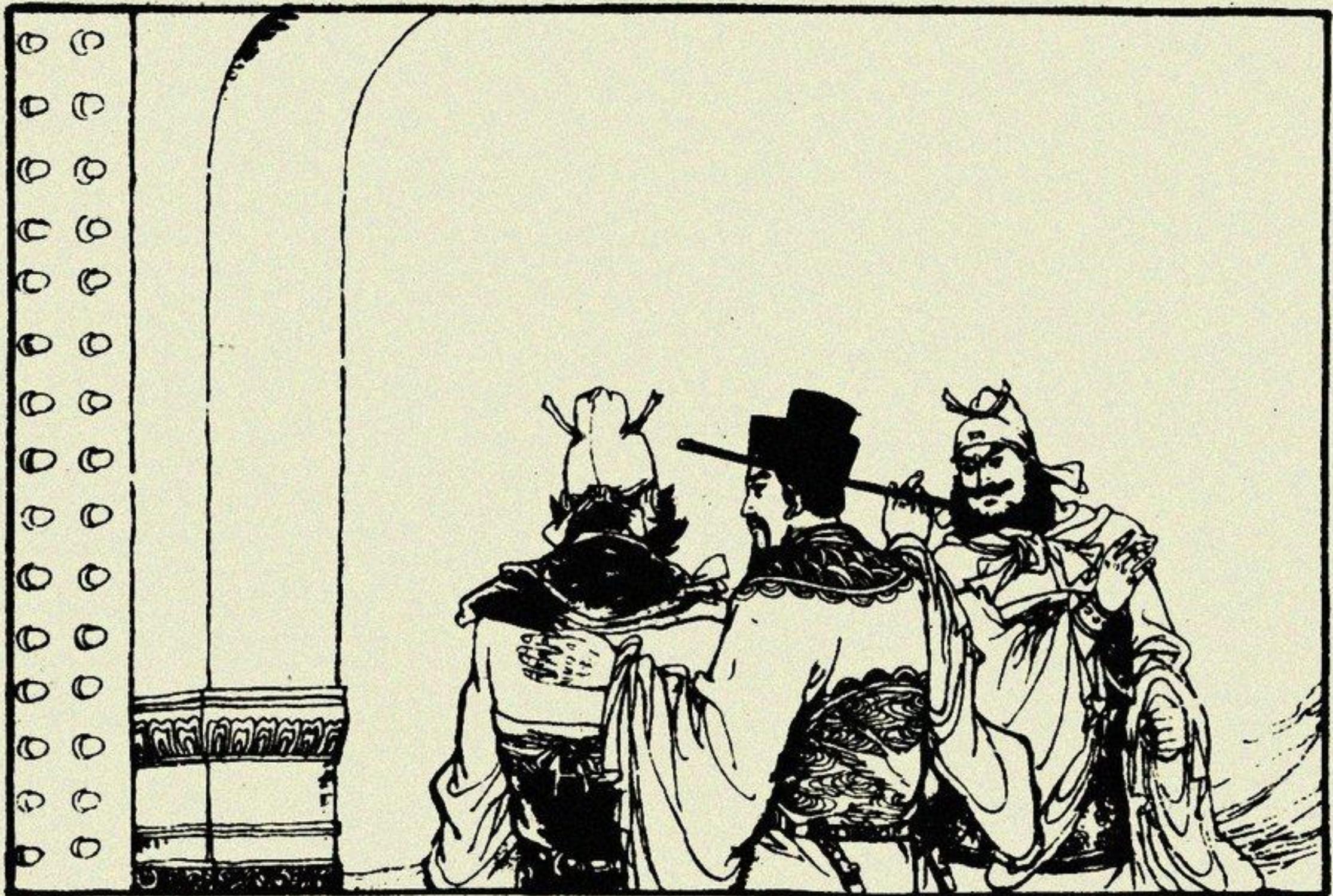
72 寇准一见，万分焦急，心想：此案真怪，这诗明明不是六郎笔迹，怎么他却供认不讳？其中必有难言之隐，我必须到法场问个明白。于是他起身奏道：“万岁，念我们同殿为臣，准下官前去祭奠祭奠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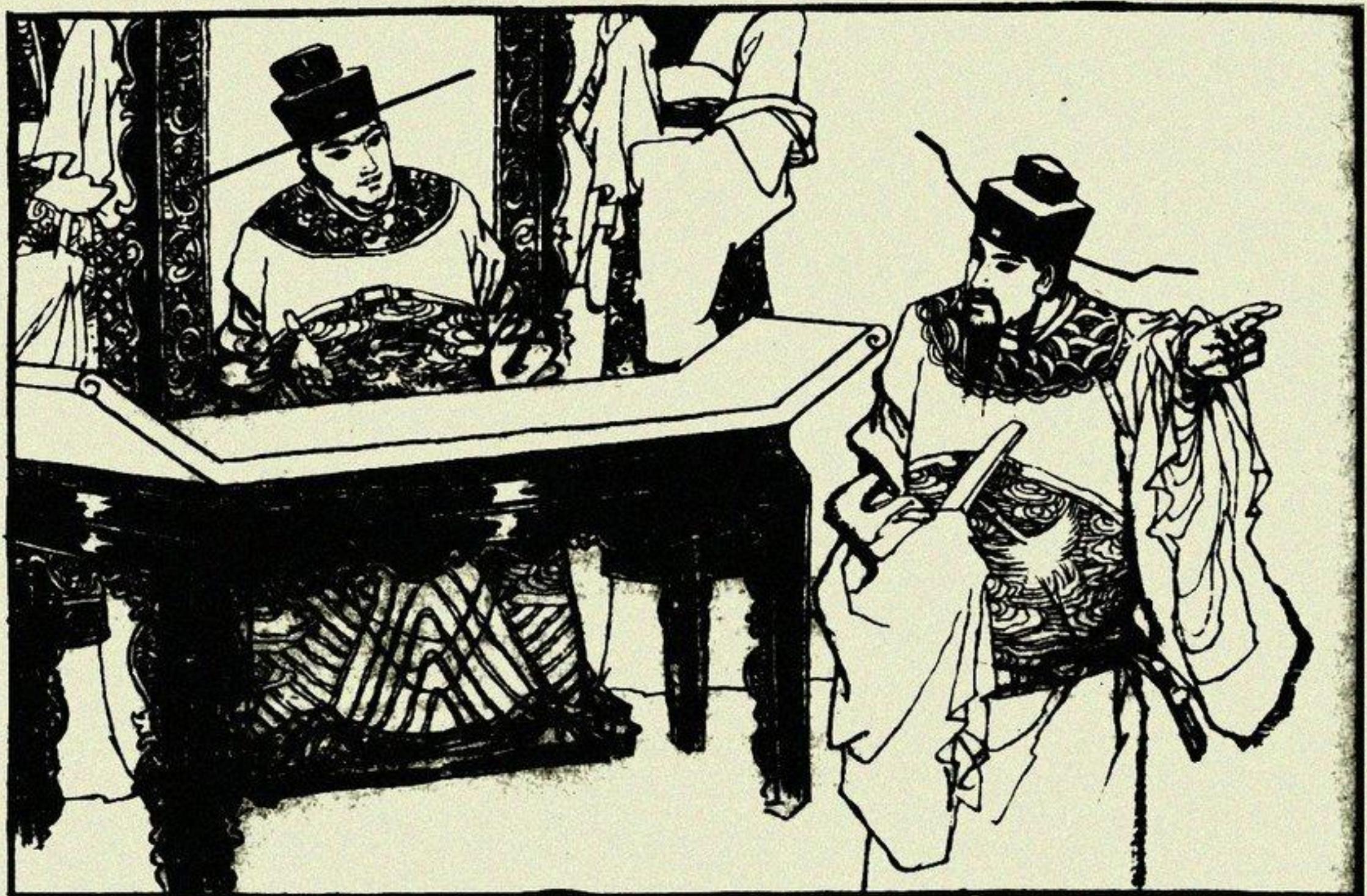
73 真宗准本。寇准来到午门，正要追问六郎，忽见孟良、焦赞气喘吁吁赶到法场。原来，岳胜领边关人马已在离城二十里处扎下营盘，派焦、孟二人进京探听消息来了。



74 孟良、焦赞一进城，就听说六郎被绑到午门，知道事情危急，打马如飞赶到法场，跪在六郎身旁。焦赞哭道：“六哥呀，人是我杀的，不能叫你受屈呀！小弟替你领罪来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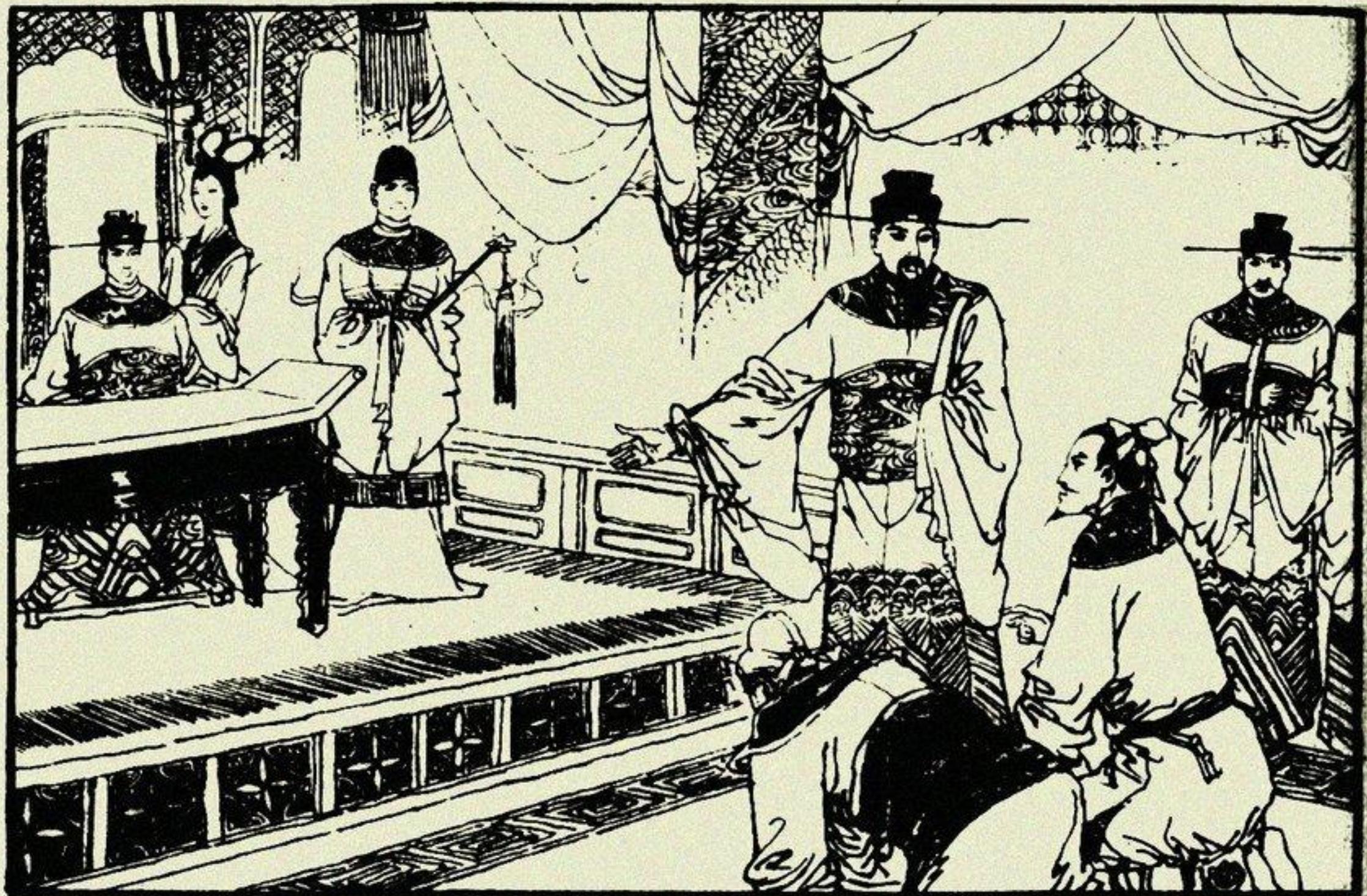
75 寇准在旁听得明白，他把焦、孟二人叫过去，详细询问了杀人经过后，对焦赞说：“你快随我面君，救下杨郡马。”接着，又对孟良如此这般嘱咐了一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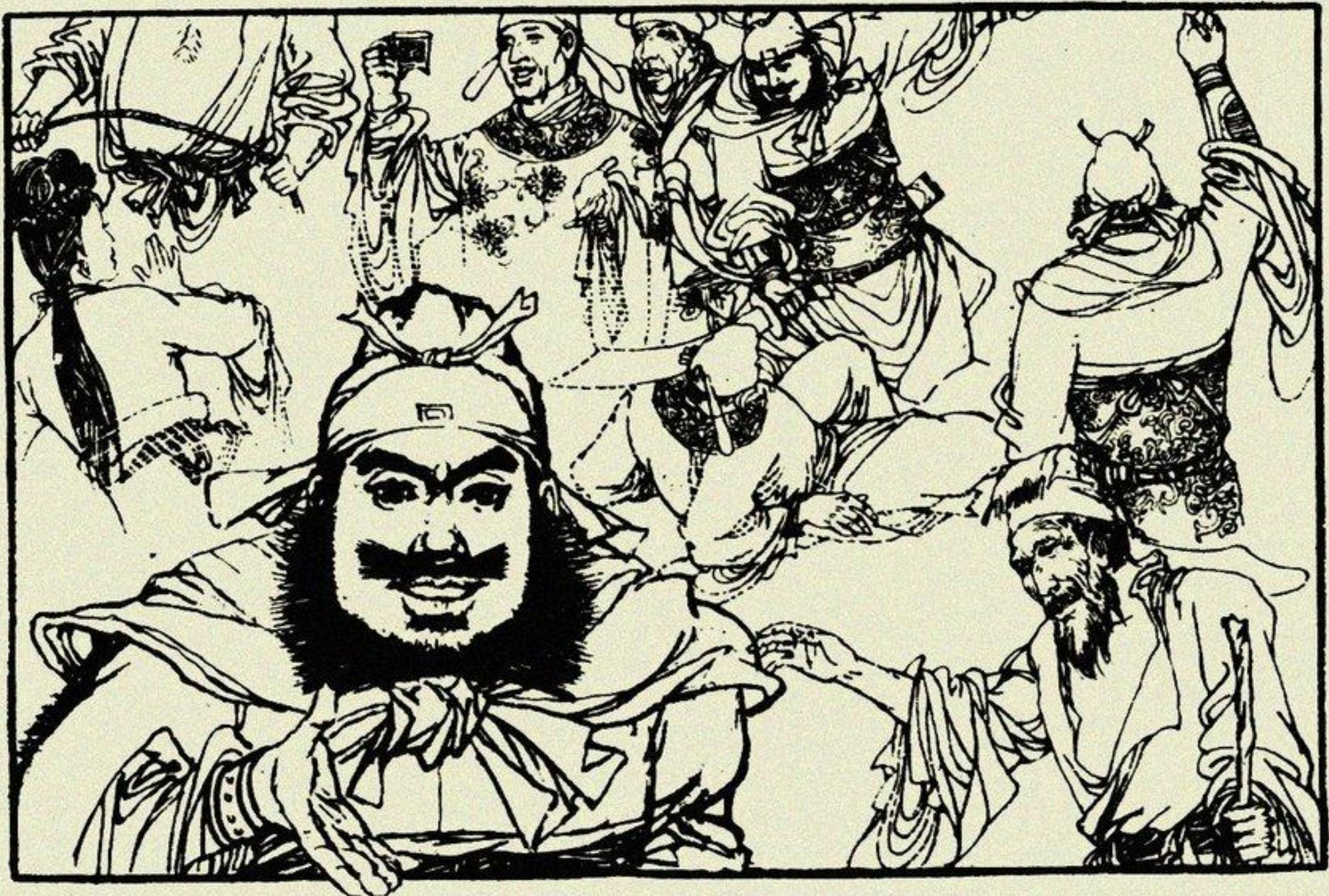
76 寇准领焦赞来到朝房，叫他候旨，自己上殿见驾奏道：“万岁，杀谢金吾的凶手投案来了。”真宗惊异地问：“怎么又出来个凶手？”寇准说：“这个是真，六郎是假。”



77. 正在这时，只见王强跑上金殿，跪地奏道：“万岁，孟良大闹监斩棚，老臣险些让他劈死，望万岁替我做主。”寇准说：“因为杨景冤枉，孟良才来大闹。真凶手是焦赞。万岁宣他们上殿一问便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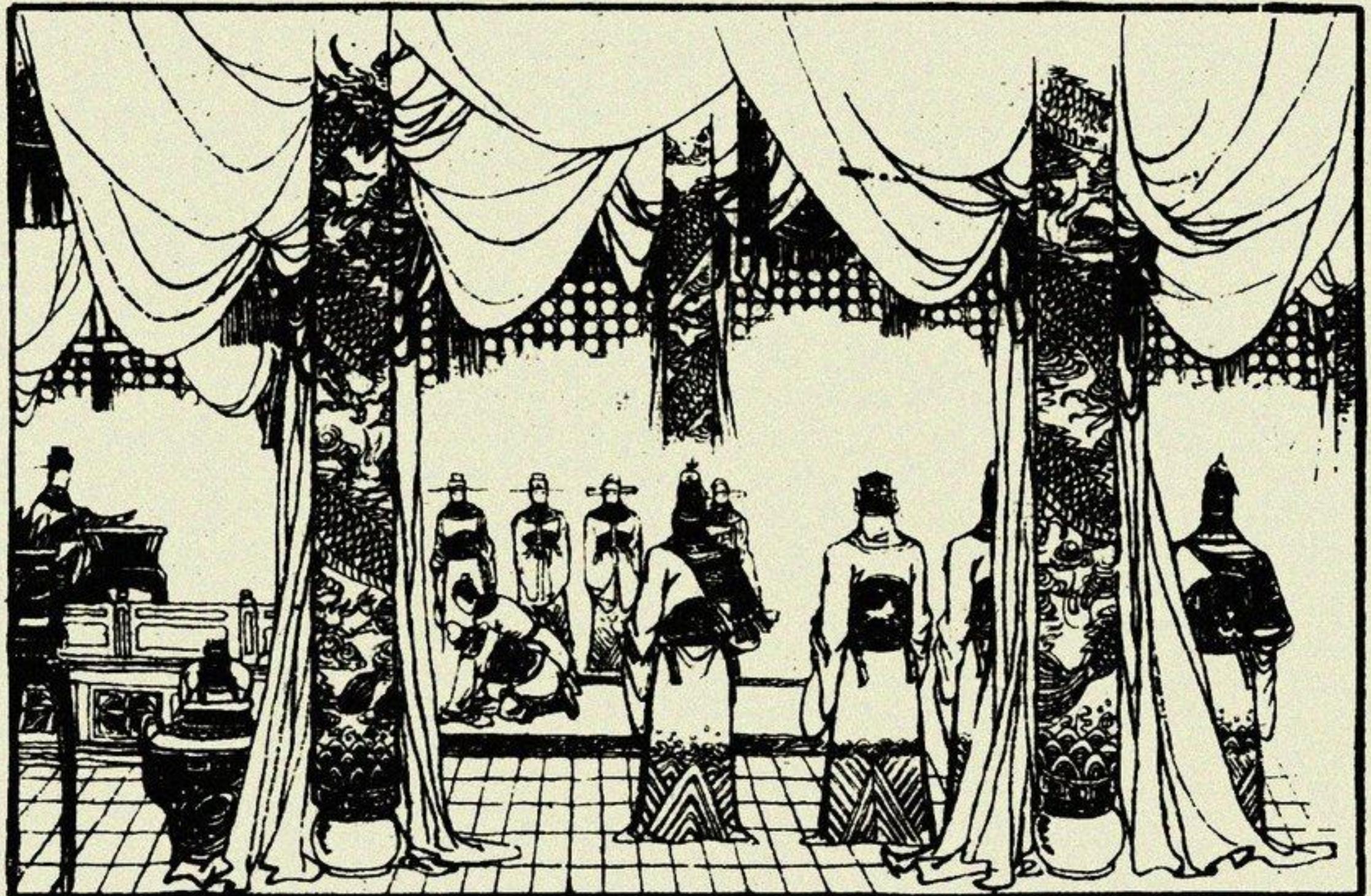
78 六郎和焦赞被带上金殿。真宗问道：“是谁杀的谢金吾？”二人同声回答：“我杀的！”真宗惊异，不知怎么往下问了。寇准插言道：“杨郡马，你何时进得状元府？先杀死谁？从哪进，从哪出？”六郎支支吾吾，难以回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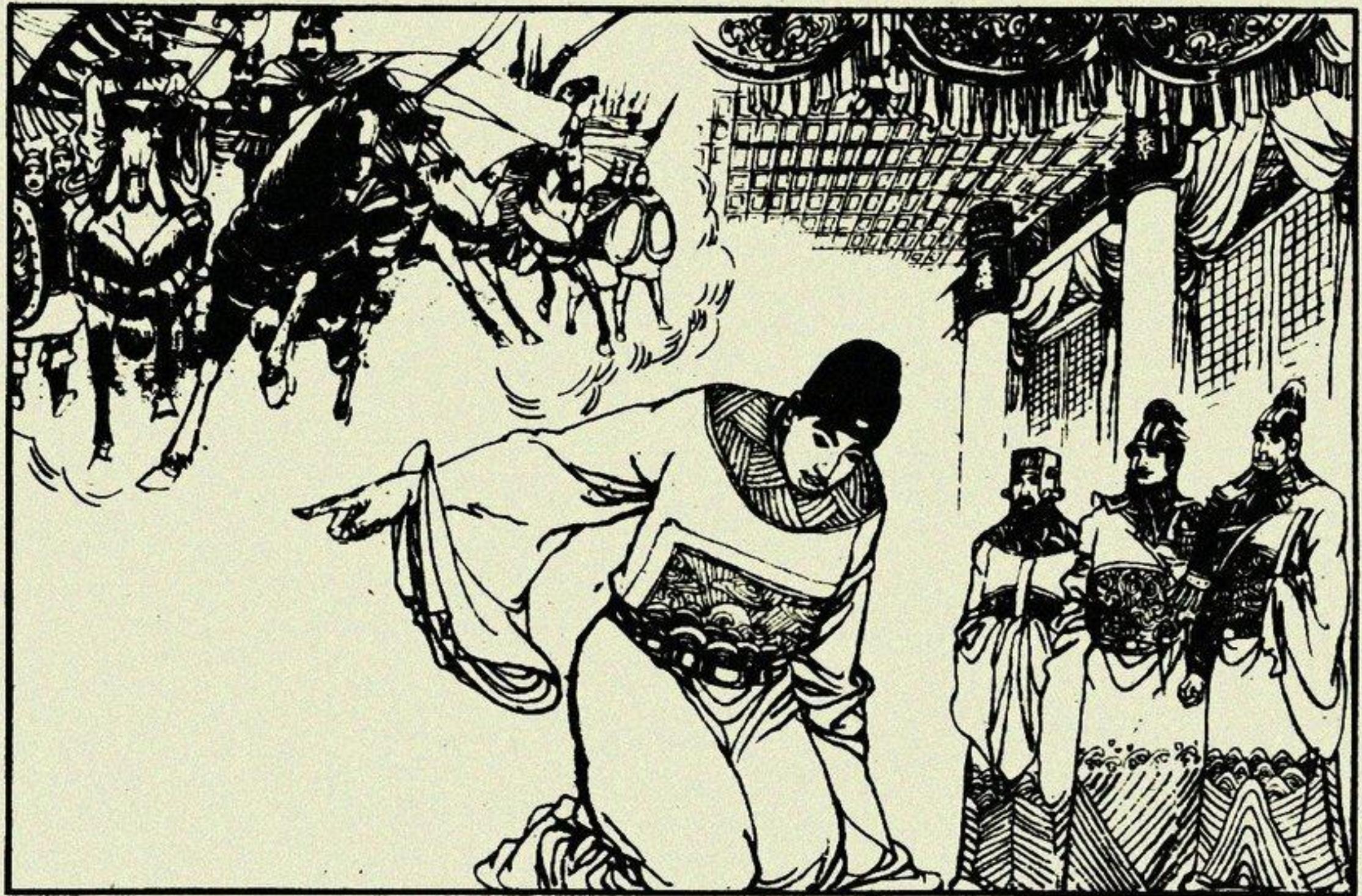
79 焦赞在一旁早憋不住了，他把杀人经过原原本本讲了一遍，还把谢金吾强霸民女，打死唱曲姑娘的事也揭了出来。还说有姑娘的父亲可以做证。



80 寇准派人把老汉带到金殿一问，果然不假。王强无言答对，他眉头一皱，问焦赞：“你上次怎么进京的？”焦赞不会撒谎，把经过如实地说了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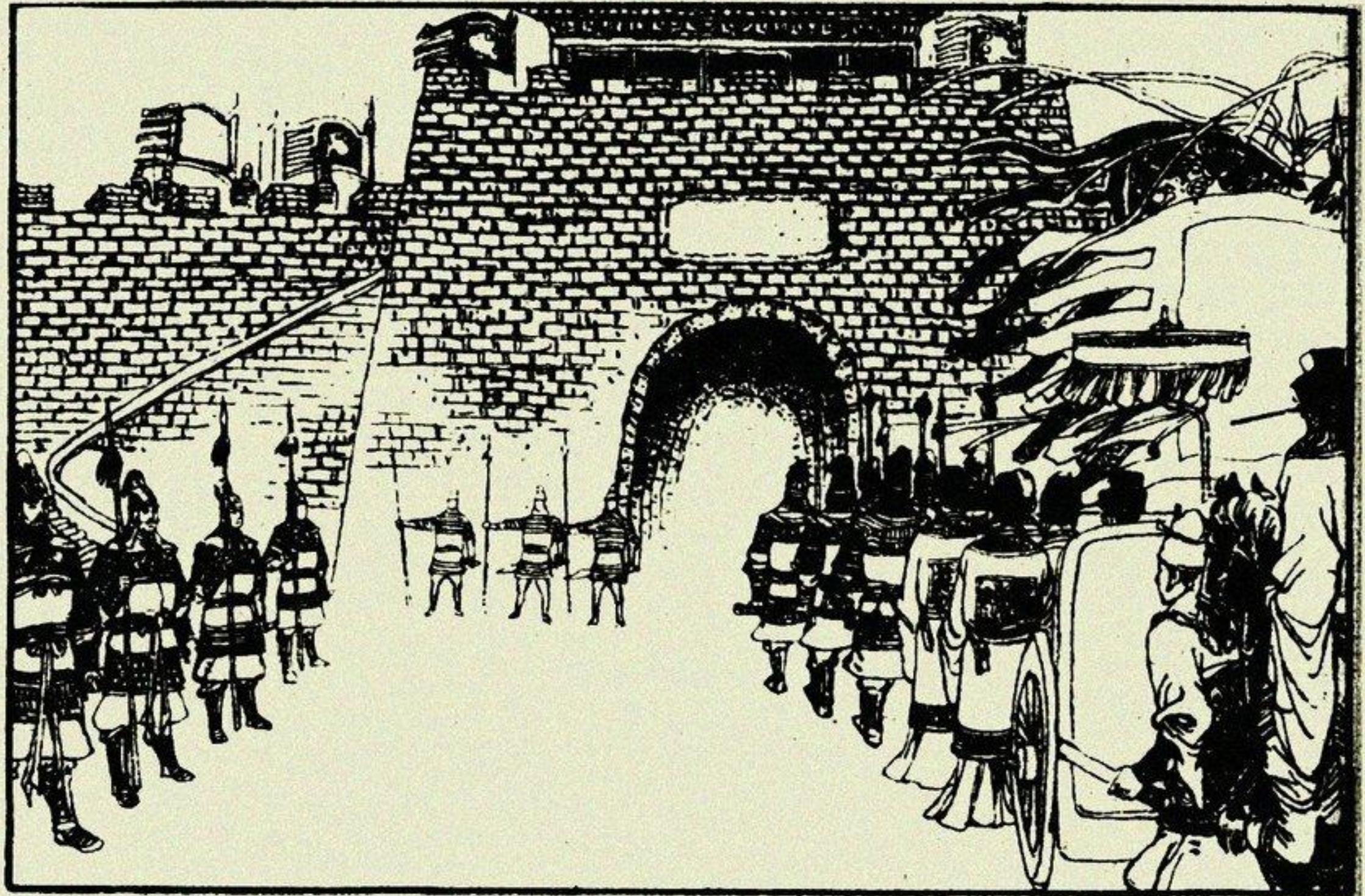
81 王强听完奏道：“虽是焦赞杀人，祸根却是杨景。没有万岁旨意，杨景私离边关，罪在不赦。”真宗觉得有理，传旨把杨景和焦赞一起问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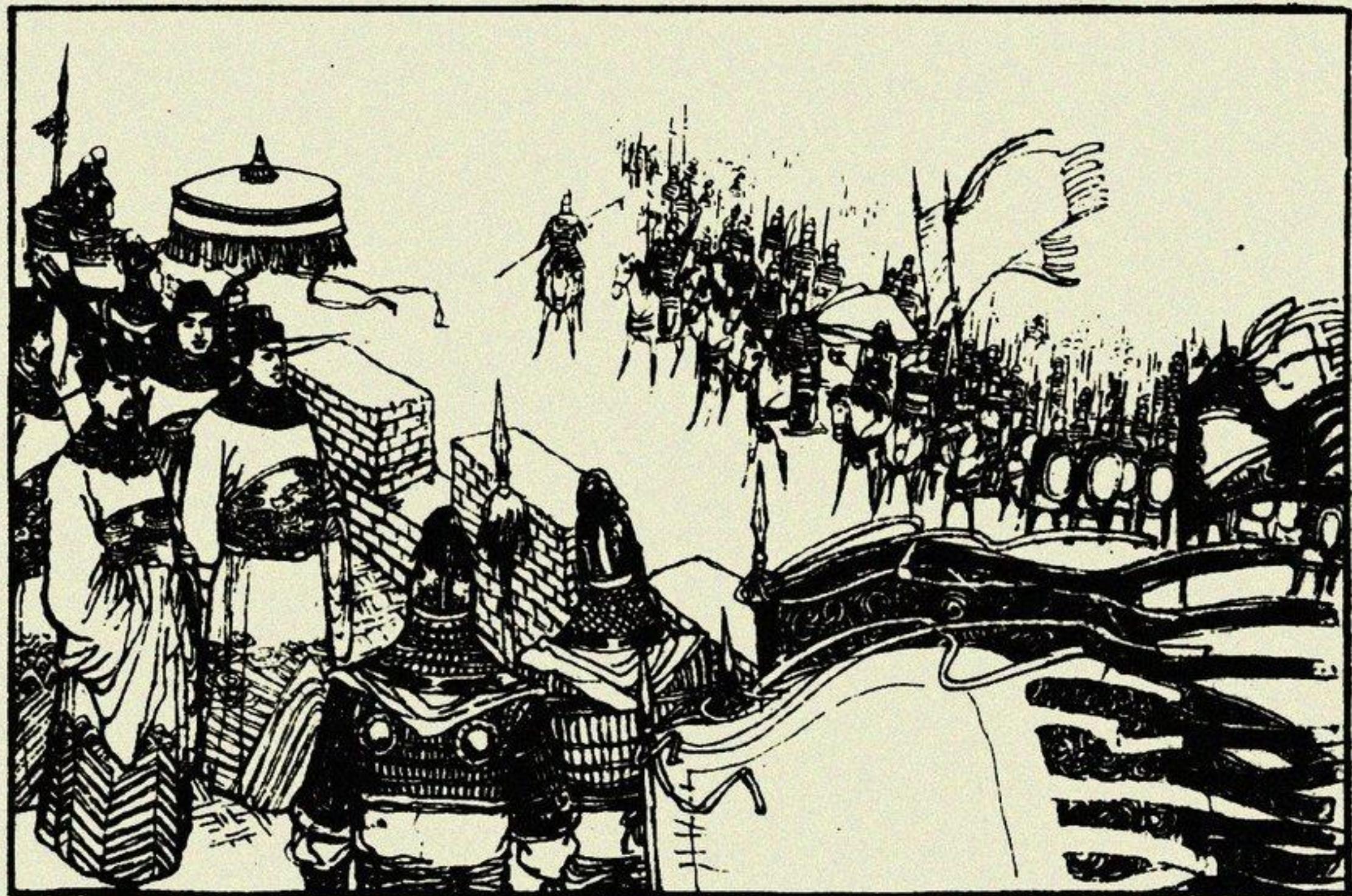
82 正在这时，黄门官上殿启奏：“岳胜率领边关人马要进城劫法场，请旨定夺。”真宗听了吓得心惊肉跳，忙对寇准说：“寇爱卿，你足智多谋，快想退兵之策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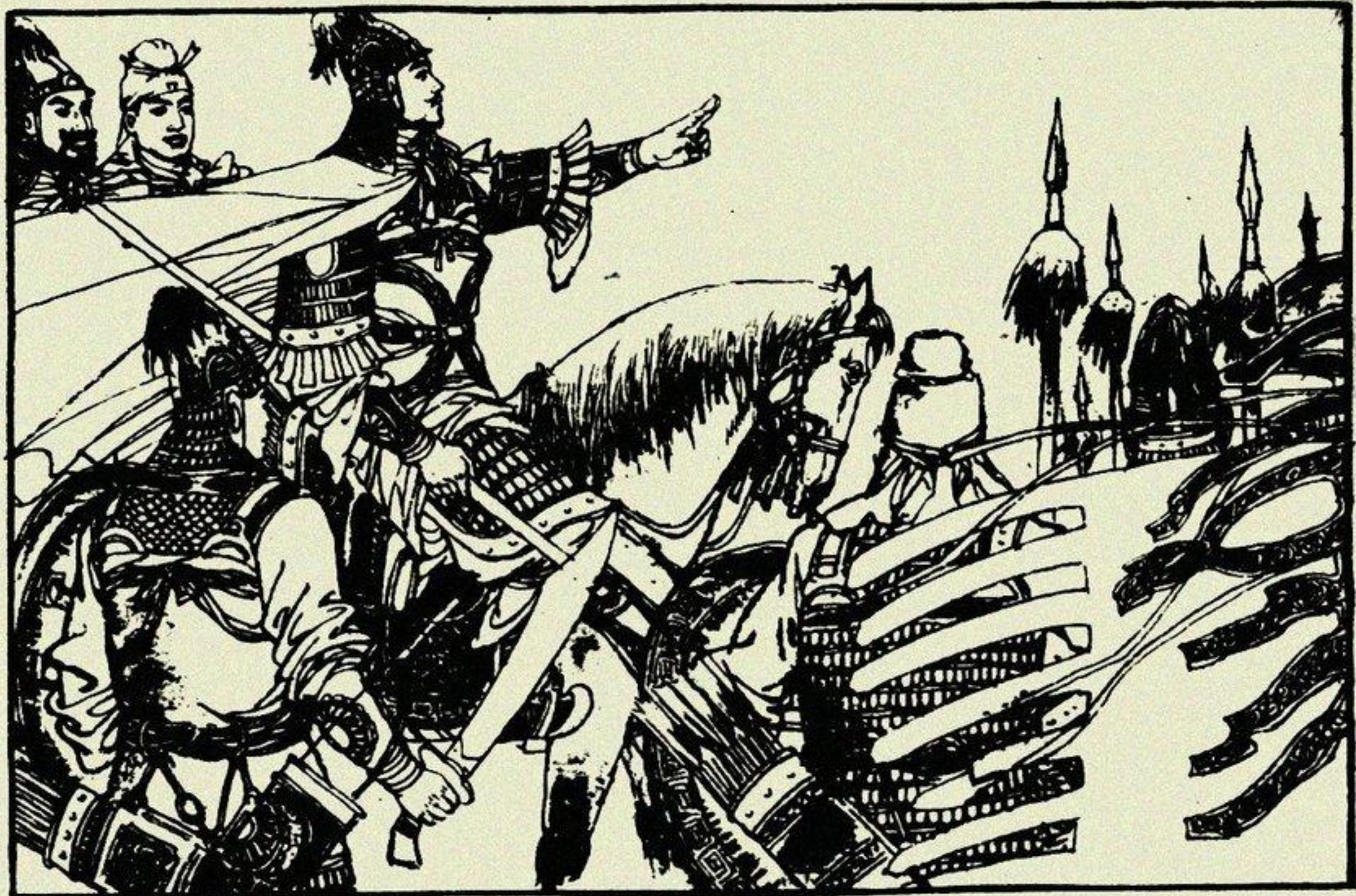
83 寇准唯恐真宗不赦六郎，有意叫他前去看看边关兵将的厉害，便启奏道：“据臣所知，岳胜虽是武夫，但很知情达理。只要万岁亲临城头，用好言安抚，他定会退兵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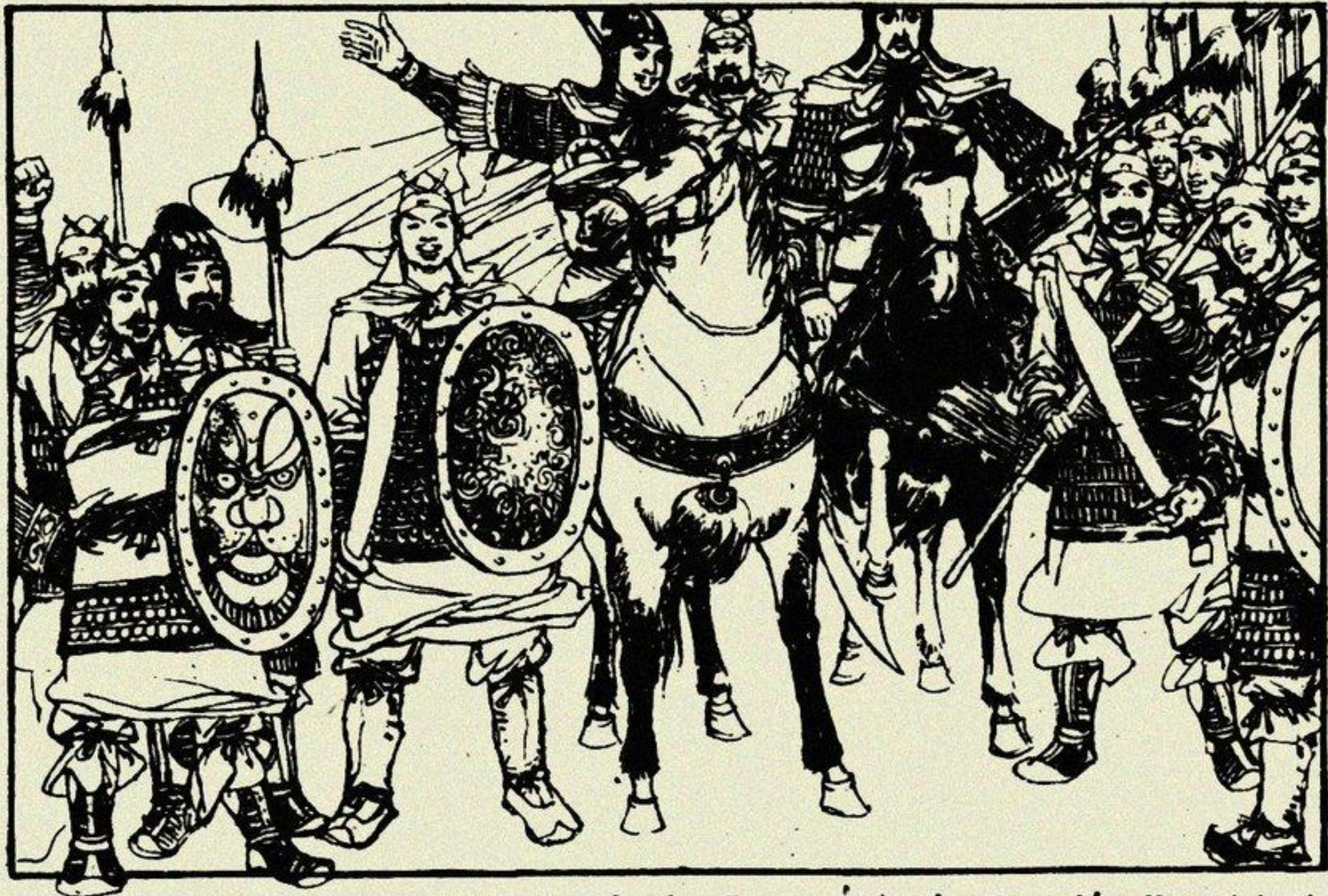
84 真宗无奈，吩咐摆驾。他心神不定地登上龙车，众文武头前开道，御林军前呼后拥，出了皇宫直奔城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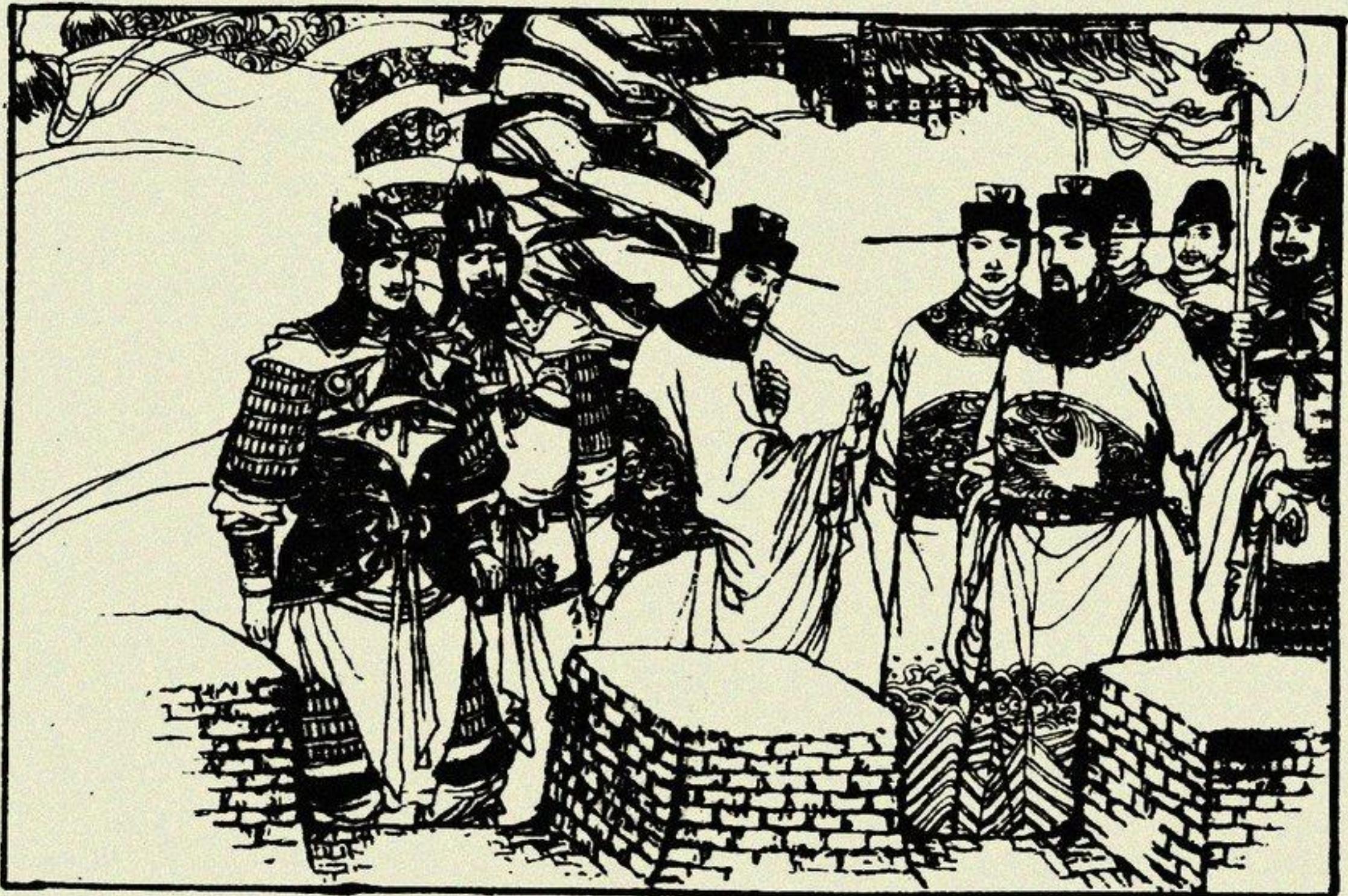
85 真宗登上城头向下观看。只见城下众兵将，人如猛虎，马似蛟龙，刀枪林立，杀气冲天。吓得他头昏眼花，心中暗想：这些兵马若打入京城，吾命休矣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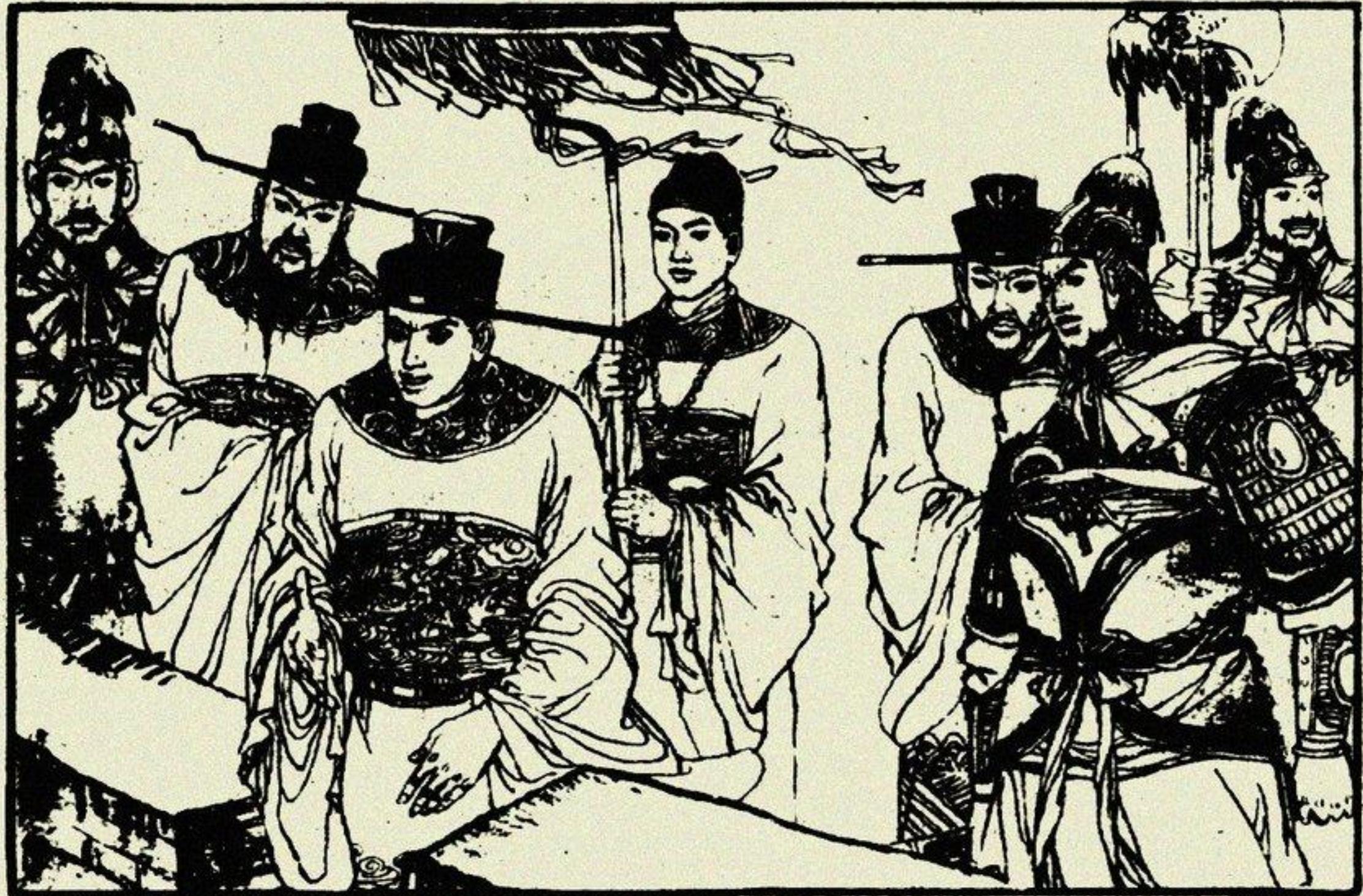
86 岳胜身跨胭脂马，手擎青龙刀，立在城下。他见天子赵恒出现在城头，故意高声大喊：“快放出杨元帅，不然攻进城去鸡犬不留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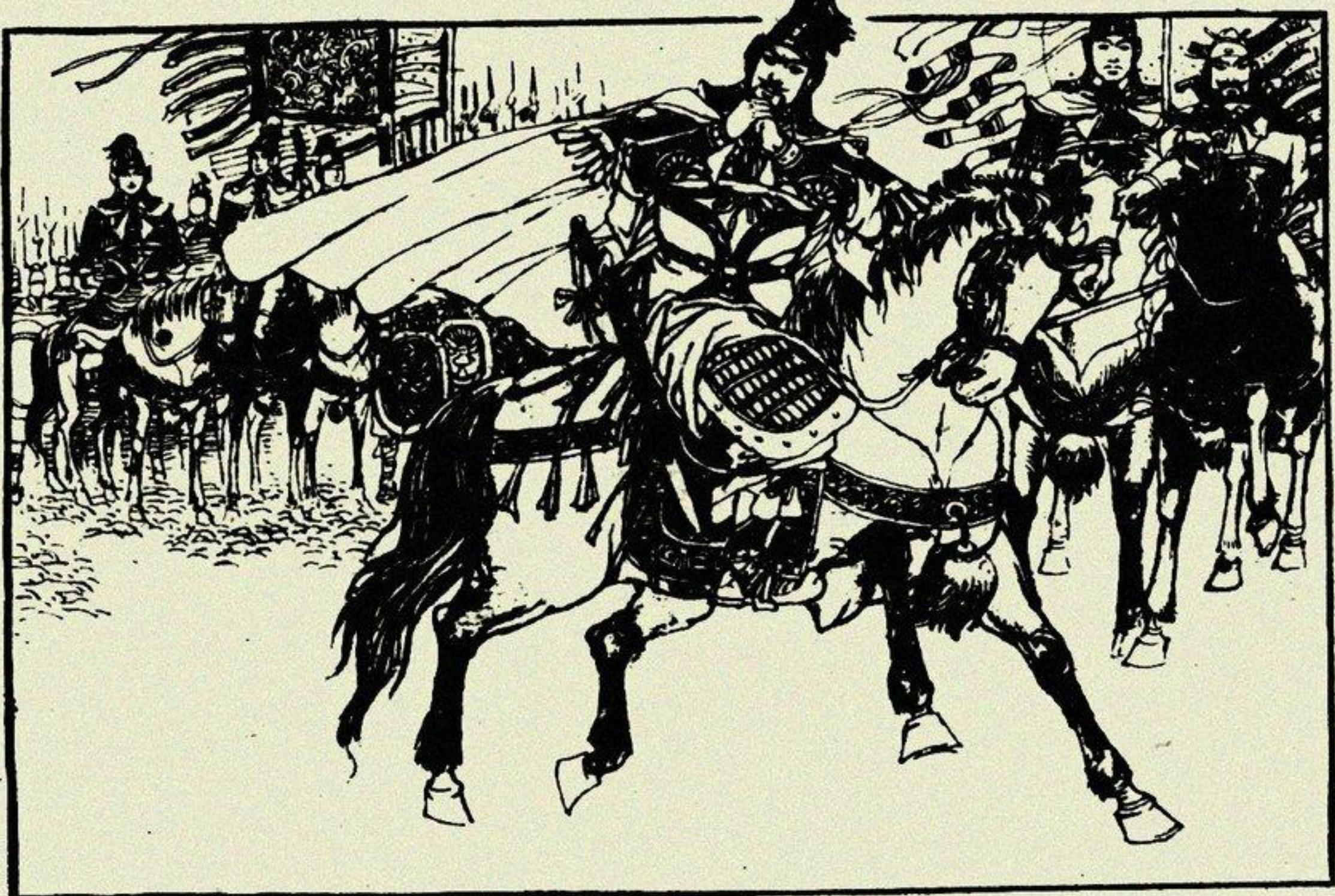
87 军士们也高举刀枪齐声呼应：“快放杨元帅！”“杨元  
帅功高盖世，不能杀！”这喊声惊天动地，直冲云霄！



88 真宗心惊胆战，不知所措。王强说：“万岁，边关众将，私离边关意在谋反，应派人擒拿。”寇准说：“别人都不是对手，要出征只有王司马行。”王强吓得连连后退：“老夫女儿、女婿被害，精神恍惚，难以交战。”



89 真宗见王强临阵退缩，不能替他分忧解愁，甚为不满。但王强是他的老师，不便当众责怪。他硬着头皮对城下的岳胜说：“岳胜，你身为边关副帅，领兵入京，难道要造反么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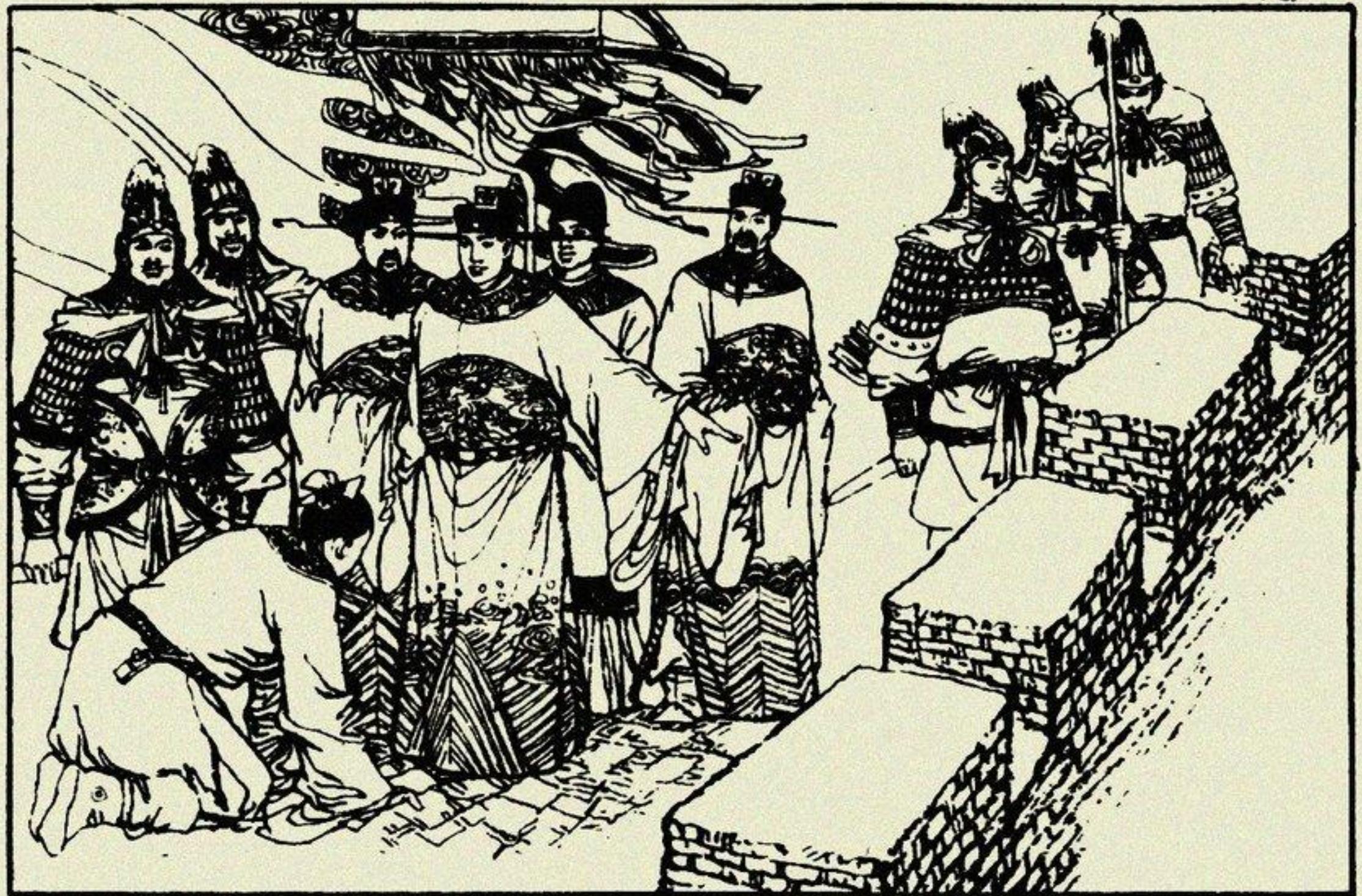
90 岳胜躬身一礼：“万岁，臣不敢，我是为杨景、焦赞而来。杨元帅镇守三关，劳苦功高，有了他，北国才不敢侵犯。杀了杨景，有谁能敌韩昌？倘若北国进兵，大宋江山危矣！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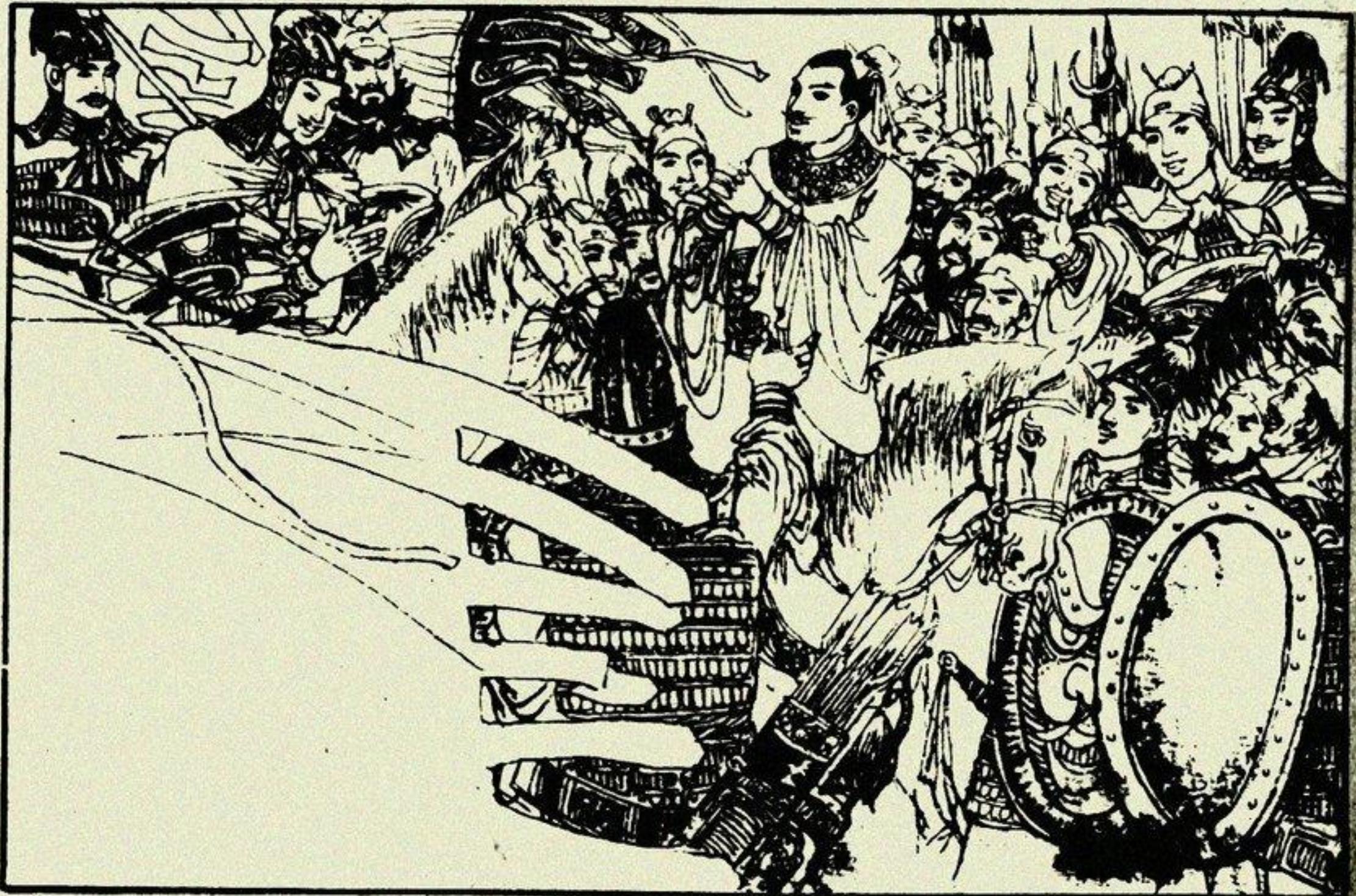
91 岳胜见皇上静静听着，又接着说：“杨元帅虽私离边关，但事出有因，祸根在谢金吾身上。如今边关未丢寸土，哪能定杨元帅死罪？还望万岁从轻发落。”听了岳胜的一席话，真宗觉得有些道理，沉默不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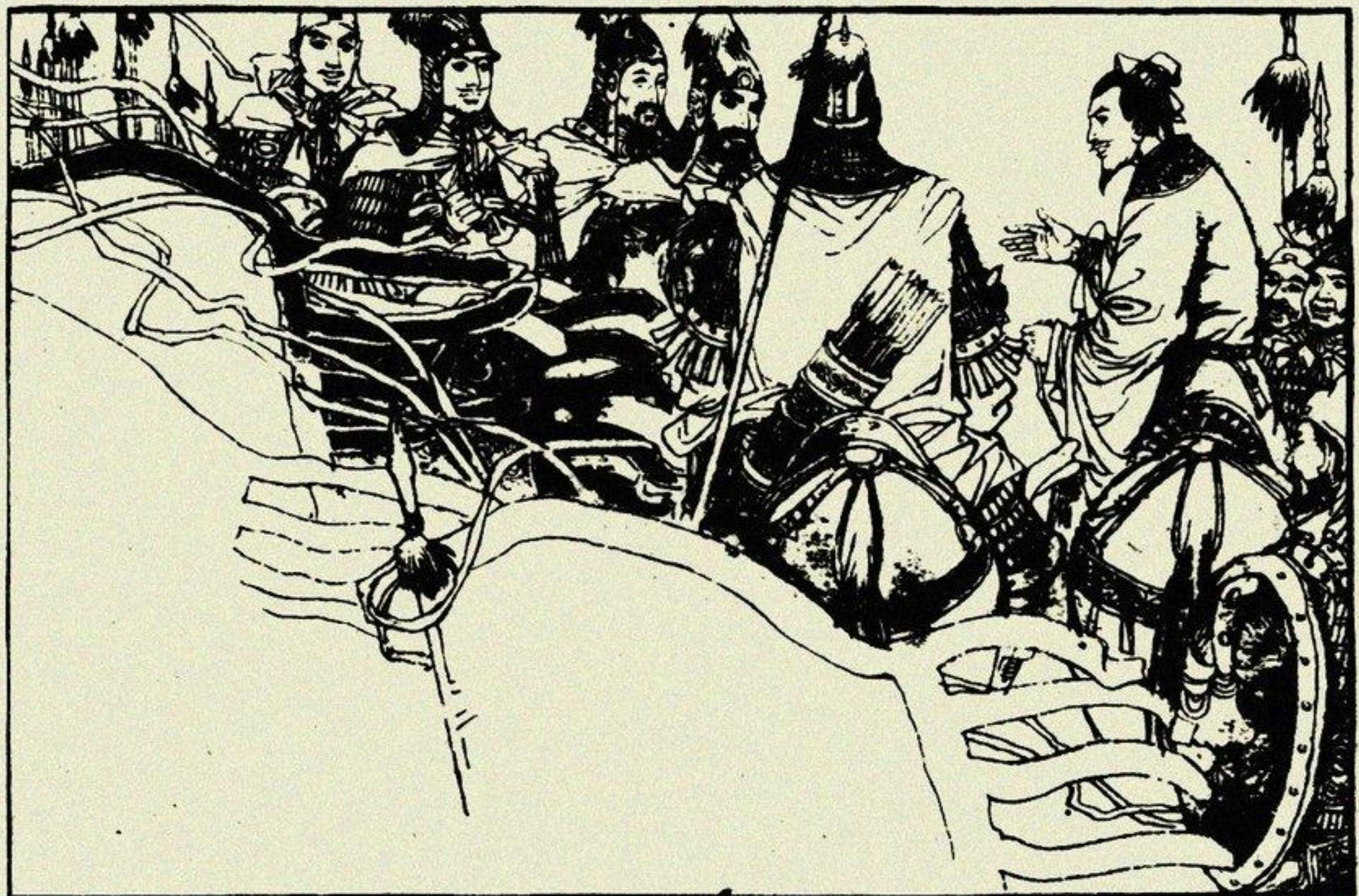
92 寇准见皇上心里有些活动，便进言道：“万岁，依臣之见，可叫杨景出城退兵，若退不了再行定罪不迟。”真宗点头应允，命人去带杨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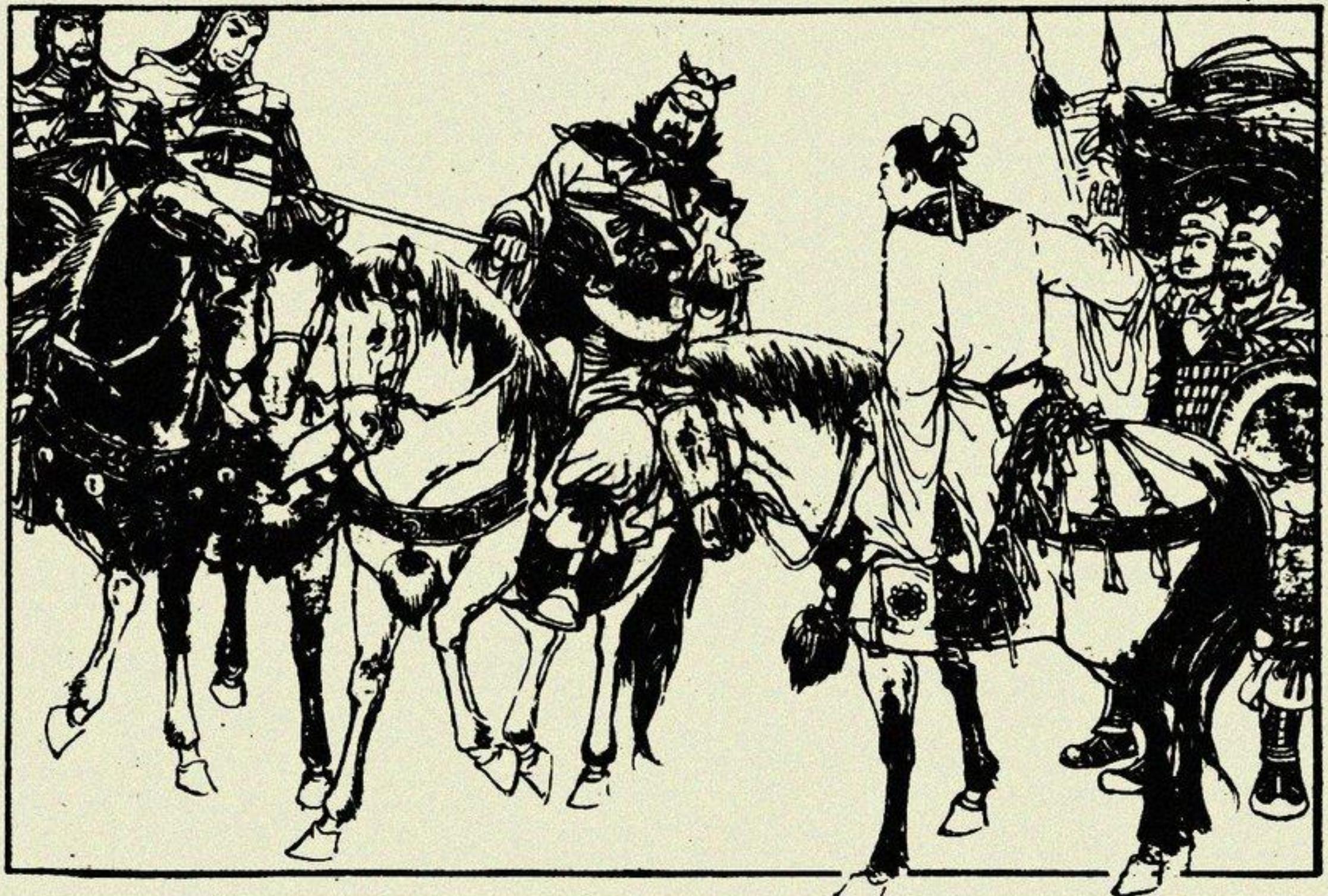
93 工夫不大，六郎被带上城楼，见驾之后。真宗道：“杨景，孤放你出城说退岳胜，对你可从轻发落；如若乘机逃走，定将杨府满门抄斩！”六郎说：“臣，遵旨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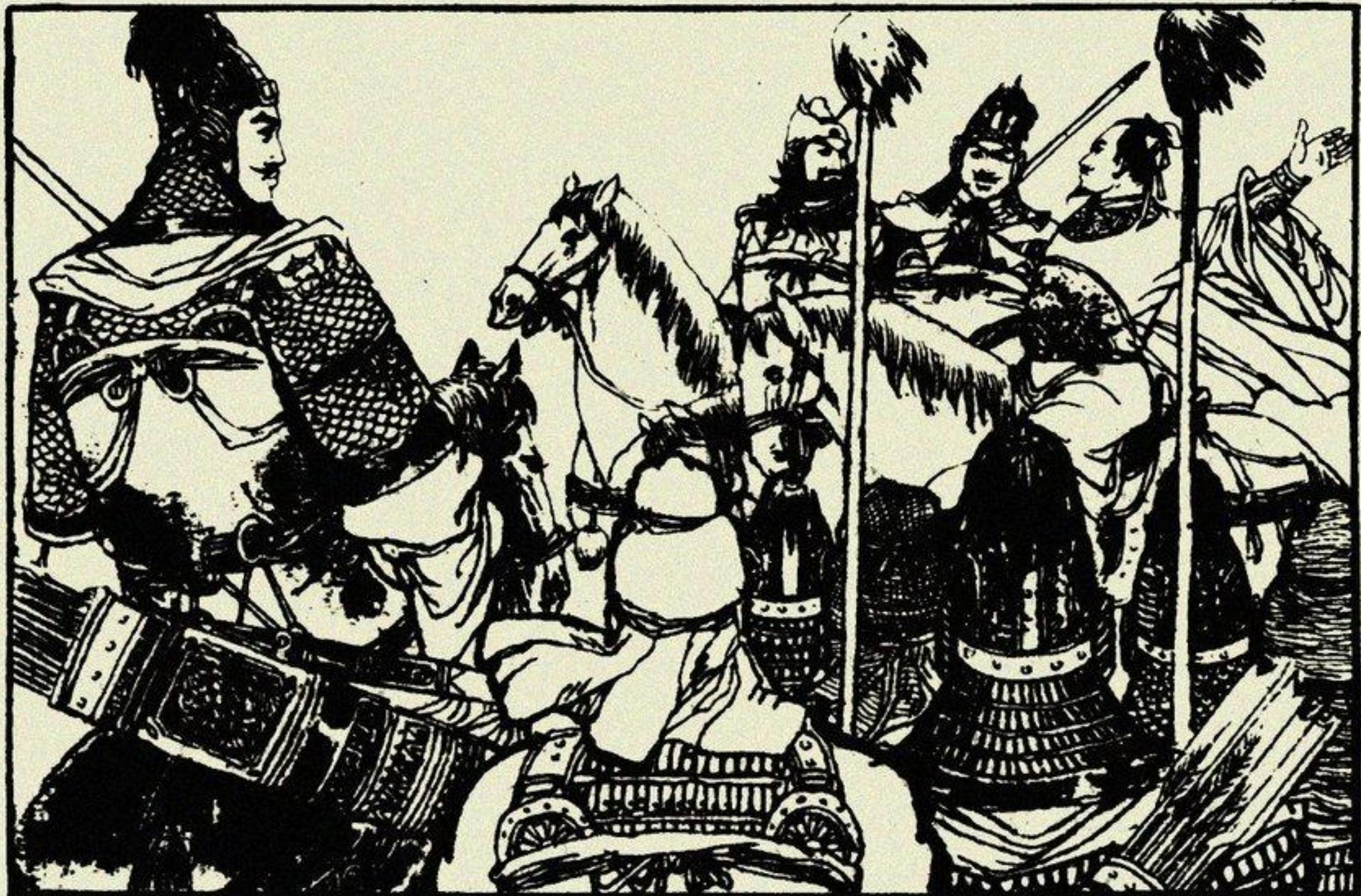
94 六郎听说边关众将为搭救自己，不惜冒死领兵围城，心里觉得很不是味。他赤手空拳，单人独骑出城。众兵将一见，欢声雷动：“六哥出来了！”“杨元帅受苦了！”大家纷纷围了上来。



95 六郎眼含热泪向众人躬身一礼，表示感激之情，然后对岳胜说：“岳贤弟，你此举欠妥。边关不可一日无将，我杨景性命事小，守卫边关事大呀！听我相劝，你赶快领兵回边关去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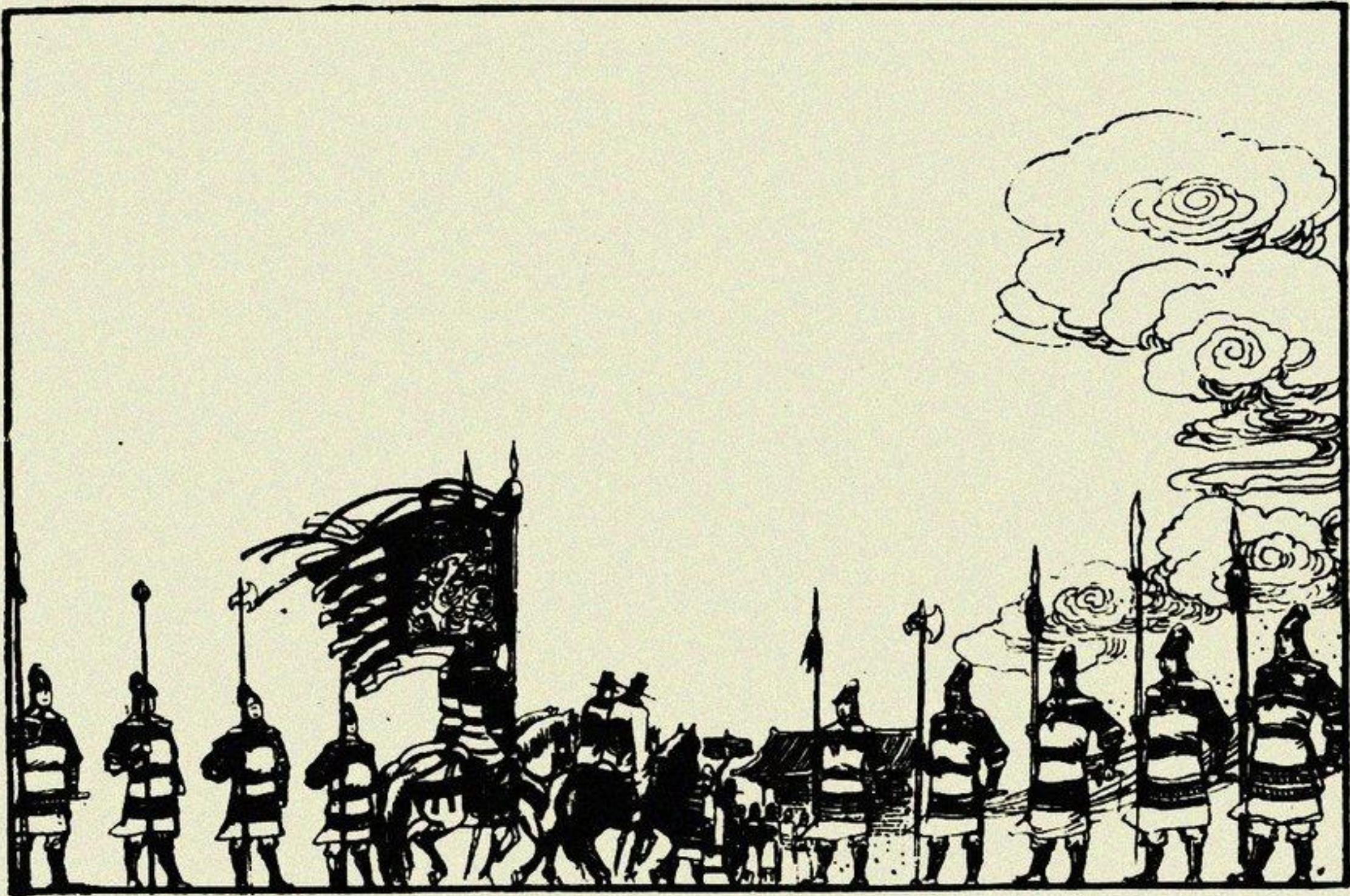
96 孟良嚷道：“回什么边关？我把边关大帅狄玉陶都宰了，皇上还不知道呢！”六郎听说杀了狄元帅，犹如一声晴天霹雷，知道这场祸惹大了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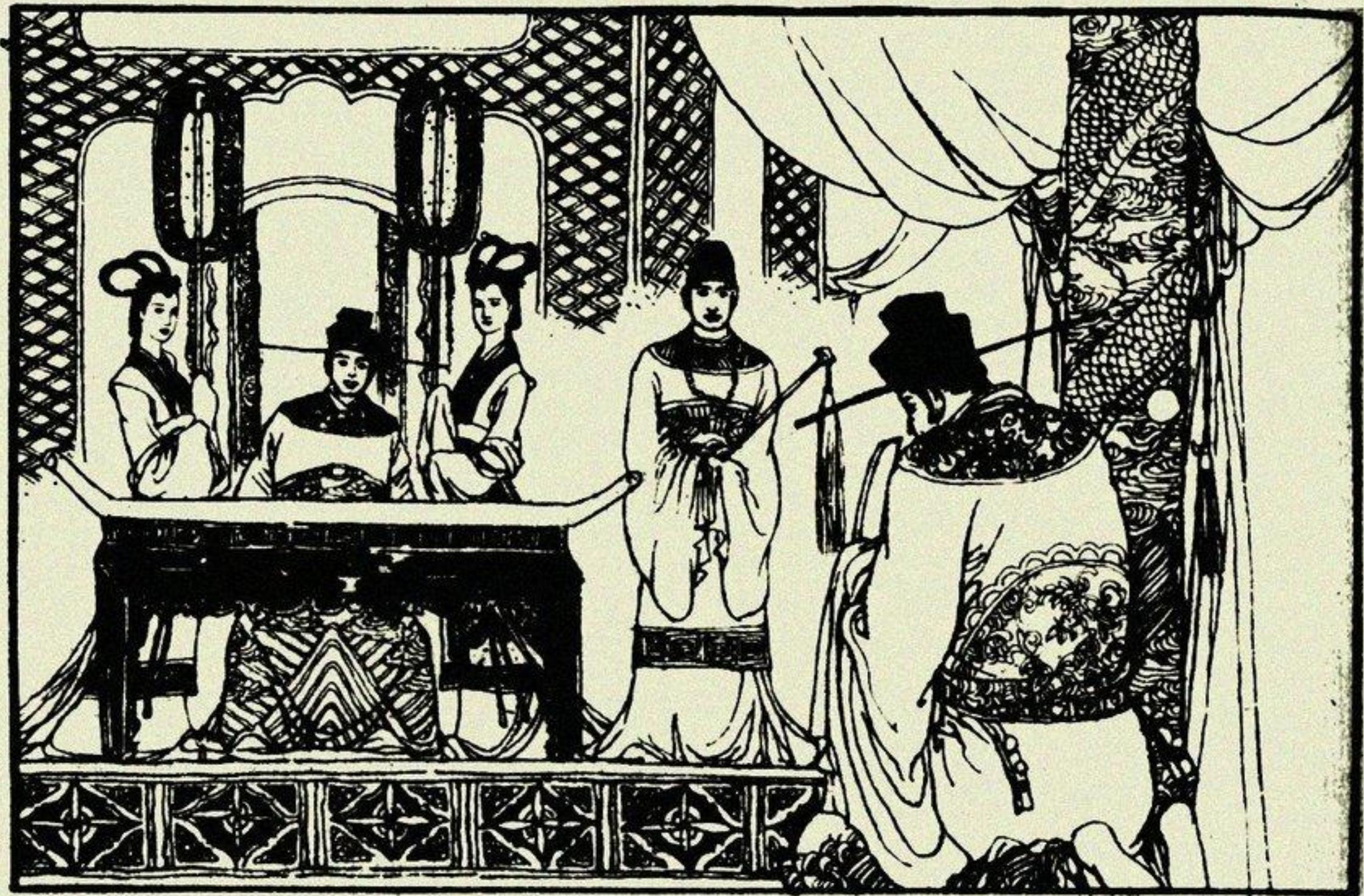
97 六郎想：这事怎能瞒得住？一旦案发，岳胜、孟良等都有杀身之祸。想到这儿，他忙对岳胜说：“事不宜迟，你赶快领兵退据太行山，养精蓄锐。倘若北国进犯，再上阵杀敌，将功折罪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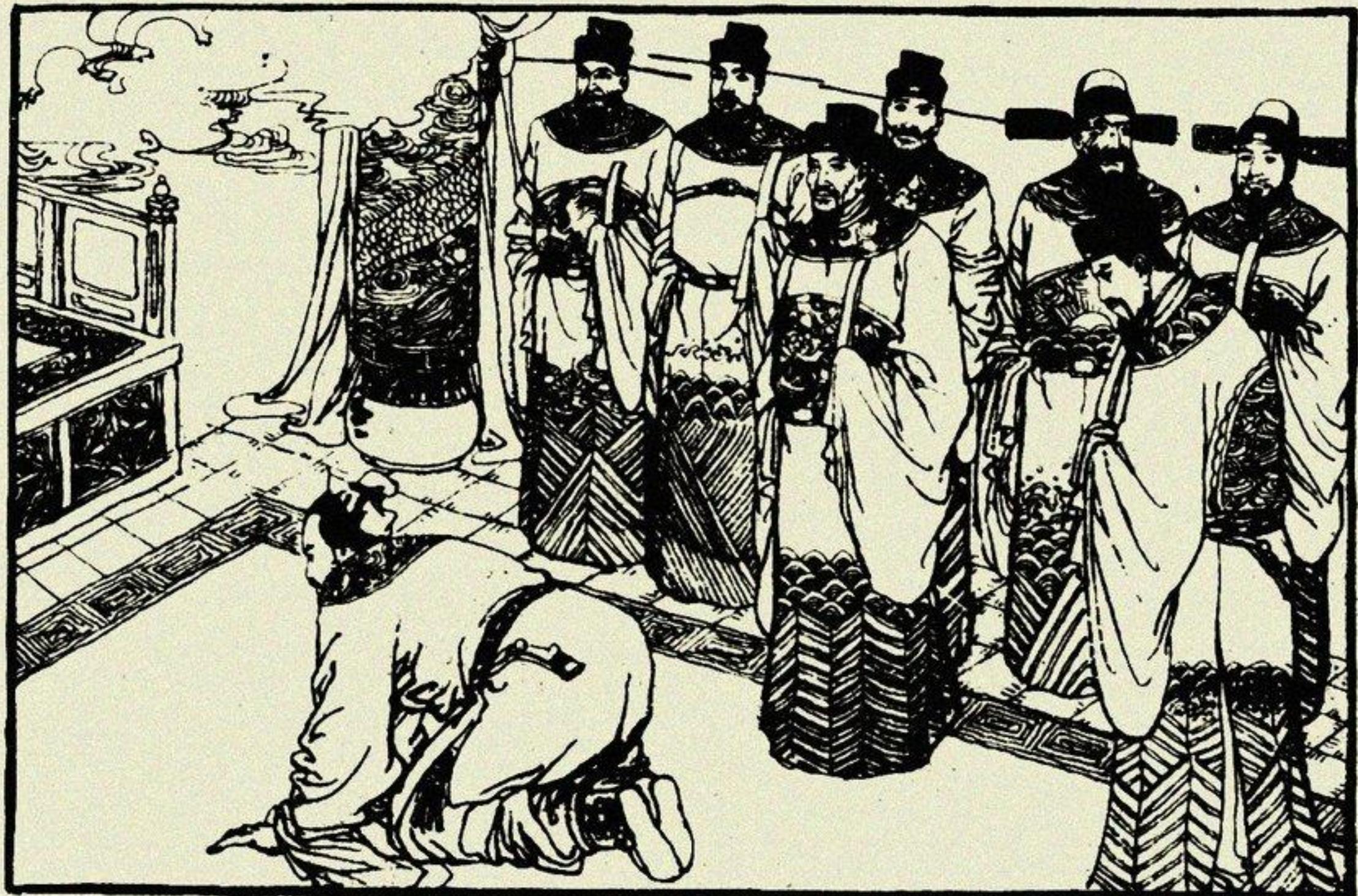
98 岳胜担心六郎和焦赞的安危。六郎告诉他说，皇上已许诺，只要你们退兵，就可从轻发落。又催促他们快走。岳胜点头道：“我听六哥的，兄长保重。”他转身传下撤兵令，率领人马奔太行山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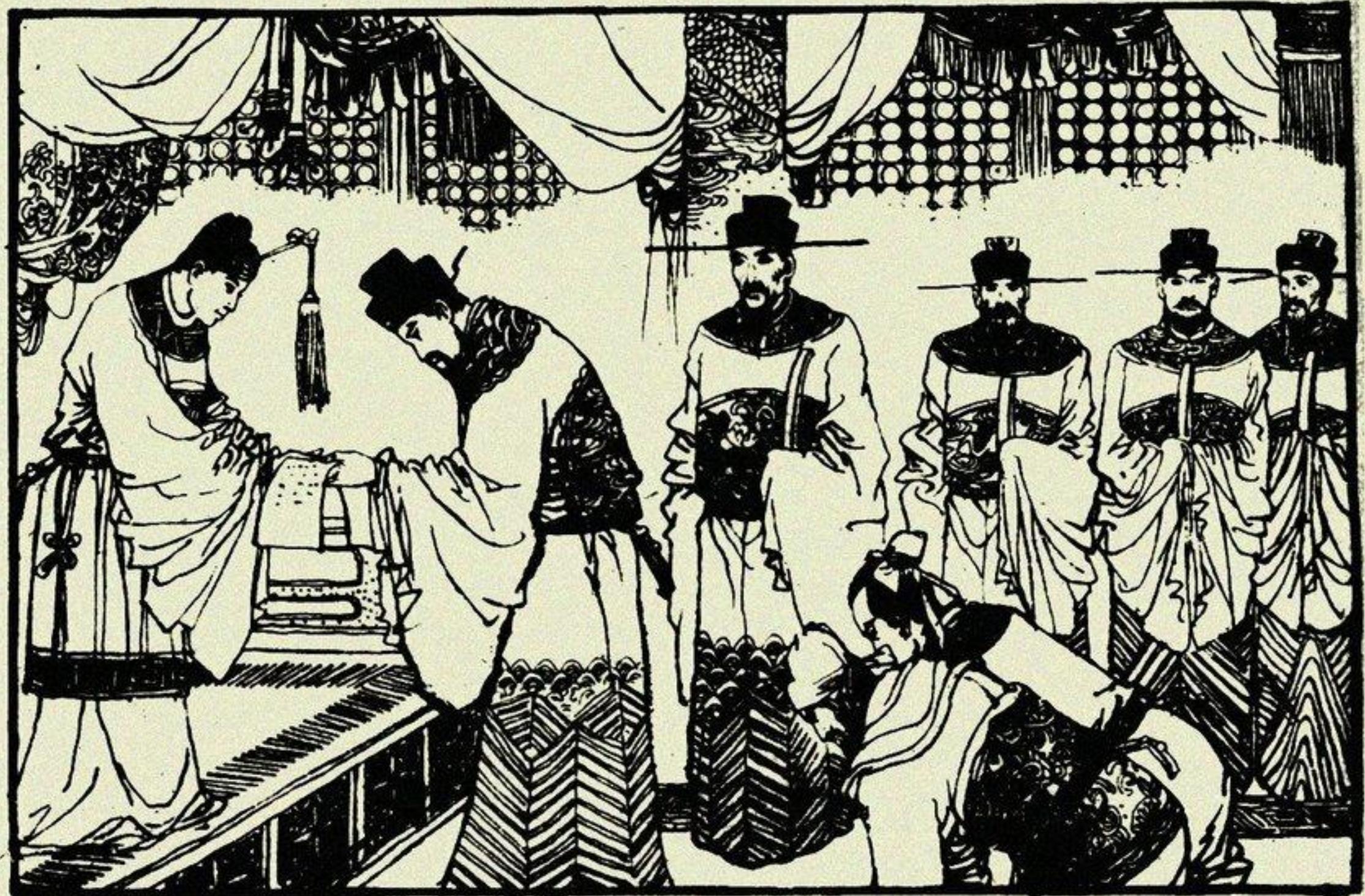
99 六郎回城。真宗并不知岳胜领兵去了太行山，以为他返回边关，心里这才安定下来。吩咐内侍，摆驾回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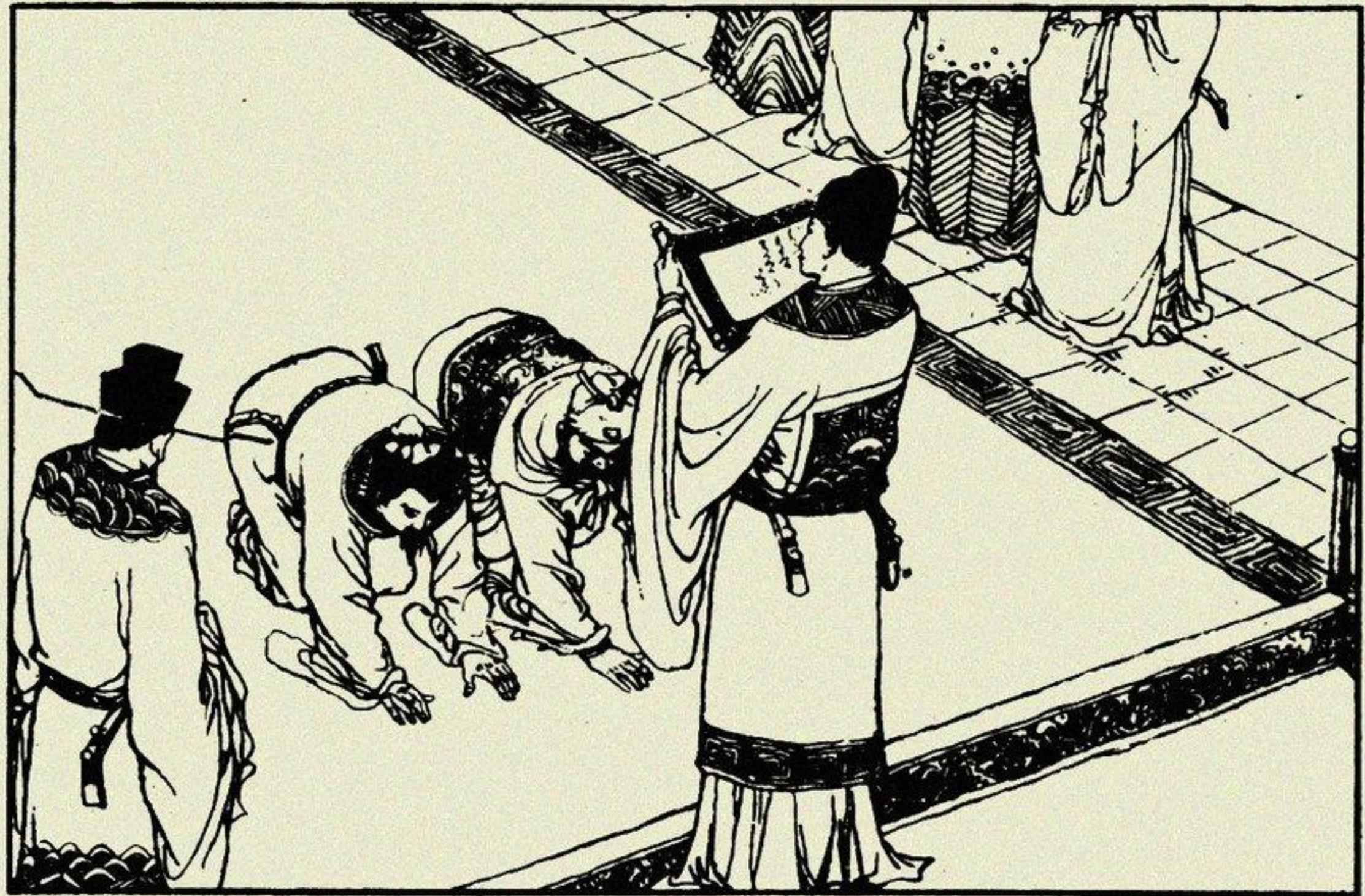
100 真宗在金殿坐定，正想着如何处置杨景，老贼王强又来出坏主意。他出班奏道：“万岁，杨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应把他充军发配云南，以观后效。”真宗觉得有理，立刻传旨，发配杨景去云南。



101 六郎叩头并不谢恩，他问万岁：“焦赞如何处置？”王强说：“焦赞连伤六命，理应处斩！”寇准奏道：“谢金吾罪恶多端，死有余辜。”真宗惊讶地问：“寇爱卿，此话从何谈起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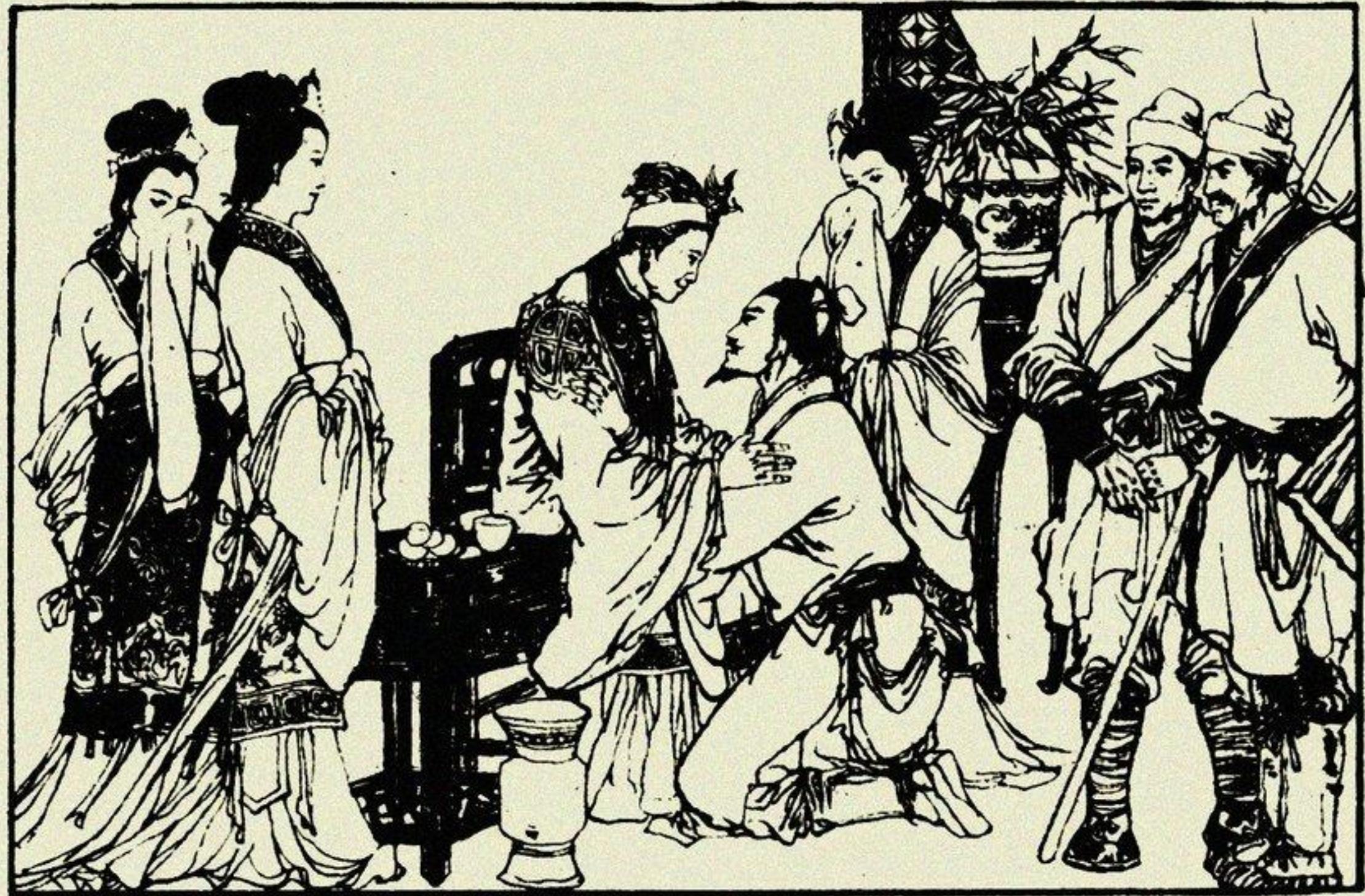
102 寇准将一叠京城百姓告发谢金吾的状纸呈到真宗面前说：“谢金吾依官仗势，欺男霸女，巧取豪夺，逼死数条人命。那晚，他想霸占唱曲姑娘，焦赞才将他杀死。此乃为民除害的义举，没有死罪。”



103 真宗看过状纸，将信将疑，他派人一查，证据确凿，王强再也无法狡辩。真宗只好免去焦赞死罪，充军长沙府。焦赞谢过万岁不斩之恩，心想：死不了就好，有朝一日我还跟六哥去守边关。



104 六郎发配云南的消息传到天波府，余太君又喜又悲。喜的是儿子免去了死罪，悲的是此去云南路途遥远，无亲无故，要遭苦役折磨，也是九死一生。想到此，不觉老泪纵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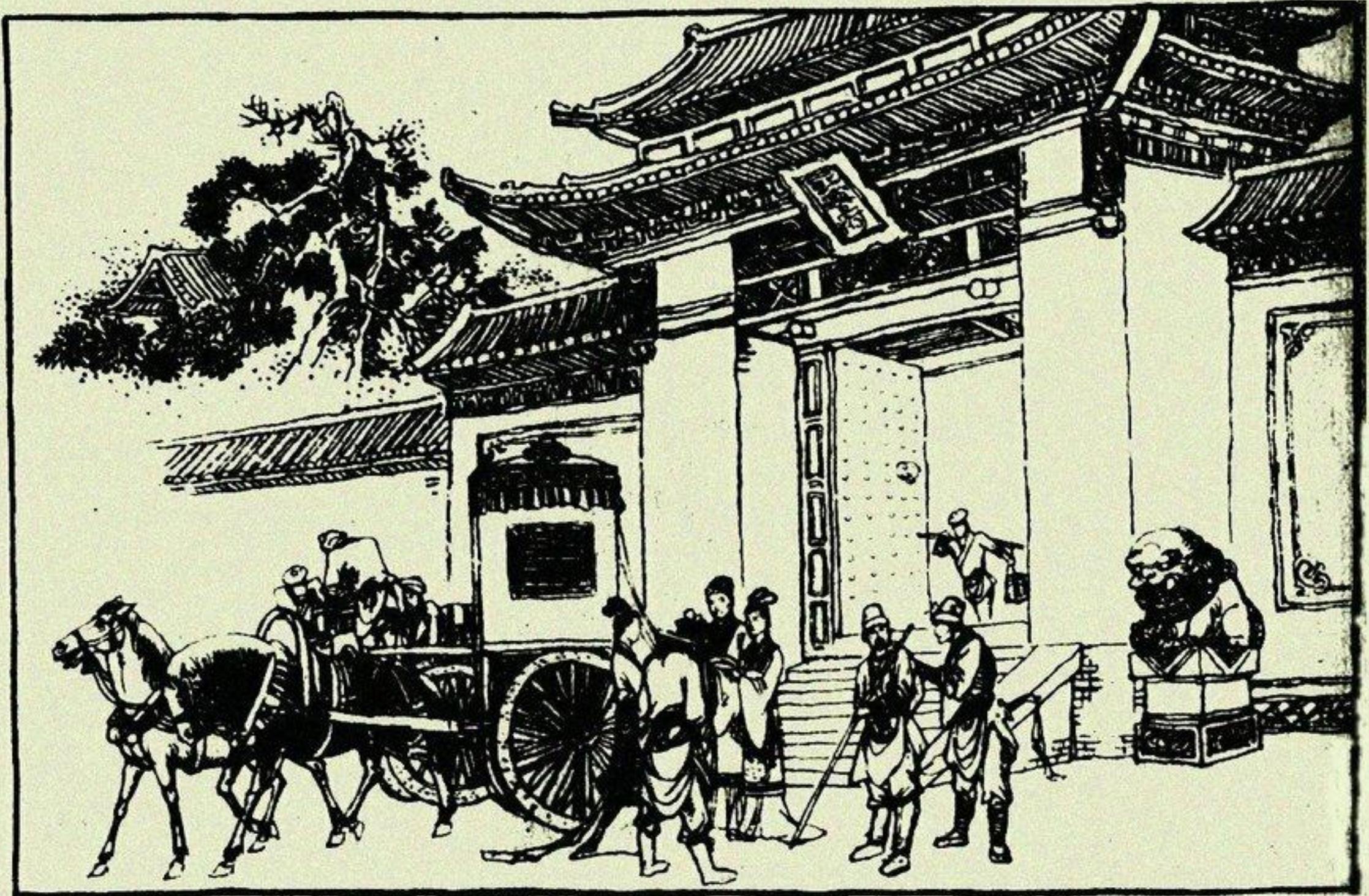
105 这时，解差李义、张恩带六郎前来辞别太君。六郎跪下说道：“娘，您多保重，儿走了。”太君悲切地说：“儿呀，为娘八子，如今只剩你自己，怕得是此一别再无相见之日了！”说罢，热泪簌簌落下。



106 柴郡主更是担心丈夫的安危。她见太君顾虑重重，灵机一动说：“娘啊，您别难过，我陪郡马一起去吧。沿路关口、云南官员，看在八王的面上定会另眼高待，对郡马也有好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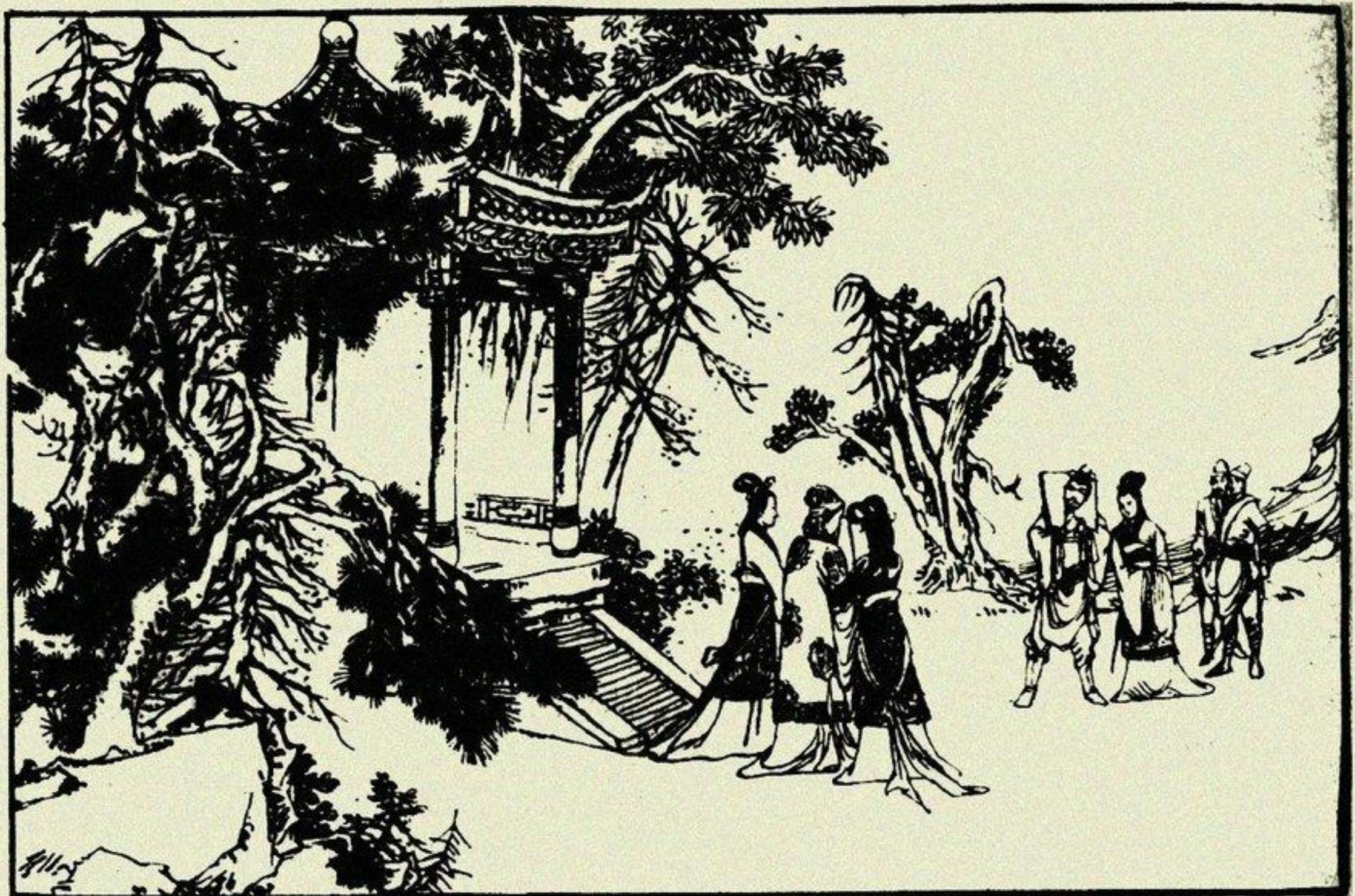
107 余太君本不愿让郡主前去受罪，但见她执意要和六郎患难与共，只好应允道：“孙儿宗保、宗勉还小，给我留下，你们夫妻同行吧。”随即吩咐家人准备车辆。



108 老杨洪和排风忙了一阵，备下两辆马车，一辆装金银细软，一辆给柴郡主乘坐。临行前老太君对六郎夫妻千叮万嘱，要他们一路小心谨慎，说着说着又落下泪来。



109 站在一旁的解差李义、张恩眼圈也湿润了，他们对太君说：“老太君，杨元帅忠心为国，一向令人敬佩。沿途有我们照料，您老人家放心吧。”



110 老太君带着孙儿宗保、宗勉一直把六郎夫妻送到十里长亭，才洒泪而别。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册《真假杨六郎》。

# 大闹汴梁

原著者：刘兰芳 王印权

文字编辑：张建辉

改编者：戈 兵

美术编辑：季酉辰

绘 者：史惠芳

封面绘者：陈惠冠

出版者：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 印 刷 者：河北新华印刷三厂

发行者：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64

印 张：1.75

1983年12月第1版

1985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 数：540,000—738,500

统一书号：8087·564 定价：0.30元

